序

道教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是在我国古代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自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创始以来，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对我国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民俗等各方面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流传至今，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宗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吸取其精华，有益于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但是，对于道教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并未被学术界所重视。自从1961年三月间由已故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和几位学术界的专家在全国政协座谈开展对道教的研究工作之后，才逐渐引起我国道教界、学术界的重视。为了整理、研究道教文化遗产，继承道教的优良传统，培养道教后继人才，中国道教协会于1961年成立了道教研究室，在陈撄宁、黎遇航、李文成、王伟业等先生领导下收集、整理道教的文献资料，研究中国道教史，研究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撰写了《中国道教史提纲》等文稿，并且对道教的教理教义、修持方法、经典、人物、宫观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

研究工作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在研究道教史过程中，我

们从史书中摘录了有关道教的资料。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日益提倡，道教文化已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注和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道教的历史情况。为满足各界人士的需要，现将我会研究室及道教知识进修班在研究道教史时所摘录的一部分有关道教史的文献资料，编辑成书，供海内外道教学者、道教信徒及各界人士参考。由于我们是依据道教教义摘录，希望读者在使用时加以科学的分析。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和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此书由李养正先生及道教文化研究所张继禹、赵秋宇、贠信常、石宇森、田承启、周秉慎、潘延川、李勇刚等负责补充、整理、核对，最后编定完成。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

1988年11月

编 例

一、本编所辑资料，主要选自“二十四史”、《清史稿》、《资治通鉴》等史籍，部分选自文集、笔记和道教碑文。

二、本编选用的资料，一般依照年代先后，按朝代、帝王称号次序排列，从中大致可以看出道教的历史演变。

三、选用的人物传记，依照他的事迹编入相应的历史时期。无法编年的神话传说，按照史书上记载的时间编入。

四、编排方法，为使眉目清楚，每一资料一律提行；凡可以编年的，将年份列在前面，年下纪事。

五、史书的注文，编在正文之后，并用方括号标出。

六、史料中，间有错脱处，或其他有必要说明的地方，在正文后加编者注，并用（ ）〔 〕标出。

七、本编所辑“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正史中的原文，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点本。

目 录

序……(1)
编例……(1)

黄帝……(1)
周……(2)
秦……(12)
秦始皇……(12)
秦二世……(17)
西汉……(18)
高祖……(18)
惠帝、文帝、景帝……(20)
武帝……(22)
宣帝……(34)
元帝、成帝……(36)
哀帝……(38)
王莽……(40)
东汉……(43)
光武帝……(43)
明帝……(51)

章帝、安帝、顺帝……（55）
桓帝……（61）
灵帝……（64）
献帝……（69）
魏……（78）
晋……（87）
南朝……（113）
宋……（113）
齐……（116）
梁……（122）
陈……（127）
北朝……（128）
北魏……（128）
北齐……（143）
北周……（144）
隋……（147）
唐……（152）
高祖……（152）
太宗……（157）
高宗……（164）
则天皇后……（168）
中宗……（170）
睿宗……（172）
玄宗……（175）
肃宗……（183）

代宗…… (184)
德宗…… (185)
宪宗…… (187)
穆宗…… (190)
文宗…… (195)
武宗…… (195)
宣宗…… (200)
僖宗…… (202)
昭宗…… (203)
哀帝…… (204)
五代十国…… (205)
后梁…… (205)
后唐…… (208)
后晋…… (212)
后汉…… (213)
后周…… (213)
北宋…… (217)
太祖…… (217)
太宗…… (219)
真宗…… (223)
仁宗…… (239)
神宗…… (247)
哲宗…… (248)
徽宗…… (249)
钦宗…… (264)

南宋…… (266)
高宗…… (266)
孝宗…… (270)
光宗…… (275)
宁宗…… (275)
理宗…… (279)
度宗…… (281)
恭宗…… (282)
辽…… (284)
太祖…… (284)
太宗…… (285)
景宗…… (285)
圣宗…… (286)
道宗…… (287)
金…… (295)
熙宗…… (295)
世宗…… (298)
章宗…… (307)
宣宗…… (311)
哀宗…… (312)
元…… (316)
太祖…… (316)
定宗…… (322)
宪宗…… (324)
世祖…… (327)

成宗……(343)
武宗……(344)
仁宗……(344)
英宗……(346)
泰定帝……(347)
文宗……(350)
顺帝……(351)
明……(352)
太祖……(352)
惠帝……(359)
成祖……(360)
仁宗……(361)
宣宗……(362)
英宗……(362)
代宗……(362)
宪宗……(363)
孝宗……(364)
武宗……(368)
世宗……(368)
穆宗……(382)
神宗……(382)
熹宗……(383)
清……(385)
太宗……(385)
世祖……(385)

圣祖……（389）
世宗……（395）
高宗……（396）
仁宗……（401）
宣宗……（404）
穆宗……（406）
德宗……（408）

附录

中国道教史提纲……（413）

黄 帝

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正义]《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黄帝崩，葬桥山。

[正义]《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周

（前 11 世纪—前 221 年）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索隐]《老子列传》曰"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验其年代是别人。

[正义]幽王时有伯阳甫。唐固曰："伯阳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余年，孔子卒后一百二十九年，儋见秦献公。然老子当孔子时，唐固说非也。

《史记》卷四《周本纪》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

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讦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索隐]按：刘氏云"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韩非之论诋毁浮淫，法制无私，而名实相称。故曰'归于黄老'。"斯未为得其本旨。今按：《韩子》书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黄老之学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索隐述赞]伯阳立教，清净无为。道尊东鲁，迹窜西垂。庄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集解]韦昭曰："伯阳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

《史记》卷四《周本纪》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谓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索隐]《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盖系家亦依此为说

而不究其旨，遂俱误也。何者？孔子适周，岂访礼之时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见老聃，云："甚矣道之难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语也，乃既仕之后言耳。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是时萇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集解]郑元曰："萇弘，周大夫。"

[索隐]《大戴礼》云："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萇弘是也。"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伊尹》五十一篇。汤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老莱子》十六篇。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

《宫孙子》二篇。

《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周训》十四篇。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六国时。

《捷子》二篇。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武帝时。

《臣君子》二篇。蜀人。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宋司星子韦》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终始》十四篇。传邹奭《始终》书。

《公孙发》二十二篇。六国时。

《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张苍》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邹奭子》十二篇。齐人，号曰雕龙奭。

《周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郑人。

《将巨子》五篇。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

《五曹官制》五篇。汉制，似贾谊所条。

《周伯》十一篇。齐人，六国时。

《卫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平阴人，近世。

《公孙浑邪》十五篇。平曲侯。

《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农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鹖冶于》一篇。图一卷。

《鬼容区》三篇。图一卷。黄帝臣，依托。

《地典》六篇。

《孟于》一篇。

《东父》三十一篇。

《师旷》八篇。晋平公臣。

《苌弘》十五篇。周史。

《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

《辟兵威胜方》七十篇。

右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齐有三邹子。……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驺

衍其言虽不轨，悦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索隐]按：《吕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是牛鼎言衍之术迂大，悦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谯周亦云"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慎到，赵人。田骈、接予，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而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予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正义](环渊)楚人。《孟子传》云环渊著书上下篇也。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前311），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驺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

《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

严安者，临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书，曰："臣闻《邹（衍）

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严终王贾传»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集解]刘向«别录»曰："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坐皆称善。"

«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显王十八年（前351）。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资治通鉴»卷二«周纪»

秦

（前 221—前 207 年）

秦始皇（前 221—前 210 年）

二十六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索隐〕《封禅书》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水德也。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 221）。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正义〕《汉书·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括地志》云："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瀛洲去琅邪万里。〔同上〕：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初，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之徒称有仙道、形解销化之术，燕、齐迂怪之士皆争传习之。〔注：《道经》：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张曰：羡门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自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风引船去。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诸方士齐人徐市等争上书言之，请得齐戒与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伍）被曰：……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

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

[正义]《括地志》云：“亶州在东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后复有数洲万家，其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

《史记》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衍）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请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索隐]案：乐产引《老子戒经》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乐产案：司马相如云“正伯侨，古仙人”。顾氏案：裴秀《冀州记》云：“缑氏仙人庙者，昔有王乔，犍为武阳人，为柏人令，于此得仙，非王子乔也。”

[集解]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

[索隐]案：《主运》是《邹子书》篇名也。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

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

[集解]《太原真人茅盈内纪》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此仙人之谣歌，劝帝求长生之术。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

[索隐]《广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腊'，秦更曰'嘉平'。"盖应歌谣之词而改从殷号也。道书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盖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后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词有衍尔。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集解]韦昭曰："(羡门)古仙人。"

[正义](高誓)亦古仙人。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

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成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

密、胶西，为胥相国师。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

秦二世（前209—前207年）

秦二世元年秋，……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二世皇帝二年（前208）。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注：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楚。《汉书·艺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国时人，在阴阳家流。]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

西　汉

（前 206—公元 24 年）

高祖（前 206—前 195 年）

留侯（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疆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导引轻身。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高帝五年（前 202）。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注：孟康曰：道，读曰导；服辟谷药而静居行气。〕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注：师古曰：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陈平，阳户武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

[索隐](乐巨公)本燕人，乐毅之后。

《史记》卷一百四《田叔列传》

《宓戏杂子道》二十篇。

《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

右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惠帝、文帝、景帝(前 194—前 141 年)

(曹)参之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集解]《汉书音义》曰:"……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其明年(文帝前十五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其明年(文帝前十六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

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神气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

褚先生曰：……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于，博闻远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孝景时，为太于舍人。……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悫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武帝（前 140—前 87 年）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

〔索隐〕此家人言耳。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

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元光二年（前133）。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田蚡）饮，坐中有年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

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元光二年（前133）。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元狩四年（前119）。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为）〔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元鼎二年（前115）。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

《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为臣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防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揳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元鼎四年（前113）。六月，汾阴巫锦得大鼎于魏脽后土营旁，河东太守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上行，荐之宗庙及上帝，藏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

《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

元鼎四年（前113）。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使东候神于太室。

《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

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元鼎五年（前112）。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意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其冬，公孙卿侯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

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修封禅。……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偏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

天汉三年(前98)。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者终无有验，而公孙卿犹以大人迹为解，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犹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

征和四年(前89)。春，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

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

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禅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于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初，齐王田荣怨项羽，谋举兵畔之，劫齐士，不与者死。齐

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强从。及田荣败，二人丑之，相与入深山隐居。客谓(蒯)通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国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东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乃见相国(曹参)曰："……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

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尝召居廷中，公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释之："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让王生："独奈何廷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

且贱，自度终亡益于张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释之。

《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绾俱以过免。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

《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

《史记》卷一百一《袁盎鼂错列传》

(汲)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细苛。黯多病，卧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上方乡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以自为功。

《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窥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辩士为方略

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索隐]《淮南要略》云：安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晋昌，号曰"八公"也。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安与宾客左吴等日夜为反谋，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会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闻之，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独杀相，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上。下公卿治其党与，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

《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

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

《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

宣帝（前73—前49年）

神爵元年（前61）。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上颇修武帝故事，谨肃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蜀郡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资治通鉴》卷二十六《汉纪十八》

京兆尹张敞亦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上由是悉罢尚方待诏。

《资治通鉴》卷二十六《汉纪十八》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褒对曰："……是以圣主不偏窥望而视已明，不单倾耳而听已聪；愿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徵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子道病死，上闵惜之。"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宣帝即位，……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立为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大夫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事不验，更生坐论。京兆尹张敞上书谏曰："愿明立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尚方待诏皆罢。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刘）辟彊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刘）德字路叔（少），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上（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注：刘奉世曰："按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时德甫数岁，传误纪。是年德父辟彊为光禄大夫。"］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

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晁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今日食龙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伻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闻，指图陈状。"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元帝、成帝（前48—前7年）

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后韦玄成为丞相，议罢郡国庙，自太上皇、孝惠帝诸园寝庙皆罢。后元帝寝疾，梦神灵谴罢诸庙祠，上遂复焉。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谷永说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遨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氂，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掀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樊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上善其言。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是岁(匡)衡、(张)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侯

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重复，诸皆罢。"奏可。本雍旧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若诸布、诸严、诸逐，皆罢。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之属，及孝宣参山……之属，皆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师古曰：即庄周]之指著书十万余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强素善雄，……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扬子云诚知人！"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班）彪字叔皮，幼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

《汉书》卷一百上《叙传》

哀帝（前6—前1年）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

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哀帝建平四年（前3）。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掫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资治通鉴》卷三十四《汉纪二十六》

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传祠使者，尽

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息夫）躬与（孙）宠谋曰："上亡继嗣，体久不平，关东诸侯，心争阴谋。今无盐有大石自立，闻邪臣托往事，以为大山石立而先帝龙兴。东平王云以故与其后日夜祠祭祝诅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术以医技得幸，出入禁门。……"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贾惠往过躬，教以祝盗方，以桑东南指枝为匕，画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发，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盗。……躬毋圣，坐祠灶祝诅上，大逆不道。圣弃市，……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王莽（9—23年）

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

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粱禾于殿中，各顺邑置其方面，先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溃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宠鬼

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鹥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语在其传。

《汉书》卷三十五下《郊祀志》

地皇二年(21)。卜者王况谓魏成大尹李焉曰："汉家当复兴，李氏为辅。"因为焉作谶书，合十余万言。事发，莽皆杀之。

《资治通鉴》卷三十八《汉纪三十》

地皇三年(22)。秀姊元为新野邓晨妻，秀尝与晨俱过穰人蔡少公，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秀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

《资治通鉴》卷三十八《汉纪三十》

宛人李守，好星历、谶记，为莽宗卿师，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秀卖谷于宛，通遣轶往迎秀，与相见，因具言谶文事，与相约结，定计议。

《资治通鉴》卷三十八《汉纪三十》

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

白："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赍起武侯孙伋亦主兵，复与伋谋。伋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七月，伋与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时忠方讲兵都肄，护军王咸谓忠谋久不发，恐漏泄，不如遂斩使者，勒兵入。忠不听，遂与歆、涉会省户下。莽令鸷悍责问，皆服。……刘歆、王涉皆自杀。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

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

东　汉

(25—220 年)

光武帝(25—57 年)

论曰：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春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建武元年(25)。(刘秀)行至鄗，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王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著姓。父守，身长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且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

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亦素好事，乃共计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光武避(事)〔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建武二年(26)。真定王杨造谶记曰："赤九之后，瘿杨为主。"杨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

《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

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於洛阳，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建武四年(28)。帝遣建议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弇、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讨张丰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丰；禽之。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傍人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恨！"

《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弇少好学，习父业。常见郡

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注：嵇康《圣贤高士传》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净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间"也。〕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遂攻得霍阳聚，遵乃分兵击破降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谶文误我"，乃斩之，夷其妻子。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传》

其妻数恶梦，又多见怪变，卜筮及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疑子后兰卿质汉归，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五年春，宠斋，独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著床，……即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

建武五年(29)。初，窦融等闻帝威德，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乃从陇嚣受建武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说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也！今即所有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败，虽悔无及。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杰议之，其中识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皆言汉有再受命之符，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西门君惠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观者曰：'谶文不误，刘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

著，众所共见者也。况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当也！”众议或同或异。

《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

建武十年(34)。真人讳道陵，字辅汉，姓张氏，丰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孙也。……子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地天目山。

《岁时广记》引《汉张天师家传》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

《神仙传》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

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帝省奏，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

建武三十二年（中和元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懋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好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封禅不常，时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罢诸儒不用。三月，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

《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

（窦）章字伯向。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

……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西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

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摘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浮侈篇》曰："……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弃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画好绩，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绿，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崎縠，缝续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指白日。……"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后汉书》四十九《仲长统传》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

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

《后汉书》卷八十三《矫慎传》

……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第五）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后汉书》卷三十六《范升传》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郎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注：王莽改陇西郡曰厌戎，郡守曰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

向长字中平，河南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后汉书》卷八十三《向长传》

苏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拜代郡中尉。

《后汉书》卷三十上《苏竟传》

初，卷人维汜，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太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王昌一名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馆。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林等愈动疑惑，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郎。会人间传赤眉将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至〕，立刘子舆以观众心，百姓多信之。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分遣将帅，徇下幽、冀。

《后汉书》卷十二《王昌传》

邓晨字伟卿，南阳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及光武与家属避吏新野，舍晨庐，甚相亲爱。

晨因谓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公苑，独当应邪？"光武笑不答。

《后汉书》卷十五《邓晨传》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笑》曰："酉太守，乙卯金。"谓酉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明帝(58—75 年)

永平三年(60)。秋，八月，戊辰，诏改太乐宫曰太予，用谶文也。

《资治通鉴》卷四十四《汉纪三十六》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袁宏《汉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

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妓士）〔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軿，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

明年，英至丹阳，自杀。

《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

十三年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国除，迁于泾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

十四年夏四月，前楚王英自杀。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永平八年(65)。丙子，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纪三十七》

永平十三年(70)，楚王英与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纪三十七》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耶？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

事下考，有司举奏之。

《后汉书》卷四十二《济南安王康传》

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

《后汉书》卷四十二《沛献王辅传》

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弁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

《后汉书》卷四十二《阜陵质王延传》

寒朗字伯奇，鲁国薛人也。

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王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惑，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意解，诏遣朗出。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

《后汉书》卷四十一《寒朗传》

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也。……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注：以男为山公，以女为山妪，犹祭之有尸主也。〕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任）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

宗族，收养孤寡。显宗闻之，擢奉朝请，迁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迁长水校尉。

《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传》

章帝、安帝、顺帝(76—144年)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

《后汉书》卷二十七《郑均传》

章帝元和二年(85)。张道陵，……七岁读《道德》二篇，十许遍而达其旨。于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妙。通习坟典，所览无遗。……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久之，退隐北邙山。……朝廷就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即位，闻其有道，以三品印绶，驷马车等徵为太傅，后封冀县侯，三诏不就。……永元四年，壬辰岁也，遂自河洛乐蜀之溪岭深秀，遂隐其山。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张天师传》

章帝章和元年(87)。曹褒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于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

《资治通鉴》卷四十七《汉纪三十九》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于》，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章帝)建初

元年，肃宗下诏美恭素行，告郡赐帛二十匹，遣诣公车，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礼待甚优。其所荐名贤，无不征用。进对陈政，皆本道德，帝与之言，未尝不称善。五年，病笃，使者数存问，卒于官。

《后汉书》卷三十九《淳于恭传》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建初中为彭城令，一州大旱，统推阴阳消伏，县界蒙泽。太守宗湛使统为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灾异，多以访之。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年九十卒。统生厚。……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三〕年，太白入(北)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太后从之，星寻灭不见。又兖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为中郎。太后特引见，问以图谶，厚对不合，免归。……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是岁，果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后又连上"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车驾临当西巡，感厚言西止。至阳嘉三年，西羌寇陇右，明年，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永和元年，复上"京师应有水患，又当水灾，三公有免者，蛮夷当反畔"。是夏，洛阳暴水，杀千余人；至冬，承福殿灾，太尉庞参免；荆、交二州蛮夷贼杀长吏，寇城郭。又言"阴臣、近戚、妃

党当受祸”。明年，宋阿母与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遣奸废退；后二年，中常侍张逵等复坐诬罔大将军梁商专恣，悉伏诛。每有灾异，厚辄上消救之法，而阉宦专政，言不得信。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答，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后汉书》卷三十上《杨厚传》

初，章帝时有寿光侯者，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帝闻而徵之。乃试问之：“吾殿下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销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解奴辜传》

畅性聪惠，然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信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

《后汉书》卷五十《梁节王畅传》

（樊）准字幼陵，宏之族曾孙也。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

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秋七月戊辰，诏曰：“……阉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机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

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徵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验见知，闻征书到，夜县印绶于县廷而循去，遂终身不仕。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州郡辟召，举有道、方正，不就。

《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传》

栾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顺帝世，以宦者给事掖庭，补黄门令，非其好也。性质直，学览经典，虽在中官，不与诸常侍交接。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迁桂阳太守。

……迅使徐州还，再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神仙传》曰：“时庐山庙有神，于帐中与人言语，饮酒投杯，能令宫亭湖中分风，船行者举帆相逐。巴未到十数日，庙中神不复作声。郡中常患黄父鬼，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内无复疾疫”也。]迁沛相。所在有绩，征拜尚书。[《神仙传》曰：“巴为尚书，正朝大会，巴独后到，又饮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诏问巴，巴顿首谢曰：‘臣本县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为雨以灭火。臣不敢不敬。’诏即以驿书问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时有雨，从东北来，火乃息，雨皆酒臭。’后忽一旦大风，天雾晦冥，对坐皆不相见，失巴所在。寻问之，云其日还成都，与亲故别也。”]

《后汉书》卷五十七《栾巴传》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明帝）、肃宗（章帝）因祖述焉。自

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复附以诐言。（顺帝阳嘉三年）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徵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执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执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徵有徵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

顺帝阳嘉元年(132)。上闻北海郎顗精于阴阳之学。二年，春，正月，诏公车征顗，问以灾异。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

许曼者，汝南平舆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曼少传峻学。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许曼传》

顺帝永和二年(137)。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长安。扶风田弱荐同郡法真博通内、外学，[注：东都诸儒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隐居不仕，宜就加衮职。帝虚心欲致之，前后四征，终不屈。

《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

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道陵精思西山，太上亲降。汉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又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

《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

汉安元年(142)。其年七月七日，又授（陵）《正一盟威妙经》，……重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

按《正一经》，汉安元年，太上亲授天师。

《道藏义枢·七部义》

汉安二年(143)。太上以汉安二年正月七日申时下二十四治，……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

《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

桓帝(147—167年)

永寿二年(156)。(张陵)自以功成道著，乃于半崖，跃入石壁中。……是年九月九日将诸秘录、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长子衡，乃与夫人孙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天。

《四川总志》

建和二年(148)，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皇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周)勰字巨胜，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时梁冀贵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159)，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

《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

(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后汉书》志第八《祭祀中》

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及诛梁冀，宿憾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悬贤力争，屡折奸锋，虽愿依斟流饮，亦不可得已。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魏伯阳，会稽上虞人，……撰《参同契》三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又隐名而注之。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

《参同契通真义·序》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士，而性好道术。……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仙传》

魏伯阳者，上虞人，好道术，与弟子三人入山作丹，丹成，先服之，即死。弟子虞生曰："吾师非凡人，服丹而死，将有意焉。"亦服丹而死。馀二弟子疑不服，出山求棺木。伯阳即起，将虞生皆仙去，逢入山伐木人，作书寄谢二弟子。

《佛祖统记》卷三十五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干姓，吉名也。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书奏不省。十馀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

如黄老乎？”……“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延熹九年(166)。平原襄楷诣阙上疏，…… 书奏，不省。十馀日，复上书曰：“臣闻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书上，即召入，诏尚书问状。楷言：“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尚书承旨，奏：“楷不正辞理，而违背经艺，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由司寇论刑。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汉纪四十七》

延熹九年，河南张成，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捕杀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书，

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汉纪四十七》

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

《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涣传》

刘瑜字季节，广陵人也。高祖父广陵靖王。父辩，清河太守。瑜少好经学，尤善图谶、天文、历算之术，州郡礼请不就。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瑜传》

（张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

《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

灵帝（168—189年）

熹平二年(173)，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是时新诛勃海王悝，灵帝不忍复加法，诏槛车传送愔、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酺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冀幸。

《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

光和元年(178)。秋，七月，壬子，青虹见玉堂后殿庭中。诏召光禄大夫杨赐等诣金商门，问以灾异及消复之术。赐对曰："《春秋谶》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乱。'（注：《春秋演孔图》

曰：霓者，斗之乱精也，失度投蜕见。〕加四百之期，亦复垂及。〔注：《春秋演孔图》曰：刘四百岁之际，衰汉王辅，皇王以期，有名不就。〕……”

《资治通鉴》卷五十七《汉纪四十九》

光和二年(179)。张道陵之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

《太平广记》

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帅〕有三十六(万)〔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讨颍川黄巾。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夏四月，……朱儁为黄巾波才所败。……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五月，皇甫嵩、朱儁复与波才等战于长社，大破之。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交阯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交阯刺史贾琮讨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黄巾于西华。诏嵩讨东郡，朱儁讨南阳。卢植破黄巾，围张角于广宗。宦官诬奏植，抵罪。遣中郎将董卓攻张角，不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仓亭，获其帅。乙巳，诏皇甫嵩北讨张角。……冬十月，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张

角弟宝。……癸巳朱儁拔宛城，斩黄巾别帅孙夏。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初，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光和六年(183)。初，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

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中平元年(184)。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洛阳。诏三公、司隶按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

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张鲁以璋(刘焉子)阇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

明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山在今益州晋原县西]，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

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177至178)，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张(角)〔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自在汉中，因其人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起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循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率也。"〕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时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阎圃谏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四面险固，财富土沃，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方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执足斩断。遽称王号，必为祸先。"鲁从之。鲁自在汉川垂三十年，闻曹操征之，至阳平，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迎，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鲁卒，谥曰原侯，子富嗣。

«后汉书»七十五«刘焉传»

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洛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

《后汉书》七十五《刘焉传》

献帝(189—220年)

初平二年(191)。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

《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魏书》曰：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贼稍折退。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见檄书，呵骂之，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走。]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

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

（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趋卓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余莫敢动。[《英雄记》曰：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行其中。马顿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束甲而入。卓既死，当时白月清净，微风不起。……]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二袁刘传第六》

建安元年（196）。袁术以谶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贤曰："当涂高"者，魏也。然术自以"术"及"路"皆是涂，故云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汉纪五十四》

建安五年（200）。张鲁以刘璋阇懦，不复承顺，袭别部司马张脩，杀之而并其众。璋怒，杀鲁母及弟，鲁遂据汉中，与璋为敌。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江表传》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铎，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遽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

"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师子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案夏侯元让与石韬到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子前亡，张津于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觉，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

建安六年(201)。张鲁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过，为之请祷；实无益于治病，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鲁以鬼道教民，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

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后遂袭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

《资治通鉴》卷六十四《汉纪五十六》

建安十五年(210)。朝廷遣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为刺史。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

诸将争权，遂杀稠，并其众。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傕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略宫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傕使公卿诣汜请和，汜皆执之。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献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傕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为得鬼神之力，乃厚赐诸巫。]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二袁刘传第六》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贵)〔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

法正字孝直，（右）扶风郿人也。祖父真，有清节高名。[《三辅决录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

《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庞统法正传第七》

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删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鸿胪；羲，侍中；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零陵先贤传》曰：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二袁刘传第六》

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左慈）、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曹植《辩道论》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切怪言。余尝辟左右独与之言，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雅，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前后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徐市、栾大之徒也。"]君达号"青牛师"。[《汉武帝内传》曰："封君达，陇西人。初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服水银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闻有病死者，识与不识，便以要间竹管中药与服，或下针，应手皆愈。不以姓名语人。闻台女生得《五岳图》，连年请求，女生未见授，并告节度。二百余岁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甘始传》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钩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

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铛，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郤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论》论郤俭等事曰："颍川郤俭能辟谷，饵茯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至之所，茯苓价暴贵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食茯苓，饮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瞗视狼顾，呼吸吐纳。军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竜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也。]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左慈传》

昔左元放（慈）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

《抱朴子·金丹篇》

华陀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疗，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

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华陀传》

泠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者，皆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鹤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死于江陵。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华陀传》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后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

《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县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后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使人取之，不能胜，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翁闻，笑而下楼，以一指提之而上。视器如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

舍后。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发冢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费长房传》

王真、郝孟节者，皆上党人也。王真年且百岁，视之而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汉武内传》曰："王真字叔经，上党人。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断谷二百余日，肉色光美，力并数人。"] 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为人质谨，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领诸方士焉。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王真传》

[《高士传》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乎汉末，自陕居大阳，无父母兄弟妻子。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五形尽露，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欲食则为人舂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亦有数日不食时。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逆视。口未尝言，虽有惊急，不与人语。遗以食物皆不受。河东太守杜恕雅以衣服迎见，而不与语。司马景王闻而使安定太守董经因事过视，又不肯语，经以为大贤。其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不以为病，人莫能审其意。度年可百岁余乃卒。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于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荣味也，形之所不可释者衣裳也，身之所

不可离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语也，心之不可绝者亲戚也。今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阒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被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汙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为"仙人也"，北地傅玄谓之"性同禽兽"，并为之传，而莫能测之。]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涼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魏略》又载扈累及寒贫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东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辅。晓知星历、风角、鸟情。常食青葙芜华。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亲识之，谓其已百余岁矣。初，累年四十余，随正方游学，人谓之得其术。有妇，无子。建安十六年，三辅乱，又随正方南入汉中。汉中坏，正方入蜀，累与相失，随徙民诣邺，遭疾疫丧其妇。至黄初元年，又徙诣洛阳，遂不复娶妇。独居道侧，以瓯甑为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昼日潜思，夜则仰视星宿，吟咏内书。人或问之，闭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貌若四五十者。县官以其孤老，给廪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缊，后一二年疾亡。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梁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初不治产业，不畜妻孥，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到二十五年，汉中破，随众还长安，遂痴愚不复识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连结衣。体如无所胜，目如无所见。独居穷巷小屋，无亲里。人与之衣食，不肯取。郡县以其鳏穷，给廪日五升，食不足，颇行乞，乞不取多。人问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号之曰寒贫也。或素有与相知者，往存恤之，辄拜跪，由是人谓其不痴。车骑将军郭淮以意气呼之，问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与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涼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魏

(220—265年)

延康元年(220)，春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张华《博物志》曰：……(太祖)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

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忞、董遇等言："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尧称历数在躬，璇玑以明天道；周武未战而赤乌衔书；汉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本叶；光武布衣，名已勒谶。是天之所命以著圣哲，非有言语之声，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县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汉德之衰，渐染数世，桓、灵之末，皇极不建，堕于大乱，二十余年。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践阼未期，而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臣妾远近，莫不鼓舞。"王令曰："犁牛之骍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书仆射宣告官寮，咸使闻知。]乃为坛於繁阳。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庚

延康为黄初，大赦。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二》

[文帝《典论》论郗俭等事曰："颍川郗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利，殆至陨命。后始来，众人无不瞋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寘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斯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

《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技传第二十九》

[东阿王作《辩道论》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美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通之有恒，奉不过子员吏，贵不加子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龙难得而驾，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余尝试郗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然不必益寿，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左慈善修房内之术，差可终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独与之谈，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世雄，尝与师子南海作金，前后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熏、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又言：'车师之西国。凡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驾行也。'又言：'取鲤鱼五寸一双，合其一煮药，俱投沸膏中，有药者奋尾鼓鳃，游行沉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时问：'言率可试不？'言：'是药去此逾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臣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市、栾大之徒也。"]

《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技传第二十九》

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吴，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

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二》

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吴，嘉禾元年。（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孙）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於世。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於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内殿。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齐王正始元年(240)，赤乌三年，术人葛玄上书吴主孙权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国先有道教，请弘其法。始创置一馆，此今观之滥觞也。

《甄正论》

齐王正始五年(244)，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也。……乃抱朴三代从祖也。……赤乌七年，大岁甲子八

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长往不返。

陶弘景《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

齐王嘉平元年(249)。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粲，彧之子也。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纪七》

(钟)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弼字辅嗣。何劭为其传曰：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王毋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宗正。喜为康传曰："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

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沉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

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

《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

元帝景元三年(262)，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

(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纵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生。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叹赏之，自以不能测也。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自作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讥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寿终。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

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婿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曜，宛句令。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舆疾归家，以太康四年薨，时年七十九。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湛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遂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尝，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钟会伐蜀，过与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王）衍字夷甫（王戎之从弟），……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从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颜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世号"口中雌

贡”。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石勒）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晋

(265—420年)

武帝泰始三年(267)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

《晋书》卷三《帝纪第三》

武帝泰始三年(267)九月，禁星气、谶纬之学。[星，为星者。气，望气者。东汉以来有谶纬之学。]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

武帝咸宁三年(277)，刺史浚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益州刺史王浚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华阳国志》卷八

(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

《晋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五》

惠帝元康七年(297)秋，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

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頠著《崇有论》以释其蔽,曰:"……!"然习俗已成,颠论亦不能救也。

《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

晋惠帝时,沙门帛远,字法祖,每与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诤邪正,浮屈焉。既瞋不能忍,乃托《西域传》为《化胡经》,以谤佛法,遂行世。

《辩正论》

郑思远(隐)少为书生,善律历候纬,晚师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太清金液经》、洞玄五符,入庐江马迹山居。

《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博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

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闻交阯出丹砂，乃求为勾漏令。帝以葛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面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二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救卒方》四卷。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晉书》卷七十二《列傳第四十二》

昔者幸遇名师郑君，……郑君时年出八千。……余（葛

洪）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书，……郑君本太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其体望高亮，风格方整，接见之者皆肃然。每有疑问，常待其温颜，不敢轻锐也。书在余处者久之一月，是以大有所写，以不敢窃写者，政以郑君聪懿，邂逅知之，失其意则更以小丧大也。然于求受之初，复所不敢，为斟酌时有所请耳。是以徒知饮河，而不得满腹。然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郑君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棋、推步天文、河洛谶记，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扑，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遐览篇》

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待木於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室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兽。……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文不纳，辞归山中。飏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无言，韦衣乃至烂于户内，竟不服用。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车，荷担徒行。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踞床，傍若无人。温峤尝问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是以来也。"又问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

乎?"文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曰:"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则为乌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乎!"又问曰:"猛兽害人,人之所畏,所先生独不畏邪?"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曰:"萌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自后不复语,但举手指虚,以宣其意。病甚,求还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殡葬,(万)宠不听。不食二十余日,亦不瘦。宠问曰:"先生复可得几日?"文三举手,果以十五日终。宠葬之于所居之处而祭哭之,葛洪、庾阐并为作传,赞颂其美云。

《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

庾亮,字元规,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传》。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其所论释,多见称述。与温峤俱为太子布衣之好。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

《晋书》卷七十三《列传第四十三》

元帝大兴元年(318)三月,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辞,善武艺,好贤礼士,容受规谏,与庾亮、温峤等为布衣之交。亮风格峻整,善谈老、庄,帝器重之,聘亮妹为太子妃。帝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顗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

《资治通鉴》卷九十《晋纪十二》

吴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驱蚊，恐其去已而噉亲也。年四十，邑人丁义始授其神方。因还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异之。庾亮为江州刺史，尝遇疾，闻猛神异，乃迎之，问己疾何如。猛辞以算尽，请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状如生。未及大敛，遂失其尸。识者以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

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也。……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

《晋书》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初，钱塘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沈）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

《南史》卷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张）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谥曰昭公，元帝赐谥曰元。

《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明帝太宁二年（324），春正月，……术人李脱造妖书惑众，斩于建康市。

《晋书》卷六《帝纪第六》

明帝太宁元年（323）。……会道士李脱以妖术惑众，士民

颇信事之。

《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晋纪十四》

成帝咸康元年(335)九月，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虎以其真伪杂糅，或避赋役为奸宄，乃下诏问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应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礼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诸侯所应祠奉。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像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纪十七》

(郗)愔，字方回。少不交竞，弱冠，除散骑传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忧，殆将灭性。服阕，袭爵南昌公，征拜中书侍郎。骠骑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镇京口，皆以愔为长史。再迁黄门侍郎。时吴郡守阙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鄞县，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

《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

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何）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诣于道，二何佞于佛。"

《晋书》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未弱冠，尝造郭璞，璞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发。璞谓曰："君元吉自天，宜学升遐之道。"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之知。迈乃往候之，探其至要。

父母尚存，未忍违亲。谓余杭悬溜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于是立精舍于悬溜，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常服气，一气千余息。永和二年，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书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

鲍靓，字太玄，东海人也。……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靓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

《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

穆帝永和元年(345)，(会稽王)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刘惔、王濛及颍川韩伯为谈客，又辟郗超为抚军掾，谢万为从事中郎。超，鉴之孙也，少卓荦不羁。父愔，简默冲退而耆於财，积钱至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散施亲故，一日都尽。万，安之弟也，清旷秀迈，亦有时名。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

(郗)超，字景兴，一字嘉宾。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郗)愔事天师道，而超

奉佛。愔又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其任心独诣，皆此类也。

《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

（穆帝）永和元年（845），以世子（张）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禅朝廷无疆之福。"（张）骏从之。

《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寒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苻坚遣使徵之。……坚以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使者驰驿白之，坚遣黄门郎韦华持节策吊，祀以太牢，褒赐命服，谥曰安道先生。

《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

哀帝兴宁二年（364）春三月……。辛未，帝亲耕藉田。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

《晋书》卷八《帝纪第八》

哀帝兴宁二年(364)春三月，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侍中高崧谏曰："此非万乘所宜为，陛下兹事，实日月之食。"不听。辛未，帝以药发，不能亲万机，褚太后复临朝摄政。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

海西公太和六年(371)十一月，……初，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为海西县公。

《晋书》卷八《帝纪第八》

简文皇帝，讳昱，字道万，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郭璞见而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长，清虚寡欲，尤善玄言。

《晋书》卷九《帝纪第九》

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冬十月。彭城妖人卢悚自称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余家。十一月，道弟子许龙如吴，晨，到海西公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公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龙曰："大事垂捷，焉用儿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何独使汝也？汝必为乱！"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甲午，悚帅众三百人，晨攻广莫门，诈称海西公还，由云龙门突入殿庭，略取武库甲仗，门下吏士骇愕不知所为。游击将军毛安之闻难，帅众衷入云龙门，手自奋击；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入止车门，与安之并力讨诛之，并党与死者数百人。海西公深虑横祸，专饮酒，恣声色，有子不育，时人怜之。朝廷知其安于屈辱，故不复为虞。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

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冬，十月，秦王坚下诏曰："新丧贤辅，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

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五月……，卫将军杨定与冲战于城西，为冲所擒。定，秦之骁将也。坚大惧，以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据《载记》，此谶书谓之《古符传贾录》。秦王坚始也禁人学谶，及丧败之极，乃欲用谶书，奔五将山以求免，其颠倒错缪甚矣，盖死期将至也。]乃留太子宏守长安，谓之曰："天其或者欲导予出外。汝善守城，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遂帅将数百与张夫人及中山公诜、二女宝、锦出奔五将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晋纪二十八》

殷仲堪，陈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书。父师，骠骑谘议参军，晋陵太守、沙阳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士咸爱慕之。……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

《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初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

二帝云。

《晋书》卷十《帝纪第十》

安帝隆安二年（398）十二月……。初，琅邪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恶之，流泰于广州。王雅荐泰于孝武帝，云知养性之方，召还，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晋祚将终，因王恭之乱，以讨恭为名，收合兵众，聚货巨亿，三吴之人多从之；识者皆忧其为乱，以中领军元显与之善，无敢言者。会稽内史谢辅发其谋，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犹以泰蝉蜕不死，［蝉解壳曰蜕。神仙家有尸解之说，言尸解登仙，如蝉之蜕壳也。］就海中资给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余人，以谋复雠。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晋纪三十二》

……次（王）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舁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

（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觊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效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雠。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环、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

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恬等皆遇害。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傥，临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并转斗而前。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辄笼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初，恩闻八郡响应，告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闻刘牢之临江，复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践也。"寻知牢之已济江，乃曰："孤不虚走矣。"乃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遑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朝廷以谢琰为会稽(太守)，率徐州文武成海浦。隆安四年，恩复入余姚，破上虞，进至刑浦，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之，恩退缩。少日，复寇刑浦，害谢琰。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之，恩复还于海。于是复遣牢之东屯会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渎垒，缘海备恩。明年，恩复入浃口，雅之败绩。牢之进击，恩复遁于海。转寇扈渎，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众西击，未达，而恩已至，刘裕乃总兵缘海距之。及战，恩众大败，狼狈赴船。寻又集众，欲向京都，朝廷骇惧，陈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进而退，北寇广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刘裕与刘敬宣并军蹑之于郁洲，累战，恩复大败，由是渐衰弱，复沿海还南。裕亦寻海

要截，复大破恩于浹渎，恩遂远遁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讨破之。恩穷蹙，乃赴海自沈，妖党及妓妾theta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

《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

安帝隆安三年(399)冬，十月。孙恩因民心骚动，自海岛帅其党杀上虞令，遂攻会稽。会稽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师道，〔天师道，即张道陵之所传也。〕不出兵，亦不设备，日于道室稽颡跪咒。官属请出兵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恩渐近，乃听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会稽，凝之出走，恩执而杀之，并其诸子。凝之妻谢道蕴，奕之女也，闻寇至，举措自若，命婢肩舆，抽刀出门，手杀数人，乃被执。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皆弃郡走。于是会稽谢邻、吴郡陆环、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等及东阳、新安凡八郡人，一时起兵，杀长吏以应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瑰、中书郎孔道等皆为恩党所杀。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时三吴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郡县兵皆望风奔溃。

恩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逼人士为官属，号其党曰"长生人"，民有不与之同者，戮及婴孩，死者什七、八。魏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刊木，堙井，相帅聚于会稽，妇人有婴儿不能去者，投于水中，

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当寻后就汝。"恩表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请诛之。

自帝即位以来，内外乖异，石头以南皆为桓、江所据，以西皆豫州所专，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吴而已。及孙恩作乱，八郡皆为恩有，畿内诸县，盗贼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于是内外戒严。加道子黄钺、元显领中军将军，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以讨恩；刘牢之亦发兵讨恩，拜表辄行。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二月。初，恩闻八郡响应，谓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闻牢之临江，曰："我割浙江以东，不失作句践！"戊申，牢之引兵济江，恩闻之曰："孤不羞走。"遂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多弃宝物，子女于道，官军竞取之，恩由是得脱，复逃入海岛。高素破恩党于山阴，斩恩所署吴郡太守陆环、吴兴太守丘尪、余姚令吴兴沈穆夫。

东土遭乱，企望官军之至，既而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朝廷忧恩复至，以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帅徐州文武戍海浦。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四年(400)五月。谢琰以资望镇会稽，不能绥怀，又不为武备。诸将咸谏曰："贼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开其自新之路。"琰不从，曰："苻坚之众百万，尚送死淮南，孙恩小贼，政死入海，何能复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杀之也。"既而恩寇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琰遣参军刘宣之击破

之，恩退走。少日，复寇邢浦，官军失利，恩乘胜径进。己卯，至会稽。琰尚未食，曰："要当先灭此贼而后食。"因跨马出战，兵败，为帐下都督张猛所杀。吴兴太守庾桓恐郡民复应恩，杀男女数千人，恩转寇临海。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拒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四年(400)。冬，十一月，高雅之与孙恩战于余姚，雅之败，走山阴，死者什七、八。诏以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众击恩，恩走入海。牢之东屯上虞，使刘裕戍句章。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恩。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四年(400)十二月，……仪曹郎董谧献《服饵仙经》，(魏主)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斫西山以供薪蒸。药成，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不验，而珪犹信之，访求不已。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五年(401)。二月，丙子，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不能拔。刘牢之击之，恩复走入海。……三月，孙恩北趣海盐，刘裕随而拒之，筑城于海盐散治。恩日来攻城，裕屡击破之，斩其将姚盛。城中兵少不敌，裕夜偃旗匿众，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争入城。裕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进向沪渎，裕复弃城追之。

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帅吴兵一千，请为前驱。裕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势。"

嗣之不从。裕乃多伏旗鼓。前驱既交，诸伏皆出，裕举旗鸣鼓，贼以为四面有军，乃退。嗣之追之，战没。裕且战且退，所领死伤且尽，至向战处，令左右脱取死人衣以示闲暇。贼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战，贼惧而退，裕乃引归。……五月，……孙恩陷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六月，甲戌，孙恩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余万，舟船千余艘，建康震骇。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冠军将军高素等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南岸，冠军将军桓谦等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嶷等屯中堂，征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入卫京师。

刘牢之自山阴引兵邀击恩，未至而恩已过，乃使刘裕自海盐入援。裕兵不满千人，倍道兼行，与恩俱至丹徒。裕众既少，加以涉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帅众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裕帅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众，恩狼狈仅得还船。然恩犹恃其众，寻复整兵径向京师。后将军元显帅兵拒战，频不利。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唯日祷蒋侯庙。恩未渐近，百姓惶惧。谯王尚之帅精锐驰至，径屯秘书省堂。恩楼船高大，浙风不猛疾行，数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诸军分散，欲掩不备；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复闻刘牢之已还，至新洲，不敢进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别将攻陷广陵，杀三千人。宁朔将军高雅之击恩于郁洲，为恩所执。……八月……。诏以刘裕为下邳太守，讨孙恩于郁洲，累战，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复缘海南走，裕亦随而邀击之。……十一月，刘裕追孙恩至沪渎、海盐，又破之，俘斩以万数，恩遂自浃口远窜入海。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晋纪三十四》

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击破之，恩所虏三吴男女，死亡殆尽。恩恐为官军所获，乃赴海死，其党及妓妾从死者以百数，谓之"水仙"。余众数千人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循，谌之曾孙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艺。少时，沙门惠远尝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如何？"太尉玄欲抚安东土，乃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卢循自临海入东阳，太尉玄遣抚军中兵参军刘裕将兵击之，循败，走永嘉。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晋纪三十四》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谌之曾孙也。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沙门惠远有鉴裁，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循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恩亡，余众推循为主。元兴二年正月，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时朝廷新诛桓氏，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义熙中，刘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兴太守徐道复，循之姊夫也，使人劝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复乃至番禺，说循曰："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循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初，道复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贱卖之，价减数倍，

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船板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复举兵，按卖券而取之，无得隐匿者，乃并力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距之，兵败被害。循遣道复寇江陵，未至，为官军所败，驰走告循曰："请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忧也。"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败卫将军刘毅于桑落洲，径至江宁。道复素有胆决，知刘裕已还，欲干没一战，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之。循多谋少决，欲以万全之计，固不听。道复以循无断，乃叹曰："吾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裕惧其侵轶，乃栅石头断根浦以距之。循攻根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乃进攻京口，寇掠诸县，无所得。循谓道复曰："师老矣！弗能复振。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因自蔡洲南走，复据寻阳。裕先遣群率追讨，自统大众继进，又败循于雷池。循欲遁还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裕命众攻根，循众虽死战，犹不能抗。裕乘胜击之，循单舸而走，收散卒得千余人，还保广州。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复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至龙编，刺史杜慧度诱而败之。循势屈，知不免，先鸩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人情所难。"有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于是悉鸩诸辞列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及其父嘏；同党尽获，传首京都。

《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

安帝元兴二年(403)，春，正月，卢循使司马徐道复寇东阳；二月，辛丑，建武将军刘裕击破之。道复，循之妹夫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晋纪三十五》

安帝元兴三年(404)九月。卢循寇南海，攻番禺。广州刺史濮阳吴隐之拒守百余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袭城而陷之，烧府舍、民室俱尽，执吴隐之。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聚烧骨为共冢，葬于洲上，得骷髅三万余枚。又使徐道复攻始兴，执始兴相阮腆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晋纪三十五》

安帝义熙元年(405)夏，四月。卢循遣使贡献。时朝廷新定，未暇征讨，壬申，以循为广州刺史，徐道复为始兴相。循遗刘裕益智粽，裕报以续命汤。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晋纪三十六》

安帝义熙六年(410)二月。初，徐道复闻刘裕北伐，劝卢循乘虚袭建康，循不从。道复自至番禺说循，……循甚不乐此举，而无以夺其计，乃从之。初，道复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船舰，旬日而办。循自始兴寇长沙，道复寇南康、庐陵、豫章，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复顺流而下，舟械甚盛。时克燕之问未至，朝廷急征刘裕。……安成忠肃公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三月，壬申，与徐道复遇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遥射之。会西风暴急，飘无忌所乘小舰向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溃。……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复向寻阳；循自将攻湘中诸郡。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军逆

战，败于长沙。循进至巴陵，将向江陵。徐道复闻毅将至，驰使报循曰："毅兵甚盛，成败之事，系之于此，宜并力循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忧也。"循即日发巴陵，与道复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与循战于桑落洲，毅兵大败，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循所虏，所弃辎重山积。

初，循至寻阳，闻裕已还，犹不信；既破毅，乃得审问，与其党相视失色。循欲退还寻阳，攻取江陵，循三州以抗朝廷。道复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循犹豫累日，乃从之。……乙丑，卢循至淮口，中外戒严。……徐道复请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袭裕。循欲以万全为计，谓道复曰："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以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数旬於一朝，就没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裕之。"道复以循多疑少决，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卢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声言盛众自白石步上。刘裕留参军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断查浦，戒令坚守勿动；裕及刘敬、诸葛长民北出拒之。林子曰："贼贼此言，未必有实，宜深为之防。"裕曰："石头城峻，且淮栅甚固，留卿在后，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卢循焚查浦，进至张侯桥。徐赤特将击之，林子曰："贼声往白石而屡来挑战，其情可知。吾众寡不敌，不如守险以待大军。"赤特不从，遂出战；伏兵发，赤特大败，单舸奔淮北。林子及将军刘钟据循力战，朱龄石救之，贼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阳郡。裕帅诸军驰还石头，新除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陈於南塘。……六月，……卢循遍掠诸县无所得，谓徐道复曰："师老矣，不如还寻阳，并力取荆州，据天下三分之二，徐更与建康

争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还寻阳，留其党范崇民将五千人据南陵。甲子，裕使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兰陵蒯恩、中军诸议参军孟怀玉等帅众追循。……刘裕还东府，大治水军，遣建威将军会稽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帅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众皆以为“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非目前之急。”裕不从，敕处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至时，先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也。”……冬，十月，……徐道复率众三万趣江陵，毒至破冢。时鲁宗之已还襄阳，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平京邑，遣道复来为刺史；江、汉士民感刘道规赍书之恩，无复贰志。道规使刘遵别为游军，自拒道复於豫章口，前驱失利，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赴水死者殆尽，道复单舸走还湓口。……十一月，……卢循兵守广州者不以海道为虞。庚戌，孙处乘海奄至，会大雾，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处抚其旧民，戮循亲党，勒兵谨守。分遣沈田子等击岭表诸郡。刘裕军雷池。卢循扬声不攻雷池，当乘流径下；裕知其欲战，十二月，己卯，进军大雷。庚辰，卢循、徐道复帅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舻之际。裕悉出轻舰，帅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於西岸，先备火具。裕以劲弩射循军，因风水之势以烧之。循舰悉泊西岸，岸上军投火焚之，烟炎涨天；循兵大败，走还寻阳。将趣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丙申，裕军至左里，不得进。裕麾兵将战，所执麾竿折，幡沈于水，众并怪惧。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者凡万余人。纳其降附，宥其逋亡，遣刘藩、孟怀玉轻军追之。栅收散卒，尚有数千

人，径还番禺；道复走保始兴。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晋纪三十七》

安帝义熙七年(411)春，正月。刘藩帅孟怀玉等诸将追卢循至岭表，二月，壬午，怀玉克始兴，斩徐道复。……三月，……卢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围之，孙处拒守二十余日。沈田子言於刘藩曰："番禺城虽险固，本贼之巢穴，今循围之，或有内变。且孙季高众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贼还据广州，凶势复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击循，破之，所杀万余人。循走，田子与处共追之，又破循於苍梧、郁林、宁浦。会处病，不能进，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逊作乱，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讨斩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为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循裴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帅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余众犹三千人，李逊余党李脱等结集俚獠五千余人以应循。庚子，循晨至龙编南作；慧度悉散家财以赏军士，与循合战，掷雉尾炬焚其舰，以步兵夹岸射之，循众舰俱然，兵众大溃。循知不免，先鸩妻子，召妓妾问曰："谁能从我死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难。"或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乃悉杀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并其父子及李脱等，函七首送建康。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晋纪三十八》

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宋公裕以《谶》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晋书帝纪》曰：初，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以为名。简文后悟，乃流涕。又曰：《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裕乃使继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饮食寝处，未尝暂离；

韶之伺之经时，不得间。会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缢帝於东堂。韶之，廙之曾孙也。裕因称遗诏，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埠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

南 朝

(420—589年)

宋(420—479年)

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十二月。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崇儒学为四学。……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五》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秋，七月。吴兴巫严道育自言能辟谷服食，役使鬼物；因东阳公主婢王鹦鹉出入主家。道育谓主曰："神将有符赐主。"主夜卧，见流光若萤，飞入书笥，开视，得三青珠；由是主与劭、濬皆信惑之。劭、濬所多过失，数为上所诃责，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道育曰："我已为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号曰天师。其后遂与道育、鹦鹉及东阳主奴陈天与、黄门陈庆国共为巫蛊，琢玉为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劭祷天与为队主。东阳主卒，鹦鹉应

出嫁，劭、濬恐语泄，濬府佐吴兴沈怀远，素为濬所厚，以鹦鹉嫁之为妾。上闻天与领队，以让劭曰："汝所用队主副，并是奴邪？"劭惧，以书告濬。濬复书曰："彼人若所为不已，正可促其余命，或是大庆之渐耳。"劭、濬相与往来书疏，常谓上为"彼人"，或曰"其人"，谓江夏王义恭为"佞人"。鹦鹉先与天与私通，既适怀远，恐事泄，白劭使密杀之。陈国庆惧，曰："巫蛊事，惟我与天与宣传往来。今天与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濬书数百纸，皆咒咀巫蛊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获。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

先生吴兴豳族陆氏之子，讳修静，……少宗儒氏，坟索讖讳，靡不总该，……宋元嘉末，因市药京邑，文帝咏其风而邀之，先生不顾。……宋明皇帝袭轩皇淳风，欲稽古化俗，虚诚致礼，至于再三，先生固称幽忧之疾，曾莫降跡。天子乃退斋筑馆，恭肃以迟之，不得已莅焉。……先时，洞真之部真伪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泾渭乃判，故斋戒仪范至于今典式焉。……逮元徽五年春正月，谓门人曰："吾得还山，可整装。"众感讶诏旨末从而有斯说。至三月二日乃偃卧解带……顾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门人不忍，遂奉还庐山，时春秋七十二。……有诏谥曰简寂先生，以故居为简寂馆，宗有道也。凡撰记论议百有余篇，并行于代。门徒得道者孙游岳、李果之最著称首。（《真系》陇西李渤述）

《云笈七签》卷五《经教相承部》

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人，简寂观道士也，宋明五年(461)

始来居庐山。

《九江府志》

陆修静……明帝时招至建业，立崇虚馆以居之，面会儒释之士，讲道华严寺。

《九江府志》

陆修静……明帝召赴阙，封丹阳真人。

《江西通志》

有吴裔子孙名游岳，字颖达，东阳人也。……宋太初中，简寂先生至自庐岳，云游帝宅，先生乃抠衣而趋，嗣承奥旨，授三洞并所秘杨真人许掾手迹。……暨简寂上宾，方旋旧室，捃摭道机，断核真假，与褚章朱四君交密。齐永明二年诏以代师，并任主兴世馆。于是搜奇之士，知袭教有宗，若凤萃于桐，万禽争赴矣，孔德璋、刘孝标等争结尘外之好。后频谢病归山，朝命未许。至永明七年五月内以挥神托化，沐浴称疾，怡然而终。门徒弟子数百人，唯陶弘景入室焉。

《云笈七签》卷五《经教相承部》

明帝泰始六年(470)，戊寅，立总明观，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立儒、玄、文、史四学，今置总明观祭酒以总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宋纪十四》

苍梧王元徽二年(474)六月，桂阳王休范之反也，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题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门者。攸之不开视，推得公昭，送之朝廷。〔《考异》曰：《宋略》云："桂阳遗攸之书，署曰'沈丞相'，攸之斩其使。"今从《宋书》。〕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

齐(479—502年)

(范)缜,字子真。父濛,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从沛国刘瓛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门下积年,恒芒屩布衣,徒行于路。瓛门下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间,聊无耻愧。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

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以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杜缜后对。缜又对曰"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其险诐皆此类也。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后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时夷陵有伍相庙、唐汉三神

庙、胡里神庙，缜乃下教断不祠。后以母忧去职。居于南州。

《南史》卷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齐武帝永明二年（484）春，正月。（竟陵王）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帝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齐纪二》

武帝永明三年（485）夏，四月，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分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四部。又据《宋纪》：明帝泰始六年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然则四部书者，其儒、道、文、史之书欤！]又诏俭以家为府。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齐纪二》

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人也。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欢独好学。

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好黄、老，通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

初，欢以佛道二家教异，学者互相非毁，乃著《夷夏论》曰：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

欢论之曰：五帝三皇，不闻有佛；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圣，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葬送，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愿见刻鲧沈

门，守株道士，交诤小大，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

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本；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精。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

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跃鸟聒，何足述效。

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宋司徒袁粲托为道人通公驳。其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似非入关，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为礼，不慕蹲坐为恭。道以三绕为虔，不尚踞微为肃。岂专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谒帝，膝行而进，赵王见周，三环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俗风自殊，无患其乱。

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教俗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发轸既殊，其归亦异。又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光。变形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陶神者

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

欢答曰：“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西灌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诫之于后。又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或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氏族弗革，而髡首偏踞，滥用夷礼。

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鱼鸟异川，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教末以存本。请问所归，异在何许？若以翦落为异，则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为异，则俗巫立像矣。此非所归，归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异。

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为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明僧绍《正二教论》，以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众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于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

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赜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执之执执大象。但物有八万四千行，说有八万四千法。法乃至于无数，行亦达于无央，等级随缘，须导归一。归一曰回向，向正即无邪。邪观既遣，亿善日新。三五四六，随用而施，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于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亿善遍修，修遍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终不能尽，岂可思议。"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云："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鸟，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以示太子仆周顒。顒难之曰："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俶寂之方，其旨则别。论所谓'逗极无二'者，为逗极于虚无，当无二于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为鸿乙耳，驱驰佛道，无免二末，未知高鉴，缘何识本？轻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复文多不载。

欢口不辩，善于著论。又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知将终，赋诗言志曰："五涂无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鹏鹏适大海，蜩鸠之桑柘。达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驾。翘心企前觉，融然从此谢。"自克死日，自择葬时，卒于剡山，时年六十四。身体香软，道家谓之尸解仙化焉。还葬旧墓，木连理生墓侧。县令江山图表状，武帝诏欢诸子撰欢文议三十卷。

《南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也。祖运，刘毅卫军参军。父

道鞠，州从事，善弹棋。

京产少恬静，闲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

……京产高祖子恭以来及子栖世传五斗米道不替。……

《南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

梁(502—556 年)

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春，二月。上尝与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疏栗事，约少上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则羞死！"[帝每集文学之士策经史事，群臣多引短推长，帝乃悦，故约退有是言。护前者，自护其所短，不使人在己前。]上闻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谏而止。上有憾于张稷，从容与约语及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已往之事，何足复论！"上以约与稷昏家相为，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上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书黄穆之视疾，夕还，增损不即启闻，惧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谴责者数四。[帝本信释氏报应之说，谓天可欺也，故因赤章之事而怒责约。]约益惧，闰月，乙丑，卒。有司谥曰"文"，上曰："情怀不尽曰隐"，改谥隐侯。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梁纪三》

初，钱塘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在会稽，恩以为馀姚令。及恩为刘牢之所破，穆夫见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预与

穆夫父警不协，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

初，武帝有憾于张稷，及卒，因与(沈)约言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常以为约昏家相为，怒约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帝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凭空顿于户下，困病。梦齐和帝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

《南史》卷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初，丁贵嫔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于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南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三》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参军。父贞，孝昌令。

……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

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

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阿，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多不纳受，纵留者即作功德。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曾梦佛受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鄞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无疾，自知应逝，逆克亡日，仍为《告逝诗》。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申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遗

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被裙及臂衣鞾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褁裹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昭赠太中大夫，谥曰贞白先生。

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箧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

《南史》卷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六》

武帝大同二年(536)。三月，戊申，丹阳陶弘景卒。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居茅山。[茅山，在今建康府句容县南五十里。《山记》云：汉时有三茅君，各乘一鹤来此，故名焉。]上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咨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以魏、晋谕梁也。]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弘景传》曰：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识时知数者。]时士大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故弘景诗及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

南岳邓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梁武帝敬信殊笃，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白日，神仙

魏夫人忽来临降，乘云而至，从少妪三十，并着绛紫罗绣裙襦，年皆可十七八许。色艳桃李，质胜琼瑶，言语良久，谓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来，寻当相候。"至天监十四年，忽见二青鸟悉如鹤大，鼓翼鸣舞，移晷方去。谓弟子等曰："求之甚劳，得之甚逸。近青鸟既来，期会至矣。"少日无病而终。山内唯闻香气，世未尝有。武帝后令周舍为《邓玄传》，具序其事。

《南史》卷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六》

庾承先，字子通，颍川鄢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晚以弟疾还乡里，遂居土台山。梁鄱阳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要与游处，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忠烈王尤所钦重。

《南史》卷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六》

武帝大同七年（541）十二月。安成望族刘敬躬以妖术惑众，人多信之。〔《考异》曰：《南史》作"敬宫"。今从《梁书》。〕

八年（542）。春，正月，敬躬据郡反，改元永汉，署官属，进攻庐陵，逼豫章。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绾，缵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敬躬，受绾节度。二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斩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梁纪十四》

元帝承圣二年（553）。上闻武陵王纪东下，使方士画版为纪像，钉支体以厌之，又抶候景之俘以报纪。初，纪之举

兵，皆太子圆照之谋也。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梁纪二十 一》

承圣三年(554)。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于》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

《梁书》卷五《元帝本纪》

承圣三年(554)。秋九月，辛卯，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

《南史》卷八《梁本纪下第八》

元帝承圣三年(554)秋，九月。帝好玄谈，辛卯，于龙光殿讲《老子》。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梁纪二十一》

陈(557—589 年)

太建十四年(582)。夏四月……庚子，诏曰："……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淫祀妖书诸珍怪事，详为条例，并皆禁绝。"

《陈书》卷六《后主本纪第六》

北　朝

(420—589 年)

北魏(420—534 年)

嘗阳王景平元年(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 423)。初，嵩山道士寇谦之，赞之弟也，修张道陵之术，自言尝遇老子降，命谦之继道陵为天师，〔张道陵，后汉人，修五斗米道，俗所谓天师也。〕授以辟谷轻身之术及《科戒》二十卷，〔今道家科戒盖始于此。〕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谱文，云老子之玄孙也。授以《图箓真经》六十余卷，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官静轮之法，其中数篇，李君之手笔也。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独师事之，从受其术，且上书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帝欣然，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谦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重坛五层；〔《水经注》：湿水南径平城之东，水左有大道坛，寇谦之所建也。湿水即盛水。〕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设厨会数千人。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宋纪一》

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

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谷永说汉成帝曰："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黄冶变化，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诡伏，以欺罔世主。"服饵修炼以求轻举，即谷永所谓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者也；炼草石以为金银，即谷永所谓黄冶变化者也。]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以其相戾，故《七略》不得合为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符水、禁咒，即张道陵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宋纪一》

文帝元嘉十八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公元 441）。魏寇谦之言于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帝从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五》

（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语在《释老志》。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第四下》

文帝元嘉十九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 442）。春，正月，甲申，魏主备法驾，诣道坛受符箓，旗帜尽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箓。[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谓法箓也。《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谦之又奏作静轮宫，[《水经注》：静轮宫在道坛东北，道坛在平城东泲水之左。]必令其高不闻鸡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劝帝为之，功费万计，经年不成。太子晃谏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

在必然。今虚耗府库，疲弊百姓，为无益之事，将安用之！必如谦之所言，请因东山万仞之高，为功差易。”帝不从。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

太平真君三年(442)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

《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

（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春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第四下》

（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第四下》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

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佛法自汉明帝时入中国，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鞠为丘墟。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及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少好文章，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哀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阁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

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时方士祁纤奏立四王，以日东西南北为名，欲以致祯吉，除灾异。诏浩与学士议之。浩对曰："先王建国以作藩屏，不应假名以为其福。夫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都所居，在于其内，四王之称，实奄邦畿，名之则逆，不可承用。"先是，纤奏改代为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世祖从之。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郗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

……浩既不信佛、道，模（荥阳太守）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

《魏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三》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

450)。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 452）。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间往往有私习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请复之。乙卯，诏州郡县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民欲为沙门者，听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曩所毁佛

图，率皆修复。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道人统，犹宋之都僧录，北人谓之僧总摄。〕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

兴光元年(454)。二月甲午，(文成)帝至道坛，登受图箓。礼毕，曲赦京师。

《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

明帝泰始七年(471)。魏显祖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欲禅以帝位。时太尉源贺督诸军屯漠南，驰传召之。既至，会公卿大议，皆莫敢先言。

丁未，显祖下诏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得优游恭己，栖心浩然。"

群臣奏曰："昔汉高祖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也。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显祖从之。

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与禅僧居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

(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训。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

《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

九年(485)春正月，戊寅，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

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

《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

（齐）武帝永明三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春，正月，戊寅，魏诏曰："图谶之兴，出于三季，〔三代之季也。〕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严禁诸巫觋及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者。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齐纪二》

郑修，北海人也。少隐于岐南凡谷中，依岩结宇，不交世俗，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征不至。岐州刺史魏兰根频遣致命，情不得已，暂出见兰根，寻还山舍。兰根申表荐修，明帝诏付隐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会宝夤作逆，事不行。

《北史》卷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径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

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骑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加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阍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间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虽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

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谦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也。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

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孝明帝）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纪。其为教

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濯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

初，文帝入宾于晋，从者务勿尘，姿神奇伟，登仙于伊厥之山寺。识者咸云魏祚之将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太祖犹将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净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俭之十三世孙。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之尝觐其姨，见兴形貌甚强，力作不倦，请回赁兴代己使役。乃将还，令其开舍南荒田。谦之树下坐算，兴恳发致勤，时来看算。谦之谓曰："汝但力作，何为看此？"二三日后，复来看之，如此不已。后谦之[illegible]，有所不了，惆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何为不悴？"谦之曰："我学

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劳问也。"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徐然便决。谦之叹伏，不测兴之深浅，请师事之。兴固辞不肯，但求为谦之弟子。未几，谓谦之曰："先生有意学道，岂能与兴隐遁？"谦之欣然从之。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故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谓之曰："兴不得久留，明日中应去。兴亡后，先生幸为沐浴，自当有人见迎。"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谦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欻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霸城人王胡儿，其叔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儿至嵩高别岭，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儿怪而问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而去。

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诫，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

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道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馀人，皆得其术。

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祭。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处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童蒙，其馀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馀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皆有决要。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馀，皆正真书曹赵道复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辨，婉而成章。大旨与世礼相埒，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

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毁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拜礼甚谨。人或讥之，浩闻之曰："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袜，吾虽才非贤哲，今奉天师，足以不愧于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徵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真君三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

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先于未已，谓诸弟子曰：“及谦之在，汝曹可求迁录。吾去之后，天宫真难就。”复遇设会之日，更布二席于上师坐前。弟子问其故，谦之曰：“仙官来。”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终。须臾，口中气状若烟云，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尸体引长，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后，稍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不死也。

时有京兆人韦文秀，隐于嵩高，征诣京师。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对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阁遇，难以造期。臣昔者受教于先师，曾闻其事，未之为也。”世祖以文秀关右豪族，风操温雅，言对有方，遣与尚书崔赜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时方士至者前后数人。河东祁纤，好相人。世祖贤之，拜纤上大夫。颍阳绛略、闻喜吴勃，道引养气，积年百余岁，神气不衰。恒农阎平仙，博览百家之言，然不能达其意，辞占应对，义旨可听。世祖欲授之官，终辞不受。扶风鲁祈，遭赫连屈孑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

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崇云："条山有穴，与昆仑、蓬莱相属。入穴中得见仙人，与之往来。"诏令河东郡给所须。崇入穴，行百余步，遂穷。后召至，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岂至欺妄以诈于世，或传闻不审，而至于此。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又有东莱人王道翼，少有绝俗之志，隐韩信山，四十余年，断粟食麦，通达经章，书符箓。常隐居深山，不交世务，年六十余。显祖闻而召焉。青州刺史韩颓遣使就山征之，翼乃赴都。显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给衣食，以终其身。

太和十五年秋，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香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北齐(550—577 年)

(梁)敬帝绍泰元年(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 555)，八月，齐主还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

齐境皆无道士。〔今道家有《太霄琅书经》云：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曰道士。余按此说，是道流借吾儒经解大义以演绎道士二字。道家虽曰宗老子，而西汉以前未尝以道士自名，至东汉始有张道陵、于吉等，其实与佛教皆起于东汉之时。〕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

（陈）武帝永定元年（北齐文宣帝八年，公元 557）。初，齐有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见沙门。显祖在晋阳，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无过于漆。"帝以上党王涣于兄弟第七，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升之邺徵涣。涣至紫陌桥，杀伯升而逃，浮河南渡；至济州，为人所执，送邺。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陈纪一》

……又（文宣）帝曾问太山道士曰："吾得几年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后，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过此无虑。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帝及期而崩，济南竟不终位，时以为知命。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第七》

北周（557—581 年）

天和三年（568）。八月，癸酉，（北周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天和四年（569）。二月戊辰，（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建德元年（572）春正月戊午，（武）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

讲说，公卿道俗论难。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武）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建德三年（574）。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陈）宣帝太建六年（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五月，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经，谓二教之书。像，谓佛像、天尊像。］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六月，戊午，周立通道观以壹圣贤之教。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陈纪五》

沈重，字子厚，吴兴武康人也。

……保定末，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北周武帝）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

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

《北史》卷八十二《列传第七十》

徐则，东海郯人也。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

玄，精于论议，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吾其为宾乎！"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者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中，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粒养性，所资唯松术而已，虽隆冬沍寒，不服绵絮。太傅徐陵为之刊山立颂。

初，在缙云山，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也。"晋王广镇扬州，闻其名，手书召之。……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征。"于是遂诣扬州。

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不变。

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道，以松术自给，皆为炀帝所重。

《北史》卷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冬十月壬戌，毛道会死，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初复佛象及天尊像，（宣）帝与二像俱南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观。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六月，庚申，周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志者，简令入道。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陈纪八》

隋

(581—618 年)

文帝开皇二十年 (600)，十二月，……辛巳，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隋书》卷二《帝纪第二》

文帝开皇二十年 (600)，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诏"有毁佛及天尊、岳、镇、海、渎神像者，以不道论；[《道经》云：有元始天尊者，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常存不灭。] 沙门毁佛像，道士毁天尊像者，以恶逆论。"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三》

炀帝大业八年 (612)，初，嵩山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帝诘之，诞对以"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

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锁诣涿郡，斩之。且死，语人曰“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学仙者谓蜕骨登仙为尸解，故其徒谓死为解化，今诞谓兵死为兵解。〕我应生梵摩天”云。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

大业十三年(617)，……唐高祖皇帝初起义兵于晋阳，帝女平阳公主……亦起兵应帝……晖遂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帝嘉之，乃下诏曰：……道士岐平定……而能彻损衣资，以供戎服……宜授紫光禄大夫……。

《混元圣纪》卷八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初八日，(帝唐高祖)遣使诣楼观，设醮祈福。……明日果克京城。

《混元圣纪》卷八

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箓十七部，一百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皆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非所造为，亦与天尊常在不灭。天地不坏，则蕴而莫传，劫运若开，其文自见。凡八字，尽道体之

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耀照耀，惊心眩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天尊之开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攻啮天音而辩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诸仙，展转节级，以次相授。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经历年载，始一开劫，爱法之人，得而宝秘，亦有年限，方始传授。上品则年久，下品则年近。故今授道者，经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盖亦归于仁爱清静，积而修习，渐致长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与道合体。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赞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赞，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执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蘸，以为限域，傍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蘸之中，鱼贯而进，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蘸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预缚焉。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赞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illegible]。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illegible]。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救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热。而又有诸服饵、辟谷、金丹、玉浆、云英、蠲除滓秽之法，不可殚记。云自上古黄帝、帝喾、夏禹之俦，并遇神人，咸受道箓，年代既远，经史无闻焉。

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尝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余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宇，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以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僧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颇如也。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

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乐，名静信，例皆浅俗，故世甚疑之。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往往神验。而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今考其经目之数，附之于此。

……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

《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

唐

(618—907 年)

高祖(618—626年)

武德元年 (618)。九月，癸亥，白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历》成，奏上，行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唐纪二》

武德二年(619)。三月……，甲午……，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世充大悦，以法嗣为谏议大夫。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三》

武德二年(619)，五月，敕楼观，令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庙，应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岐平定(岐晖)主观事。

《混元圣纪》卷八

武德三年(620)，春，帝亲诣老君于祠庭。平定率道众驾迎，仍具千人之食以献。……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千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

《混元圣纪》卷八

武德七年(624)，二月，丁巳，高祖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

《历代佛祖通载》卷第十一

武德七年(624)。冬十月……，癸酉，幸终南山。丙子，谒老子庙。

《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

武德七年(624)。冬，十月，……癸酉，幸终南山。丙子，谒楼观老子祠。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七年(624)。冬，十月，……丙子，上幸楼观，谒老子祠。[岐州周至县有楼观、老子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

武德八年(625)，二月，太史令庾俭，耻以求官，荐傅奕自代，奕在隋为黄冠，甚不得志朝廷，及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颇闲历学，奕举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请罢除释教事，十有一条，……

《历代佛祖通载》卷第十一

武德九年(626)，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复浮屠、老子法。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九年(626)，夏，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唐太史令从五品下，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请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愒愚夫，诈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有造为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诬，皆云由佛。窃人主之

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毁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足以明镜。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窃见齐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请僧附会宰相，对朝谤毁，诸尼依妃、主，潜行谤谮，子佗竟被囚絷，刑于都市。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上诏百官议其事，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言合理。萧瑀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也；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奕曰："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矣！"瑀不能对，但合手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辛巳，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傅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

武德九年(626)，太史令傅奕前后七上疏，请罢除释氏，词

皆激切，帝……以其疏付群臣杂议。

帝复以奕疏颁示诸僧……时法师法琳者……作《破邪论》二卷。……法师惠明概作决对奕谤佛僧事八条，法师惠乘作《辩证论》，十喻九箴，破道士十异九迷之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启秦王，而门工典仪李师政著《内德论》三篇，开陈佛化之益，仍自序而进之。

傅奕妄里毁佛，乞行废教之请，后云云未决，及法琳等著论辨之，合李黄门《内德论》同进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大臣不获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

《历代佛祖通载》卷第十一

武德九年(626)，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诏曰："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弘宣胜业，修植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忏身心，舍诸染著，衣服饮食，咸资四辈。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闤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莠，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廛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蹔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

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事竟不行。

《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

武德九年(626)。六月……庚申……，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第，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是年四月，命有司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

武德九年(626)。九月……，诏：“民间不得妄在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武德九年(626)，十一月……，上(太宗)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何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道士王远知，琅琊人也。祖景贤，梁江州刺史。父昙选，陈扬州刺史。远知母，梁鸳部郎中丁超女也。……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陈主闻其名，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乃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顷又复其旧。炀帝幸涿郡，遣员外郎崔凤举就邀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及幸扬州，远知谏不宜远去京国，炀帝不从。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调露二年，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则天临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谥曰升玄先生。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太宗(627—649年)

贞观元年(627)，十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贞观二年(628)。夏，四月……，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

苦空，〔言所谈者惟苦行空寂也。〕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贞观五年(631)，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

贞观七年(633)。三月，……直太史雍人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贞观十年(636)，夏，六月……，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贞观十一年(637)，秋七月……丙午，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

《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

贞观十一年(637)，七月，驾巡洛邑，黄巾先有与僧论者，陷之于上，上乃下诏云：“……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

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

贞观十一年(637)，帝幸京洛，诏道先释佛，时沙门智实上表进谏，固执不奉诏，杖于庙堂，民共服，流之岭表而卒。

《续文献通考》

贞观十三年(639)，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

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宣义郎李淳风表称：“古历分日起于子半，今岁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请更加考定。”众议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风推校精密，请如淳风议，从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

贞观十五年(641)。夏四月……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之经史。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私幸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得幸太子。上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死者数人，诮让太子甚至。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

贞观二十年(646)。二月……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谶"；又问术士程公颖曰："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

贞观二十年(646)，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萧)瑀因自请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门，今不违公意。"瑀须臾复进曰："臣适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对群臣发言反覆，尤不能平；会称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见。上知瑀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出家，寻复违异。一回一惑，在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惟辰之所。乖栋梁之体，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

贞观二十二年(648)，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

《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固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

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庚子，……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

《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

魏徵，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旧唐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二十一》

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唐)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

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武德）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昧，妄求功德，不惮科条，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法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富贵贫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余万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于事亲，移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高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太宗常临朝谓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徵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

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颔然之。贞观十三年辛，年八十五。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注《老子》，并撰《音义》，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旧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李淳风，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预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迁太史令。……淳风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龙朔二年，改授秘阁郎中。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

《旧唐书》卷七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薛颐，滑州人也。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贞观中，太宗将封禅泰山，有彗星见，颐因言“考诸玄象，恐来可东封”。会褚遂良亦言其事，于是乃止。颐后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置紫府观于九嵕山，拜颐中大

夫，行紫府观主事。又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蚀，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契。后数岁卒。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九十三矣。询之乡思，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高宗(650—683年)

显庆二年(657)。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

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

显庆二年(657)，是岁，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

龙朔二年(662)，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

《旧唐书》卷四《本纪第四》

麟德元年(664)。……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宫仪议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十七》

麟德二年(665)，……。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戊寅历》推步浸疏，乃增损刘焯《皇极历》，更撰《麟德历》；五月，辛卯，行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十七》

乾封元年(666)，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

南。……癸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亳州谷阳县，汉苦县也，有老子祠，是年，改为真源县。]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十七》

乾封元年(666)……。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人。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

《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

上元元年(674)。……冬，十一月，……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老子姓李名耳；唐祖之，乾封元年，尊为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发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

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

《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

调露元年(679)……，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崇俨为盗所杀，求贼，竟不得。赠崇俨侍中。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

永隆元年(680)……，春，二月，……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考异》曰：《旧传》，"师正，赵州赞皇人。"今从《实录》。]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史言帝崇信异端。]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

永隆元年(680)。……二月，……戊午，亲谒少姨庙。赐故玉清观道士王远知谥曰升真先生，赠太中大夫。又幸隐士田游岩所居。己未，幸嵩阳观及启母庙，并命立碑。又幸逍遥

谷道士潘师正所居。

《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

道士叶法善，括州括苍县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徵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历五十年，常往来名山，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终莫之测。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比。法善生于隋大业之丙子，死于开元之庚子，凡一百七岁。八年卒。诏曰："故道士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叶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畅，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固以冥默难源，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阃，迹混朝伍，保黄冠而不杖，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秀，泠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应。斯乃体应中仙，名升上德。朕当听政之暇，屡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宣弘益。叹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憗遗，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于怀，宜申礼命，式旌泉壤。可赠越州都督。"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潘师正，赵州赞皇人也。少丧母，庐于母墓侧，以至孝闻。大业中，度为道士，师事王远知，尽以道门隐诀及符箓授之。师正清净寡欲，居于嵩山之逍遥谷，积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高宗幸东都，因召见与语，问师正："山中有何所须？"师正对曰："所须松树清泉，山中不乏。"高宗与天后甚尊敬之，留连信宿而还。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北面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时太常奏所造乐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师正以永淳元年卒，时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曰体玄先生。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道士刘道合者，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太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雾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驰传先上太山，以祈福佑。前后赏赐，皆散施贫乏，未尝有所蓄积。高宗又令道合合还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营奉天宫，迁道合之殡室，弟子开棺将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开坼，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则天皇后(684—704年)

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

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

光宅元年(684)。……九月甲寅，大赦，改元。旗帜尚白，易内外官服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东都为神都。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

天授二年(691)。……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

天授二年(691)。……夏四月……，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谓《大云经》也。]升于道教之上。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

万岁通天元年(696)，丙申，东都福光寺僧惠澄表乞除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监弘文馆学士详议。

六月十五日，敕旨，老子化胡，典浩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倘史籍无据，俗官何忍虚承？明知化是真非谬云。

《混元圣纪》卷八

(圣历) 二年(699)春二月，……戊子，幸嵩山，过王子晋庙。丙申，幸缑山。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

圣历二年(699)。……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缑氏县属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晋也。世传晋升仙后，桓良遇之于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顶，举手谢时人而去。后人因为立祠，后加号升仙太子。杜佑曰：缑氏县，古滑国。]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唐纪二十二》

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

时召见，起家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省，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中宗(705—710年)

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为并州大都督府，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己未……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丙子，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经》。

《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

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号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唐纪二十四》

(神龙)二年(706)春……，二月，……丙申，僧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授官封公，以赏造圣善寺功也。

《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龙年为左拾遗。时中宗置公主府官属，安乐公主府所补尤多猥滥。又驸马武崇训死后，弃旧宅

别造一宅，侈丽过甚。时又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替否上疏谏曰："……当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夫释教者，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故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国非其国。伏计仓廪，度府库，百寮供给，百事用度，臣忝卒岁不充，况九年之积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门不可攘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痛之矣！"疏奏不纳。岁余，安乐公主被诛。睿宗即位，又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先是，中宗时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数百千人，又有敕放令却上。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陈时政，曰："……顷自夏已来，霪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入秋已来，亢旱成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叶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赈赡；而营寺造观，日继于时，检校试官，充台溢署。伏惟陛下爱两女，为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计用钱百余万贯。……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回无所出，军旅骚败，莫不由斯。而乃以百万贯钱造无用之观，以受六合之怨乎！以

违万人之心乎！……臣闻出家修道者，不预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至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且旧观足可归依，无造无营，以取穷竭。若此行之三年，国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乐，则臣请杀身于朝，以令天下言事者。……”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迁为右台殿中侍御史，开元中，累转颍王府长史，天宝初卒，年八十余。

《旧唐书》卷一百一《列传第五十一》

睿宗(710—712年)

景云元年 (710)。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

景云二年 (711)。三月癸丑，作金仙、玉真观。……四月……甲辰，作玄元皇帝庙。

《新唐书》卷五《睿宗本纪》

景云二年(711)。……夏，四月，……癸未，……诏以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道集。……壬寅……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依旧……。五月，辛丑，改西城公主为金仙公主，昌隆公主为玉真公主，仍置金仙、玉真两观。

《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

景云二年(711)。……九月，庚辰，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时修金仙、玉真二观，群臣多谏，怀贞独劝成之，身自督役。时人谓怀贞前为皇后阿奢，今为公主邑司。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

景云二年(711)，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术数，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广成子居崆峒之上，黄帝立下风而问道。〕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

王希夷，徐州滕县人也，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收佣以供葬。葬毕，隐于嵩山，师请士黄颐，向四十年，尽能传其闭气导养之术。颐卒，更居兖州徂徕山中，与道士刘玄博为栖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景龙中，年七十余，气力益壮。刺史卢齐卿就谒致礼，因访以字人之术，希夷曰："孔子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及玄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南温人。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

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承祯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景云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祎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宫中，问以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帝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曰："广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祯固辞还山，仍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而遣之，朝中词人赠诗者百余人。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祯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承祯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祯王屋所居为阳台观，上自题额，遣使送之。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绚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以锡赉。是岁，卒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宜赠徽章，用光丹箓。可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

先生。”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玄宗(712—756年)

(开元)二年(714),春,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二万余人。

……闰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

开元六年(718),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八》

开元九年(721),九月……,丁未,梁文献公姚崇薨,遗令:“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齐分据天下,周则毁经像而脩甲兵,齐则崇塔庙而驰刑政,一朝合战,齐灭周兴。近者诸武、诸韦,造寺度人,不可胜纪,无救族诛。汝曹勿效儿女子终身不寤,追荐冥福!道士见僧获利,效其所为,尤不可延之于家。当永为后法!”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开元十三年(725),张说草封禅仪献之。夏,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开元十三年(725)。冬十月……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一月丙戌,至兖州仍祭宗庙。丁亥,致斋于行宫。己丑,

日南至备法驾登山，仗卫罗列岳下百余里。诏行从留于谷口，上与宰臣、礼官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于上坛，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坛。礼毕，藏玉册于封祀坛之石磴，然后燔柴。燎发，群臣称万岁，传呼自山顶至岳下，震动山谷。上还斋宫，庚云见，日抱戴。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藏玉册于石磴，如封祀坛之礼。壬辰，……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其樵采。

《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

开元十九年(731)，夏四月……丙申，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以张良配飨，春秋二时仲月上戊日祭之。五月壬戌，五岳各置老君庙。

《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

(开元)二十一年(733)，春正月，庚于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

《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

(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辛亥，……征恒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

《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

开元二十二年(734)，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相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庚寅，至东都，肩舆入宫，恩礼甚厚。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

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正月，壬午，制："……其曾任五品已上清资官以礼去职者，所司具录名奏，老疾不堪厘务者与致

仕。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癸卯，道士尹惜为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史馆事。

……

秋七月……己卯，敕诸陵庙并隶宗正寺，其宗正寺官员，自会并以宗枝为之。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正月，初置玄学博士，〔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每岁依明经举。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

（开元）二十九年（741），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开元二十九年（741），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周至楼观山间。〔苏轼曰：楼观山，今为崇圣观，乃尹喜旧宅，山脚有授经台，尚在。〕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

天宝元年（742），春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宁坊。……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丙申，……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九月，……丙寅，……

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天宝元年(742)。春，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异，为著《道德经》。]

……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

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于新庙。……

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间一年，清河人崔以清复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求，亦得之。东都留守王倕知其诈，按问，果首服。责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

(天宝)二年(743)，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制造尊圣祖玄元皇帝……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天宝三载(744)，夏四月，……敕西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钢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开元寺。……十一月，……玉真公主先为女道士，让号及实封，赐名持盈。十二月……甲寅，亲祀九宫贵神于东郊。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天宝三载(744)。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

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

天宝四载(745)八月，壬寅，册杨太真为贵妃；[《考异》曰：《统纪》："八月册女道士杨氏为贵妃。"]……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

天宝七载(748)，十二月戊戌，言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乃改为降圣阁。改会昌县为昭应县，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仍玄祠宇。辛酉，还京。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天宝八载(749)。六月，……闰月，……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及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皆加"顺圣皇后"之字。群臣上皇帝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丁卯，上御含元殿受册，大赦天下。自今后每至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序昭穆。初，太白山人李浑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帝福寺玉版、石记，求得之，乃封太白山为神应公，金星洞为嘉祥公，所管华阳县为贞符县。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天宝八载(749)。太白山人李浑等上言见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记圣主福寿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游谷求而获之。上以符瑞相继，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圣祖号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皇帝，睿宗谥

曰玄真大圣皇帝，窦太后以下皆加谥曰顺圣皇后。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天宝八载(749)。闰月，……丙寅，上谒太清宫。〔天宝元年正月，得灵符，起玄元皇帝庙于西京大宁坊，东京置于东宫积善坊临溜旧邸，天下诸郡各置玄元像于开元观。至二年三月十二日，改在京玄元宫为太清宫，东京为太极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丁卯，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禘、祫自今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天宝九载(750)，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考异》曰：《旧志》，"王铁奏玄翼见玄元于宝仙洞中，遣铁与张均、王倕、王洽、王翼、王岳灵于洞中得玉石函、《上清护国经》、宝卷、纪策等献之。"今从《实录》云。〕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天宝十三载(754)，二月癸酉，上亲朝献太清宫，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甲戌，亲飨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谥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中宗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天宝十四载(755)，冬，十月，……甲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陈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学，书无不览。开元中，玄宗留

意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讲《老》、《易》，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眷待深异，又以和裕易制，乃引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欢。而林甫居位日久，虽阴谋奸画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

《旧唐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后人复见之，往来恒州山中。开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韦济以状奏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对使绝气如死，良久翔苏，晤不敢逼，驰还奏状。又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以邀迎之，果乃随峤至东都，肩舆入东宫中。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及闻变化不测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筭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果与之密坐，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今安在？"夜光对而终莫能见。玄宗谓力士曰："吾闻饮堇汁无苦者，真奇士也。"会天寒，使以堇汁饮果。果乃引饮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齿，则尽燋且黑。命左右取铁如意击齿堕，藏于带。乃怀中出神仙药，微红，傅堕齿之断。复寐良久，齿皆出矣，粲然洁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肖华曰："谚云娶妇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晓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诏。迥质等方悟向来之言。后悬辞归山，因下制

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外者也。迹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浑光尘，应召城阙。莫详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何以道枢，尽会宗极。今特行朝礼，爰畀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其年请入恒山，锡以衣服及杂彩等，便放归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为造栖霞观于隐所，在蒲吾县，后改为平山县。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吴筠，鲁中之儒士也。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性高洁，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久之，东游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帝问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与缁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谏，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纪纲日紊。筠知天下将乱，坚求还嵩山，累表独许，乃诏于岳观别立道院。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于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为达识之士所称。筠在翰林时，特承恩顾，由是为群僧之所嫉。骠骑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独悦，乃求还山。故所著文赋，深诋释氏，亦为通人所讥。然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

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肃宗(756—761年)

乾元二年(759)。春，正月，……戊寅，上祀九宫贵神，[宋白曰：九宫贵神，其说本之《黄帝九宫经》、肖吉《五行大义》。]用王屿之言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

上元元年(760)。闰四月，……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

《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

上元二年(761)。己酉，上朝献太清宫，……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

玙少习礼学，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玙抗疏引古今祀典，请置春坛，祀青帝于国东郊，玄宗甚然之，因迁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祐，迎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肃宗即位，累迁太常卿，以祠祷再多赐费。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绛等州节度使。中书令崔圆罢相，乃以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人物时望，素不为众所称，及当枢务，声问顿减。玙又奏置太一神坛于南郊之东，请上躬行祀事。……肃宗亲谒九宫神，殷勤于祠祷，皆玙所启也。岁余，罢知政事，为刑部尚书。上元二年，兼扬州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使。肃宗南郊礼毕，以玙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大历三年

六月卒。珣以祭祀妖妄致位将相，时以左道进者，往往有之。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八十》

代宗(762—779年)

广德二年(764)。二月，……癸酉，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日还宫。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大历)二年(767)，春，正月，……癸酉，诏："天文著象，职在于畴人；谶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虽裨灶明征，子产尚推之人事；王彤必验，景略犹寘于典则。况动皆讹谬，率是矫诬者乎！故圣人以经籍之义，资理化之本，侧言曲学，实素大猷，去左道之乱政，俾彝伦而攸叙。自四方多故，一纪于兹，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穷乡之辩，相传委巷之谭，作伪多端，颠非侥译。荧惑州县，诖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于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今后天下诸州府，切宜禁断，本处分明牓示，严加捉搦，先藏蓄此等书者，敕到十日内送官，本处长吏集众焚毁。限外隐藏为人所告者，先决一百，留禁奏闻。所告人有官即与超资注拟，无官者给赏钱五百贯。两京委御史台处分。各州方面勋臣，洎百僚庶尹，罔不诚亮王室，简于关心，无近憸人，慎乃有位，端本静末，其诚之哉！"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大历十二年(777)。十二月，……己亥，天下仙洞灵迹禁樵捕。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广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国桢以道术见，因奏皇宝仙系，宜修崇灵迹，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并许之。时岁饥荒，人甚不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曰："……盖以道士李国桢等动众则得人，兴工则获利，祭祀则受胙，主执则弄权。是以鼓动禁中，荧惑天听，逾越险阻，负荷粢盛，以日系年，无时而息。曾不谓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灾孽并生。罔上害人，左道乱政，原情定罪，非杀而何！……臣伏以国桢等并交结中贵，狡黠成性，臣虽忘身许国，不惧谗构，终恐贿及豪右，复为奸恶。其国桢等见据状推勘，如获赃状，伏望许臣征收，便充当县邮馆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当为大地建立祖庙，臣并请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娲等，既先各有宫庙，望请并于本所依礼斋祭。"上从之。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八十》

德宗(780—805年)

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己亥朔，……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

《旧唐书》卷十二《本纪第十二》

建中元年(780)，春正月，……己巳，上朝太清宫。

《旧唐书》卷十二《本纪第十二》

建中元年(780)，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

贞元三年(787)，李泌初视事，壬寅，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对曰："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以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

贞元五年(789)，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考异》曰：《国史补》曰："李泌相，以虚诞自任，常对客教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樽，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门者曰：'某侍郎求取樽。'泌令倒还，略无愧色。"〕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

贞元八年(792)，左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谓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窦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唐纪五十》

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之教，上大悦。

《旧唐书》卷十三《本纪第十三》

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泌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恶巫祝怪诞之士。初，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岫为宰相，或命辇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京尹，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襫衿，且无虚月。德宗在东宫，颇知其事，即位之

后，罢集僧于内道场，除巫祝之祀。……及建中末，冠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说，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巡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惬。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复引顾况辈轻薄之流，动为朝士戏侮，颇贻讥诮，年六十八薨。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八十》

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诏翰林。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大城，道茂请高其垣墙，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乱，帝苍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宪宗(806—820年)

(元和)十年(807)，春正月，己丑朔，上亲献太清宫、太庙。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二月辛酉，诏僧、尼、道士金隶左右衙功德使。

《旧唐书》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元和五年(810)。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上深然之。

《旧唐书》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元和五年(810)。八月，乙亥，上与宰相语及神仙，问："果有之乎？"李藩对曰："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

元和六年(811)。六月，……丁卯，中书门下奏："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清浊之由，在官之烦省。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

《旧唐书》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丁亥，以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为上于天台山采仙药故也。制下，谏官论之，不纳。

《旧唐书》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元和十三年(818)。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岳观察使，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思所以自媚于上，乃因皇甫镈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甲戌，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

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权知台州刺史，仍赐服金紫。谏官争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

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丁酉，……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药，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谏，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上怒。己亥，贬裴潾为江陵令。

《旧唐书》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元和十四年(819)。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进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躁渴。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元和十四年(819)，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贬潾江陵令。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元和)十五年(820)，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戊戌，上对(刘)悟于麟德殿。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恟惧，及悟出道上语，京城稍安。庚子，……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时以暴崩，皆言

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

《旧唐书》卷十五《列传第十五》

元和十五年（820），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元和十五年（820），壬子，杖杀柳泌及僧大通，自余方士皆流岭表；贬左全吾将军李道古循州司马。〔以其荐柳泌，且保护之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穆宗（821—824年）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辛亥，……上始御延英对宰臣。诏曰："山人柳泌轻怀左道，上感先朝。固求牧人，贵欲疑众，自知虚诞，仍更遁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付京兆府决杖处死。"金吾将军李道古贬循州司马。宪宗末年，锐于服饵，皇甫镈与李道古荐术人柳泌、僧大通待诏翰林。泌于台州为上炼神丹，上服之，日加躁渴，遽弃万国。

《旧唐书》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长庆元年（821），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辛丑，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旧唐书》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长庆）四年（824），正月辛亥朔，上御殿受朝如常仪。上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疏切谏，上悦，召之，求皋不获。

《旧唐书》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长庆四年(824)。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清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疢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裨万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唐纪五十九》

长庆四年(824)，八月，……壬辰，江王府长史段钊上言，称：前任龙州刺史，近郭有牛心山，山上有仙人李龙迁祠，颇灵应，玄宗幸蜀时，特立祠庙。上遣高品、张士谦往龙州检行，迴奏牛心山有掘断处。群臣言宜须修筑。时方沍寒，役民数万计，东川节度使李绛表诉之。

《旧唐书》卷十七上《本纪第十七上》

宝历元年(825)，八月，……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时有道士刘从政者，说以长生久视之道，请于天下求访异人，冀获灵药，仍以从政为光禄少卿，号升玄先生。

《旧唐书》卷十七上《本纪第十七上》

宝历二年(826)，三月戊辰朔，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待诏。……五月……甲戌，……断酉送到绝粒女道士施子微。……癸未，山人杜景先于光顺门进状，称有道术；令中使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岭南诸州，求访异人。……甲午，……赐兴唐观道士刘从政修院钱二万贯。八月，丙申，……令供奉邀士三十人随浙西处士周息元入内宫之山亭院，上问以

道术，言识张果、叶静能。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疏言息元诞妄，无异于人。……十一月甲子朔，以太清宫道士赵归真充两阶道门都教授博士。

《旧唐书》卷十七上《本纪第十七上》

宝历二年（826），道士赵归真说上以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祷祠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寿数百岁，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师，上馆之禁中山亭。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红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县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等。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

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庭法度。"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宝历二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访闻此水，本因妖僧狂惑，狡计丐钱。数月已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顾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黎甿。昔是时有圣水，宋、齐有圣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从之。敬宗为两街道士赵归真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以祠祷修福，以致长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进邪说。山人杜景先进状，请于江南求访异人。至浙西，言有隐士周息元寿数百岁，帝即令高品薛季稜往润州迎之，仍诏德裕给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还，献疏曰："臣闻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昔轩黄问广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长久？"对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必自清。无劳子形，无摇子精，乃可长生。慎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又云："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玄元语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轩黄发清天之叹，孔子兴犹龙之感。前圣于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圣广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训，修轩黄之术，凝神闲馆，物色异人，将以觐冰雪之姿，屈顺风之清。恭惟圣感，必降真仙。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语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

度思，无出于此。臣所虑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为小术，炫耀邪僻，蔽欺聪明。如文成、五利，一无可验。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诏书，未敢以一人塞诏，实有所惧。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又高宗朝刘道合，玄宗朝孙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岂不以宗庙社稷之重，不可轻易。此事炳然载于国史。以臣微见，倘陛下睿虑精术，必致真隐，唯问保和之术，不求饵药之功，纵使必成黄金，止可充于玩好。则九庙灵鉴，必当慰悦，寰海兆庶，谁不欢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无任兢忧之至。”息元至京，帝馆之于山亭，问以道术。自言识张果、叶静能，诏写真待诏李士昉问其形状，图之以进。息元山野常人，本无道学，言事诞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盗而殂，文宗放还江左。德裕深识守正，皆此类也。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甲辰，僧惟真、齐贤、正简，道士赵归真，并配流岭南，……丁未，……道士纪处玄、杨冲虚，伎术人李元哉、王信等，并配流岭南。……庚申，诏：“……妖妄僧惟贞、道士赵归真等或假于卜筮，或托以医方，疑众扶邪，已从流窜。其情非奸恶，迹涉诖误者，一切不问。……”

《旧唐书》卷十七上《本纪第十七上》

太和七年(833)，冬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翌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起自近代。朕缘相承已久，未可便革，虽置斋会，唯对王源中等暂入殿，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

《旧唐书》卷十七下《本纪第十七下》

文宗(827—840年)

开成五年(840)，九月，……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率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武宗(841—846年)

会昌元年(841)，三月壬申，……造灵符应圣院于龙首池。……六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元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会昌元年(841)，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受法箓。〔道家符箓起于张道陵，盛于寇谦之，崇而信之则后魏世祖、唐武宗也。〕右拾遗王哲上疏切谏，坐贬河南府士曹。〔《考异》曰：《实录》："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于三殿建九天道场，帝亲传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请不度进士、明经为道士，不从。又上书谏求仙事，词甚切直，贬河南府士曹参军。"《旧纪》："以衡山道士刘玄静为崇玄馆学士，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左补阙刘彦谟切谏，贬彦谟河南府户曹。"《实录》，去年九月已命归真建道场，亲受法箓。哲疏言，"王业之始，不宜崇信过笃。"至此又有此事，与《旧纪》刘彦谟事相类。今从《实录》。〕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

会昌三年(843)，五月，……筑望仙观于禁中。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会昌四年(844)，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靡耗生灵，宜尽除去，帝颇信之。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会昌四年(844)，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道士赵归真得幸，谏官屡以为言。丙子，李德裕亦谏曰："归真，敬宗朝罪人，不宜亲近！"上曰："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月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

(会昌)五年(845)，春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帝谓宰臣曰："谏官论赵归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宫中无事，屏去声伎，但要此人道话耳。"李德裕对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帝曰："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炼师。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归真自此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

夏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六月，……奏修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功毕。

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输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八月，制："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寖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致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铲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

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艧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

……

十月乙亥，中书奏：“泗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旧，城垒犹存，威灵皆盛于轩台，风云疑还于丰沛。诚宜百代严奉，万邦式瞻。西汉故事，祖宗尝行幸处，皆令邦国立庙。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四面置宫墙，伏望名为昭武庙，以昭圣祖武功之盛。委怀孟节度使差判官一人勾当。缘圣像年代已久，望令李石于东都拣好画手，就增严饰。初兴功日，望令东都差分司官一员荐告。”从之。

十一月甲辰，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赈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会昌五年(845)。祠部奏赐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

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朝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八月，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

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三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五台僧多已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主客郎中韦博以为事不宜太过，李德裕恶之，出为灵武节度行使。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

（会昌）六年（846），春正月……己丑，……东都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容，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往东都荐

献。……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时年三十三。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史臣曰：……然后遇访道之车，筑礼神之馆，栖心玄牝，物色幽人，将致俗于大庭，欲希踪于姑射。于是削浮图之法，惩游惰之民，志欲矫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见肖衍、姚兴之谬学，不悟秦王、汉武之非求，盖惑于左道之言，偏斥异方之说。况身毒西来之教，向欲千祀讌，蚩蚩之民，习以成俗，畏其教甚于国法，乐其徒不异登仙。如文身祝发之卿，久习而莫知其丑；以吐火吞刀之戏，乍观而便以为神。安可正之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管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贤，惟兴正论。一朝堕残金欲，燔弃胡书，结怨于膜拜之流，犯怒于鄙夫之口。哲王之举，不骇物情，前代存而勿论，实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肃明照，听斯弊矣。

《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会昌六年(846)。冬十月，……甲申，上受三洞法箓于衡山道士刘玄静。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

宣宗(847—859年)

会昌六年(846)。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

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右街添置八所。……”敕旨依奏。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

《旧唐书》卷十八下《本纪第十八下》

大中元年(847)。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国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旧唐书》卷十八下《本纪第十八下》

大中元年(847)。闰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

大中元年(847)，武皇好长生久视之术，大中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汗，上始即位，道士赵归真等杖杀之，罢望仙台院，大中八年，复命修葺之。右补阙陈凝已抗疏论其事，立罢造修，以其院为文思院。

《东观奏记》

大中十一年(857)。九月，……右补阙陈嘏、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廷杰上疏谏遣中使往罗浮山迎轩辕先生。诏曰：“朕以万机事繁，躬亲庶务，访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善能摄生，年龄亦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观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之为诫。卿等位当论列，职在谏司，阅示来章，深纳诚意。”仍谓崔慎由曰：“为吾言于谏官，虽少翁、栾太复生，不能相惑。如闻轩辕生高士，欲与之一言耳。”

《旧唐书》卷十八下《本纪第十八下》

大中十一年(857)。上晚节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

集于罗浮山。[罗浮山在循州博罗县西北三十里。《汉志》曰：浮山自会稽浮来，博于罗山，故曰博罗山，亦曰罗浮山。]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六十五》

(大中)十二年(858)，春正月，……罗浮山人轩辕集至京师，上召入禁中，谓曰："先生遐寿而长生可致乎？"曰："彻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术长生也。"留之月余，坚求还山。

……史臣曰："季年风毒，召罗浮山人轩辕集，访以治国治身之要，其伎术诡异之道，未尝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坚求还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于罗浮山别创一道馆。'集无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固其灾乎？朕有天下，竟得几年？'集取笔写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兴替有数，其若是乎！……"

《旧唐书》卷十八下《本纪第十八下》

大中十三年(859)。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六十五》

僖宗(874—888年)

中和二年(882)。……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鄱阳茶商之子也，久客广陵，熟其人情，炉鼎之暇，[炉鼎，所以炼金石，化丹砂为金银之类。]颇言公私利病，故骈愈奇之，稍加信任。骈旧将毕师铎、张璘、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素为骈所厚，周之欲专权，浸以计去之，骈遂专委兵权，族骘家，绶、瑾、公楚、归礼咸见疏。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纪七十》

光启三年(887)。吕用之在天长也，给杨行密曰："用之有银五万铤，埋于所居，克城之日，愿备麾下一醉之资。"庚戌，行密阅士卒，顾用之曰："仆射许此营银，何食言邪！"因牵下械系，命田頵鞫之，云："与郑杞、董瑾谋因中元夜，邀高骈至其第建黄箓斋，[道书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黄箓大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设醮焉，追忏罪根，冀升仙界，以为功德不可思议，皆谎说也。]乘其入静，[道家所谓入静，即禅家入定而稍异。入静者，静处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静虑，无思无营，冀以接天神。]缢杀之，声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帅诸军推用之为节度使。"是日，腰斩用之，怨家刳割立尽，并诛其族党。军士发其中堂，得桐人，书骈姓名于胸，桎梏钉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唐纪七十三》

文德元年(888)，张守一与吕用之同归杨行密，复为诸将合仙丹，又欲干军府之政，行密怒而杀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唐纪七十三》

昭宗(889—904年)

乾宁三年(896)。水部郎中何迥表荐国子《毛诗》博士襄阳朱朴，才如谢安，道士许岩士亦荐朴有经济才。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纪七十六》

天复元年(901)，道士杜从法以妖妄诱昌、普、合三州民作乱，[《九城志》：普州东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东至合州一百八十里。]王建遣行营兵马使王宗黯将兵三万会东州、武信兵讨之。宗黯，即吉谏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唐纪七十八》

哀帝(905—907年)

天祐二年(905)，四月，……癸卯，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毕，请改为太清宫，从之。……五月己未朔，以星变不视朝，敕曰："天文变见，合事祈禳，宜于太清宫置黄箓道场，可支给斋料。"……己巳，太清宫使柳璨奏："近敕改易宫殿门名，窃以玄元皇帝庙，西京曰太清宫，东京曰太微宫，其太清宫请复为太微宫，臣便给入宫阶。"从之。……六月，……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玄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弘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郊，先谒圣祖庙，弘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大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优诏嘉之。

《旧唐书》卷二十下《本纪第二十下》

五代十国

(907—960年)

后梁(907—923年)

太祖开平元年(907)。五月，……甲午，以西都水北宅为大昌宫，废雍州太清宫，改西都太微宫、亳州太清宫皆为观，诸州紫极宫皆为老君庙。……九月，……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员一大师，仍名玄章；隐言赐紫衣。十月，……内殿开延，召释、道二教对御谈论，宣旨罢之。命台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

《旧五代史》卷三《梁书第三》

均王乾化三年(913)。六月，……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

均王贞明六年(920)，(赵王)镕晚年好事佛及求仙，专讲佛经，受符箓，广斋醮，合炼仙丹，盛饰饲馆宇于西山，每往游之，[镇州西山谓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镕欲求仙，故数往游之。]登山临水，数月方归，将佐士卒陪从者常不下万人；往来供顿，军民皆苦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纪六》

杜光庭，长安人。应《九经》，举不第。时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数游其门。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尊师奏曰："臣观两街之众，道听涂说，一时之后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应圣旨。臣于科场中识《九经》杜光庭，其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识远，且困于风尘，思欲脱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诏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曰广成先生，即日驰驿遣之。及王建据蜀，待之愈厚，又号为天师。光庭尝以《道德》二经注者虽多，皆未能演畅其旨，因著《广成义》八十卷，他术称是，识者多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僭伪列传第三》

乾化三年（前蜀永平三年，公元913）。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杀太子少保唐袭。元膺，（王）建次子也。……元膺为人龈喙龅齿，多材艺，能射钱中孔，尝自抱画球掷，马上驰而射之，无不中。年十七，为皇太子，判六军，创天武神机营，开永和府，置官属。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记事戒之，令"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以保国"。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为之师。

《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第三》

（王衍）尝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状，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乾德）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

宗寿，许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同姓，录之为子。宗寿好

学，工琴弈，为人恬退，喜道家之术，事建时为镇江军节度使。衍既立，宗寿为太子太保奉朝请，以炼丹养气自娱。

《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第三》

蜀主王建欲大用之，为张格所阻，以其切于度世，无心爵禄，赐号广成先生。

《天台县志》

杜光庭在蜀，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王建鼻祖，乃踵开元故事，进崇玉宸君，以配混元上德无号，置阶品，主仪范，号称神仙官府，虚荒诞幻，莫可致诘。

《历代佛祖通载》卷二十

（杜光庭）事蜀先主王建为金紫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太子膺师，迁户部侍郎。

后主（王衍）立，加（杜光庭）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年八十五卒，葬于清都观，赐号广成先生，所著有《壶中集》三十卷及《洞天福地武当山记》、《录异记》、《阴符经注》、《东瀛子墉城集仙录》、《青城山记》、《崇道记》、《混元图传授年载记》、《元门枢要》等书共三十六卷。

《全五代诗·杜光庭传》

是时，天学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刘守光之父）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缁黄，合仙丹，讲术法要。……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第二》

刘哲，字元英，号海蟾子，明经，事燕主刘守光为相，雅喜性命，钦崇黄老，一日有道人……来谒，……为演清静无为之

宗，……海蟾大悟，解印从道，遁迹终南山下。

《陕西通志》

刘铉英，号海蟾子，燕地广陵人，陶真于泰华终南之间，韬光隐曜，人莫能测，后隐代州之凤凰山。

《畿辅通志》

碣石剩谈，载刘海蟾歌云："余缘太岁生燕地，忆昔三光分秀气，草顶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纡朱怀紫金章贵，个个罗衣轻挂体，如今位极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儿女夫人并侍婢，被吾佯醉拨杯×，挈碎珊瑚真玉器，儿女嫌，夫人恶，忘却从前衣饮乐，来朝朝退怒犹存，×儿小过无推托，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救度，辞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

按：海蟾姓刘名哲，勃海人，十六登甲科，仕燕、五十至相位。

《坚瓠集》

后唐(923—935年)

庄宗同光元年(923)。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圣祖玄元皇帝殿前枯桧，再生一枝，图画以进。诏曰："当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应皇家再造之期，显大圆中兴之运。同上林仆柳，祥既叶于汉宣；比南顿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标史册，以示褒嘉"云。

《旧五代史》卷三十《唐书第六》

庄宗同光元年(923)。彗星见舆鬼，长丈余，蜀司天监言国有大灾。蜀主诏于玉局化设道场，〔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记》曰：后汉永寿元年，李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踢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坐，为道陵说

《南北斗经》，既去而坐隐，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经以二十四化上应二十四气，玉局其一也，流俗相传而信奉之。]右补阙张云上疏，以为："百姓怨气上彻于天，故彗星见。此乃亡国之征，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云黎州，卒于道。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二《后唐纪一》

(庄宗)同光二年(924)，春正月，……西京昭应县华清宫道士张冲虚上言，天尊院枯桧重生枝叶。

《旧五代史》卷三十一《唐书七》

庄宗同光三年(925)，(前蜀，王)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袭伪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为咸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游于青城山，驻于上清宫。时宫人皆衣道服，顶金莲花冠，衣画云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则其髻鬌然。又构怡神亭，以佞臣韩昭等为狎客，杂以妇人，以恣荒宴，或自旦至暮，继之以烛。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僭伪列传第三》

庄宗同光三年(925)，九月，蜀主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历丈人观、上清宫，[青城山在蜀州青城县北三十三里。杜光庭曰：岷山连峰接岫，千里不绝，青城山乃第一峰也。丈人观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宫在离台山丈人祠之侧。离台山在岷山上，有天池，晋朝立天宫于上，号上清宫。]遂至彭州阳平化、[彭州蒙阳县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汉州三学山而还。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三《后唐纪二》

明宗天成元年(926)，十月十一日，敕上国两街僧道自前赐师号，不数人而已，至于赐紫，并系特恩。近日诸道州府，因应圣节表荐僧道颇多，宜令中书门下，以后凡有诸处不系应圣节及横荐僧道，不得等闲申发章表，诸引命服师号。

《五代会要》卷十二

明宗天成三年(928)，正月，中书门下奏准假宁令：玄元皇帝降圣节休假三日，据续会要，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伏请准近敕从之。

《五代会要》卷十二

明宗天成四年(929)，十二月，敕崇圣祖，修饰道院，既复其名，固难无额，宜令所可依旧造上清宫牌额，兼京城内全真观改为崇道宫，亦准上给换牌额，以上清宫久无牌额故也。

《五代会要》卷十二

郑遨，字云叟，滑州白马人也。唐明宗祖庙讳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学，敏于文辞。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有拂衣远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与俱隐，其妻不从，遨乃入少室山为道士。其妻数以书劝遨还家，辄投之于史，后闻其妻子卒，一恸而止。遨与李振故善，振后事梁贵显，欲以禄遨，遨不顾，后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闻者益高其行。其后，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徙居华阴，欲求之。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遨殷有钓鱼术，钓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也。节度使刘遨凝数以宝货遗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时以左拾遗、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赐号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与遨同时张荐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学游河朔，后去为道士，通老子、庄周之说。高祖召见，问道家可以治国乎？对曰："道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得其极者，尸居衽席之间可以治天地

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荐明闻宫中奏时鼓，曰：“陛下闻鼓乎？其声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无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赐号通玄先生，后不知其所终。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第二十二》

长兴二年(931)。六月，……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有王霸坛、炼丹井。坛旁有皂荚木，久枯，一旦忽生枝叶。井中有白龟浮出，掘地得石铭，有“王霸裔孙”之文，昶以为已应之，于坛侧建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纪六》

（闽，王）鏻好鬼神、道家之说，道士陈守元以左道见信，建宝皇宫以居之。守元谓鏻曰：“宝皇命王少避其位，后当为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逊位，命其子继鹏权主府事。既而复位，遣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后将安归。”守元传宝皇语曰：“六十年后，当为大罗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册于宝皇，以黄龙见真封宅，改元为龙启，国号闽。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八》

末帝清泰二年(935)，三月，两街功德使奏，每年诞圣节诸道州府奏荐僧尼紫衣师号，今欲量立条式，试讲论科讲经表白各三科，文章应制十三科，持念一科，禅科声赞科，并于本技能中条贯，从之。

《五代会要》卷十二

潞王清泰二年(935)。……十二月，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

（闽，王）昶亦好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而妖人林兴以巫见幸，事无大小，兴辄以宝皇语命之而后行。守元教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八》

〔《五代史补》：……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王审知）之远祖，为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时，爱二皂荚树，因其下筑坛，为朝礼之所，其后丹成冲虚而去。〕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僭伪列传第一》

后晋（936—946年）

高祖天福二年（937），六月，……方士言于闽主，云有白龙夜见螺峰，闽主作白龙寺。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

高祖天福四年（939）。闽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道家以玉清、上清、太清为三清。〕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林兴诈觉，流泉州。望气者言宫中有灾，乙未，闽主徙居长春宫。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

高祖天福四年（939），三月，遣中书赵处玭以板诏征少华山隐郑云叟、玉简山道士罗隐之为拾遗，不至。四月，以云叟为右谏议大夫，隐之赐希夷先生，云叟称疾不起，赐号逍遥先生，仍给致仕官俸禄。

《五代会要》卷十二

齐王天福八年(943)。……二月，……唐主尝梦吞灵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献丹方，以为神而饵之，浸成躁急。左右谏，不听。尝以药赐李建勋，建勋曰："臣饵之数日，已觉躁热，况多饵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论辩中理者，亦敛容慰谢而从之。

唐主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宋后自帘中称叹，以为至言。凡唐主所赐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尝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

(许)坚，字介石，庐江人，有异术，尝往来庐阜茅山间，李璟时(南唐)以异人召不至，后不知所终。

《全五代诗·许坚传》

后汉(947—950年)

高祖乾佑元年(948)。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杨讷，俱以游客于李守贞；守贞为汉所攻，遣元更姓朱，讷更姓李，名平，间道奉表求救于唐，唐谏议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请出兵应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纪三》

后周(951—960年)

世宗显德二年(955)。五月，……甲戌，诏曰："释氏贡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

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隐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祇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祇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以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于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其未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府等三处，祇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养，不听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自

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如有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每年造僧帐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帐，至五月终已前文帐到京。僧尼籍帐内无名者，并勒还俗。其巡礼行脚，出入往来，一切取便。"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旧五代史》卷一百十五《周书第六》

世宗显德二年(955)。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敕额者，敕赐寺院，如慈恩、安国、兴唐之类。]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今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

世宗显德三年(956)。十一月，……戊申，放华山隐者陈抟归山。帝素闻抟有道术，征之赴阙，月余放还旧隐。

《旧五代史》卷一百十六《周书第七》

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

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于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浃旬延遇，宏益居多，白云暂驻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昔唐尧之至圣，有巢、许为外臣，朕虽寡薄，靡遵前鉴。恐山中所阙，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乍反故山，履兹春序，缅怀高尚，当适所宜，故兹抚问，想宜知悉。”即陶谷之词也。初，抟之被召，尝为诗一章，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好事者欣然谓之答诏诗。

《旧五代史》卷一百十九《周书十》

世宗显德三年(956)。帝召华山隐士真源陈抟，〔真源，汉苦县，隋为谷阳县，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为真源县，载初元年改为仙源县，神龙元年复曰真源，属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卫真县。〕问以飞升、黄白之术，〔飞升者，谓羽化而升仙。黄白者，谓炼白金为黄金。〕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戊申，遣还山，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后周纪四》

……(郭)无为，棣州人，方颡鸟喙，好学多闻，善谈辩。尝衣褐为道士，居武当山，周太祖讨李守贞于河中，无为诣军门上谒，询以当世之务，太祖奇之。或谓太祖曰：“公为汉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纵横之士，非所以防微虑远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纳，无为去，隐抱腹山。承钧内枢密使段常识之，荐其材，承钧以谏议大夫召之，遂以为相。

《新五代史》卷七十《东汉世家第十》

北　宋

(960—1127 年)

太祖(960—976年)

开宝二年 (969)，五月，闰月，戊辰，次镇州，召道士苏澄[《考异》《玉壶清话》作苏澄隐。今从《长编》。又《玉壶清话》云赐号颐素先生，今不取。] 入见，谓曰："朕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对曰："京师浩穰，非所安也。"壬申，幸其所居，谓曰："师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养生之术教朕！"对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练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帝悦，厚赐之。

《续资治通鉴》卷五《宋纪·太祖》

开宝五年(972)，九月，是月，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

十一月，癸亥，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

《续资治通鉴》卷七《宋纪·太祖》

开宝五年 (972)，冬十月……甲辰，试道流，不才者勒归俗。

《宋史》卷三《本纪第三》

开宝五年 (972)，闰五月，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

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其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游惰无业者，亦有凶岁无所寄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五月，戊午，诏曰："末俗窃俗冠裳，号为寄褐，虽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谍给公凭，违者捕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住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独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是始与僧同其禁约也。

《燕翼诒谋录》

开宝八年(975)，五月，初，陈乔、张洎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

九月，李从镒至江南谕帝旨，国主欲出降，陈乔、张洎以为城守甚固，北军旦夕当自退，国主乃正。李穆还，帝复命诸将进兵。

及润州平，外围愈急，始谋遣使入贡，求缓兵。道士周惟简，常以冠褐侍讲《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于是张洎荐惟简，复召为给事中，与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同使京师。

《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太祖》

开宝九年(976)，冬，十月，帝不豫。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是夕，帝召晋王入对，夜分乃退。

《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太祖》

苏澄隐字栖真，真定人。为道士，住龙兴观，得养生之术，年八十余不衰老。后唐明宗尝下诏召之，又令宰相冯道致书谕旨，历清泰、天福中继有聘命，并辞疾不至。开运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称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隐不受。当时公卿自冯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镇阳，日造其室与谈宴，各赋诗以赠。周广顺、显德中，绍存问之。

太祖征太原还，驻跸镇阳，召见行宫，命中使掖升殿，谓之曰："京师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累辞诏命，岂怀土耶？"对曰："大梁帝宅，浩穰繁会，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强之，赐茶百斤、绢二百匹。又幸其观，问曰："师年逾八十而气貌益壮，善养生者也。"因问其术，对曰："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悦，赐紫衣一袭、银器五百两、帛五百匹。年仅百岁而卒。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列传第二百二十》

太宗(976—997年)

太平兴国三年(978)，夏四月乙卯朔，命群臣祷雨。召华山道士丁少微。

《宋史》卷四《本纪第四》

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戊子，……尽括僧道隶两京寺观。

《宋史》卷四《本纪第四》

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庚子，华山道士丁少微诣阙献金丹及巨胜、南芝、玄芝。

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归华山。

《宋史》卷四《本纪第四》

太平兴国六年(981)，冬，十月，甲午，苏州太一宫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一，天之贵神也，行度所至之国，民受其福，以数推之，当在吴越分，故令筑宫以祀之。

《续资治通鉴》卷十一《宋纪·太宗》

太平兴国八年(983)，五月，丁卯，诏作太一宫于都城南。

六月，己酉，兖州泰山父老及瑕丘等七县民诣阙请封禅。

《宋史》卷四《本纪第四》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帝谓宰相曰："比闻有僧道还俗应举者，场屋混淆。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教；或止习浮浅文章，殊非务本之道。"甲辰，令诸州禁还俗僧道赴举。进士免贴经，只试墨义二十道，皆以经中正文大义为问题。又增进士及诸科各试发书墨义十道，进士增试律义。

《续资治通鉴》卷十二《宋纪·太宗》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为道士，持斋戒，奉科仪尤为精至。尝隐华山潼谷，密迩陈抟所居，与抟齐名。少微志尚清洁，抟嗜酒适性，其道不同，未尝相往还。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始，卜居山上，起坛场净室，通夕朝礼，五十余年未尝稍懈。太平兴国三年，召赴阙，以金丹、巨胜、南芝、玄芝为献。留数月，遣还山。七年冬卒。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列传第二百二十》

王怀隐，宋州睢阳人。初为道士，住京城建隆观，善医诊。太宗尹京，怀隐以汤剂祇事。太平兴国初，诏归俗，命为尚药奉御，三迁至翰林医官使。三年，吴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诏怀隐视之。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至是，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命怀隐与副使王祐郑奇、医官陈昭遇参对编类。每部以隋太医令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制序，赐名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怀隐后数年卒。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列传第二百二十》

雍熙元年(984)，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

《宋史》卷四《本纪第四》

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唐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义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五年，戚州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令赍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赐抟。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

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与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今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端拱初，忽谓弟子贾德升曰：“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指。抟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诗六百余首。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抟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抟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华阴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意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太中祥符四年，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抟画像，除其观田租。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列传第二百十六》

雍熙二年(985)，二月，丙戌，禁增置寺观。

《续资治通鉴》卷十二《宋纪·太宗》

淳化三年(992)，八月壬申，召终南山隐士种放，不至。

《宋史》卷五《本纪第五》

至道元年(995)正月……丙辰，诏作上清宫成。……以宣祖旧第作洞真宫成。

《宋史》卷五《本纪第五》

真宗(998—1022年)

景德四年(1007)，二月，丙子，加号列子为冲虚至德真人。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宋纪·真宗》

景德四年(1007)，五月，汀州鳗卒王捷，自言于南南遇道人，姓赵氏，授以小环神剑，盖司命真君也。宦者刘承珪以其事闻，帝雍捷名中正。是月，戊申，真君降中正家之新堂，是为圣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告，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

《宋史》卷七《本纪第七》

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正月，乙丑，帝召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对于崇政殿之西序。帝曰："朕寝殿中，帝幕皆青缯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

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命笔志之。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采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虽越月，未敢罢去。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潜令中使往视，回奏云：‘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朕细思之，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又言：“启封之际，宜屏左右。”帝曰“天若谪示阙政，固宜与卿等共畏改悔；若诫告朕躬，朕亦当侧身自修，岂宜隐之而使众不知也！”帝即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对捧以降。王旦跪奉进，帝再拜受书，置与上，复与旦等步导，欲伞盖，撤警跸，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甲戌，兖州父老千二百人诣阙请封禅；丁卯，兖州并诸路进士等八百四十人诣阙请封禅；壬午，文武官、将校、蛮夷、耆寿、僧道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余人诣阙请封禅：不允。自是表凡五上。

《宋史》卷七《本纪第七》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戊申，遣使祠太一，祀玄冥。

《宋史》卷七《本纪第七》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壬戌，诏兖州长史，以天书降

泰山日谓天贶殿建道场设醮，以其日为天贶节，令诸州皆设醮，从知并州刘综请也。丙寅，召宰相至龙图阁观道像，又观崇和殿瑞物凡四百余种，王旦等称贺。是日，以昭应宫兴工，宴丁谓以下，仍赐役卒缗钱。

八月，后宫杜氏，昭宪皇后侄女也。帝禁销金甚严，还自东封，杜氏乃服以迎车驾，帝见之，怒，遂令出家洞真宫为道士。由是天下无敢犯禁者。

冬，十月，甲午，诏天下并建天庆观。时崇奉道教，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张士逊上言："今营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愿因诸旧观为之。"诏从其请。[考异]苏州玄妙观有宝庆二年《重修天庆观记》，高之问撰，云："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诏天下建道观名曰天庆。殿中侍御史张士逊请以旧观改为，毋或扰民。"据碑，似此事在是年七月。但《长编》系于十月，今从之。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八《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四月，辛酉，赐泰山隐居秦辨号贞素先生，放还山。辨自言百三十岁，帝召至京，与语，多言五代事，亦无他奇，但能服食至长年耳。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八《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知河中府杨举正言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壮请车驾亲祀后土，诏不许。

秋，七月，辛丑，文武官、将校、耆艾、道释三万余人诣阙请祀汾阴后土，不允，表三上。

八月，丁未朔，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丁巳，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诸道图经》。辛酉，谒玉清昭应宫。

《宋史》卷七《本纪第七》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己巳，次华州，幸云台观。庚午，宴宣泽亭，紫云如龙，起岳上。召见隐士郑隐、李宁，赐茶果束帛。辛未，次阌乡县，召见道士柴又玄，问以无为之要。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戊辰，发河中府；己巳，次华阴县，幸云台观观陈抟画像，除其观田租。庚午，谒顺圣金天王庙，群臣陪位，遣官分尊庙内诸神。又幸巨灵真君观，并除其田租，宴从官父老于行宫之宣泽楼。召见华山隐士郑隐、敷水隐士李宁，赐隐号曰贞晦先生。辛未，次阌乡县，召承天观道士柴通玄，赐坐，问以无为之要，除其观田租。通玄年百余岁，善服气，语无文饰，多以修身谨行为说云。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工部侍郎种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贻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岔谷，放不答。放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之出守长安，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互相义诮。嗣宗怒，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凡十余族，而放为之首，且述放弟侄无赖，夺编氓厚利，愿赐放终南田百亩，徙放嵩山。疏辞极其丑诋，目放为起魅，且屡遣人责放不法。帝方待放厚，诏工部郎中施护推究，会赦而止。于是放自乞徙居嵩山，诏遣内侍起第赐之。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时义浸薄焉。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

十一月丙申，亲祀玉皇于朝元殿。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八日，帝自言梦见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今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丁丑，崇饰诸州黄帝祠庙。

秋，七月癸巳，上清宫道场获龙于香合中。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诣阙请谒太清宫。

八月庚申，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辛酉，以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丙寅，禁太清宫五皇内樵采。庚午，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冬，十月，甲子，亳州太清宫枯桧再生。真源县菽麦再实。癸酉，谒玉清昭应宫。己卯，作《步虚词》付道门。壬午，降圣节赐会如先天节仪。

十一月，甲寅，判亳州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本。

十二月，己巳，天书扶侍使赵安仁等上奉天书车辂、鼓吹、仪仗。壬申，献天书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应宫及太庙。乙亥，幸开宝寺、上清宫。己卯，幸太一宫。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大中祥符六年(1013)，秋，七月，甲午，景福殿使、新州观察使刘承珪久病，帝为改道家易名度厄之义，改"珪"为"规"。疾甚，再表求罢。承规好伺察，人多畏之。帝崇信符瑞，修饰宫观，承规悉预焉。作玉清昭应宫尤精丽，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及宫成，追赠侍中，命塑像太宗像侧。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一《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八月，庚午，诏加上真元皇帝号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一《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1013)，冬，十月，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祀太清宫。外议籍籍，以为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邪！明皇祸败之迹，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乃诏谕以识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己之言，觉悟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悟，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帝以为："封泰山、祀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为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令、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一《宋纪·真宗》

太清宫。太中祥符六年(1013)，亳州父老、道释、举人三千三百十六人诣阙，请车驾朝谒太清宫，宰臣帅百官表请。诏以明年春亲行朝谒礼。命参知政事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

判亳州，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权三司使林特计度粮草。礼仪院言："按唐太清宫令，奠献用碧币，同人灵，故不用玉。今详太上老君，宜同天神用玉。昨荐献圣祖大帝用四圭有邸。"诏用花璧，太清宫用竹册一副。丁谓言："太清宫封藏太上老君宝册，请用玉匮各一副，……"以王旦为奉祀大礼使，向敏中为仪仗使，王钦若为礼仪使，陈尧叟为卤簿使，丁谓为桥道顿递使。又以王旦为天书仪卫使，王钦若同仪卫使，丁谓副之，兵部侍郎赵安仁为扶侍使，入内副都知张继能为扶侍都监。帝朝谒玉清昭应宫，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

七年正月十五日，发京师。十九日，至奉元宫，斋于迎禧殿。二十一日，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夜漏上五刻，天书扶侍奉天书赴太清宫。三鼓，帝乘玉辂，驻大次。三鼓，奉天书升殿，改服衮冕，行朝谒之礼，相王元傌为亚献，荣王元俨为终献。帝还大次，太尉奉册宝于玉匮，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宝，纳于醮坛石匮，将作监加石盖其上。群臣称贺于大次。分命辅臣荐献诸殿，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真源曰卫真县。车驾次亳州城西，谒新立圣祖殿酬拜。至应天府朝拜圣祖殿，诏号曰鸿庆宫，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驾至自亳州，百官迎对于太一宫西之幄殿，有司以卫真灵芝二百舆洎白鹿前导天书而入。帝服衮袍，乘大辇，备仪卫还宫。

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谓辅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

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命笔识之。自十三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适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王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亲奉安舆，导至道场，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缄书甚密，快以利刀方起。帝跪受，复授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毕，帝复跪奉，藴以所缄帛，盛以金匮。旦等称贺于殿之北庑。丙寅，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帝与辅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丁卯，有司设大次朝元殿之西廊，黄麾仗，官县、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鞾袍升殿，酌献三清天书。礼毕，步导入内。戊辰，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

四月辛卯朔，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钦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红紫云气，渐成华盖，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于灵液亭北，见黄素书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识，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睹上有御名，驰告钦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诣阙。"帝御崇正殿，趣召辅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复梦乡者神人言：'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宜斋戒祗受。'朕虽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异即上闻。朕今得其奏，果与梦协。上天眷佑，惟惧不称。"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动天，感应昭著，臣等不胜大庆。"再拜称

贺。己亥，迎导天书，安于含芳园之正殿。辛丑，帝致斋。翌日，备法驾诣殿再拜受，授陈尧叟启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读讫，复奉以升殿。

九月甲子，告太庙，奉安天书朝元殿，建道场。……

天禧元年正月，诏以十五日行宣读天书之礼。前二日，斋于长春殿，以王钦若为宣读天书礼仪使。有司设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录本天书于东，圣祖板位于西，建金箓道场三昼夜。其日三鼓，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诣道场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服升殿。摄中书令恽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谨与宰臣等宣读天书，讲求圣意，虔思睿训，抚育生民。"……

帝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语辅臣曰："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雾起，须臾雾散，由西陛升，见侍从在东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称贺。即召旦等至延恩殿，历观临降之所，并布告天下。……

《宋史》卷一百四《志第五十七》

大中祥符七年(1014)，春，正月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

丙午，次奉元宫。判亳州丁谓献白鹿一，芝九万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册宝。己酉，朝谒太清宫。天书升辂，雨雪倏霁，法驾继进，佳气弥望。是夜，月重轮，幸先天观、广灵洞霄宫。曲赦亳州及车驾所经流以下罪。升亳州为集庆军节度，减岁赋十之二。改奉元宫为明道宫。

五月壬辰，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乙未，又为天书刻玉使。

九月辛卯，尊上玉皇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辛丑，幸五岳观。

冬，十一月乙酉，……玉清昭应宫成。

十二月，己未，作元符观。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大中祥符七年(1014)，九月，辛卯，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以来年正月一日躬申荐告。

冬，十月，甲子，玉清昭应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初料功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以夜继昼，每绘一壁给二烛，遂七年而成。军校工匠，第赏者九百余人。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一《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正月壬午朔，谒玉清昭应宫，奉表告尊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奉安刻玉天书于宝符阁，……庚寅，置清卫二指挥奉宫观。乙未，皇女入道。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大中祥符九年(1016)，春，正月丙辰，置会灵观使，以丁谓为之，加刑部尚书。

五月丁巳，向敏中为宫观庆成使。

六月戊寅，幸会灵观，宴祝禧殿。

秋，七月丁卯，幸太乙宫、天清寺。

八月丙戌，制玉皇圣号册文。……壬辰，群臣请受尊号册宝，表五上，从之。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壬辰，命修景灵宫副使林特诣兖州景灵宫太极观设醮，以营建毕故也。宫观总一千三百二十二区。

三月庚午，亳州言明道宫成，总四百八十区。诏遣内侍设醮。

六月癸巳，京畿蝗，命辅臣诣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建道场以祷之。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二《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冬，十月，初，祠部员外郎吕夷简提点两浙路刑狱，时京师大建宫观，伐林木于南方，有司责期令峻急，工徒至有死者，诬以亡命，收系妻子；夷简疏请缓役，从之。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三《宋纪·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一月，……先是帝方崇符瑞，而普请罢天下醮设，岁可省缗钱七十余万以赡国用，遂忤帝意。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三《宋纪·真宗》

天禧元年(1017)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天帝宝册、衮服。乙卯，宰相读天书于天安殿，遂幸玉清昭应宫，作《钦承宝训述》示群臣。壬戌，诏以四月旦日

为天祥节。丙寅，命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天禧二年(1018)，四月丁未，灵泉出京师，饮者愈疾。作祥源观。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天禧三年(1019)，六月甲午，左仆射、平章事王钦若，罢为太子太保。时钦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钦若自辩，乞下御史台覆实。帝不悦，曰："国家置御史台，固为人辨虚实邪！"钦若惶恐，因求出藩。会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尝出入钦若家，得钦若所遗诗及书。帝以问钦若，钦若谢不省，遂罢相。寻命判杭州。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四《宋纪·真宗》

天禧三年(1019)，八月丁亥，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天禧三年(1019)，八月，辛卯，太白昼见。大会释、道于天安殿，建道场，凡万三千余人。己亥，帝临视，以药银铸大钱，面赐之。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四《宋纪·真宗》

天禧四年(1020)，春正月……己巳，幸元符观。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天禧五年(1021)。七月戊寅，新作景灵宫万寿殿。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乾兴元年(1022)，秋，七月，初，女道士刘德妙，尝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具言："谓尝教

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始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复教云："上即问若所事何知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当知之。"谓又作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语涉妖诞。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宋纪·真宗》

赞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

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觊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也。父诩，史部令史，调补长安主簿。放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不与群儿戏。父尝令举进士，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未几父卒，数兄皆干进，独放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

放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粟乏绝，止食芋栗。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

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泝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图氏，尝裂佛经以制帷帐。所著《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录》，人颇称之。多为歌诗，自称"退士"，尝作传以述其志。

……

（咸平）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言放隐居三十年，不游城市十五载，孝行纯至，可励风俗，简朴退静，无谢古人。复诏本府遣官诣山，以礼发遣赴阙，赍装钱五万，放辞不起。明年，齐贤出守京兆，复条陈放操行，请加旌赍。即赐诏曰："汝隐居丘园，博通今古，孝悌之行，乡里所推，慕古人之遗荣，挹君子之常道。屡览守藩之奏，弥彰遁世之风，载渴来仪，副予延伫。今遣供奉官周旺赍诏，召汝赴阙，赐帛百匹、钱十万。"九月，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徐皆谦让不对。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大官供膳。翌日，表辞恩命。……六年春，再表谢暂归故山，诏许其请。

景德元年十月，来朝，言归山之久，请计月不受奉，诏特给之。……放每至京师，衆雍生徒多就而受业。二年，擢为右谏议大夫。表乞嵩山养疾，许之。

四年正月，复来朝，从祠汾阴，拜工部侍郎。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诒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岩谷，放不答。放终身不娶，尤恶嚣杂，故京城赐第为择僻处。然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鬻市者，

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止戒语近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无知者。"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曰：《议道》、《议德》、《议刑》、《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政》、《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

八年十一月乙丑，晨兴，忽取前后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列传第二百一十六》

赵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获港旁，以鬻茗为业，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诣青华观，许为道士。后梦一人状貌魁伟，纶巾素袍，鬓发斑白，自云姓阴，引之登高山，谓曰："汝有道气，吾将教汝辟谷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啗，梦中食之。及觉，遂不食，神气清爽，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岁余，复梦向见老人，教以篆书数百字，寤悉能记。写以示人，皆不能识。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箓耳。"尝为《元道歌》，言修练之要。知州王涧表其事，太宗召赴阙，亲问之，赐道士服，改名自然，赍钱三十万。月余遣还，住青华观。后因病，饮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诏曰："如闻自然颇精修养之术。"委发转使杨覃访其行迹，命内侍武永全召至阙下，屡得对，赐紫衣，改青华观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还侍养，许之。

大中祥符中，又有郑荣者，本禁军，戍壁州还，夜遇神人谓曰："汝有道气，勿火食。"因授以医术教人。七年，赐名自清，度为道士，居上清宫。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饼给焉。

又有秦州民家子赵抱一者，常牧牛田间。一夕，有叩门召

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气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绝顶，见数人会饮，音乐交奏，与人间无异。抱一骇而不测。会巡检使过其下，闻乐声，疑群盗欢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则无所睹，抱一独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经夕，若俄顷。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素不习文墨，口占辞句，颇成篇咏，有道家之趣。遂不亲农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师，犹草角，诏赐名，度为道士。自是间岁或一至京师，常令居太一宫，与人言多养生事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列传第二百二十》

贺兰栖真，不知何许人。为道士，自言百岁。善服气，不惮寒暑，往往不食；或时纵酒，游市廛间，能啖肉至数斤。始居嵩山紫虚观，后徙济源奉仙观，张齐贤与之善。景德二年，诏曰："师栖身岩壑，抗志烟霞，观心众妙之门，脱屣浮云之外。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久怀上士，欲觐真风，爰命使车，往申礼聘。师其暂别林谷，来仪阙庭，必副招延，无惮登涉。今遣入内品李怀赟召师赴阙。"既至，真宗作二韵诗赐之，号宗玄大师，赉以紫服、白金、茶、扇、香、药，特蠲观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几，求还旧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时大雪，经三日，顶犹热，人多异之。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紫逋玄字又玄，陕州闵乡人。为道士于承天观。年百余岁，善辟谷长啸，唯饮酒。言唐末事，历历可听。太宗召至阙下，恳求归本观。真宗即位，屡来京师。召对，语无文饰，多以修身慎行为说。祀汾阴，召至行在，命坐，问以无为之要。所

居观即唐轩游宫，有明皇诗石及所书《道德经》二碑。上作二韵诗赐之，并赍以茶、药、束帛。诏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遗表，自称罗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张守元、李守一诣阙，以龟鹤为献；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阙而坐，迟明卒。

……（华山隐士郑）隐以经术为业，遇道士传辟谷炼气之法，修习颇验，居华山王刁岩逾二十年，冬夏常衣皮裘。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甄栖真字道渊，单州单父人。博涉经传，长于诗赋。一应进士举，不中第，叹曰："劳神敝精，以追虚名，无益也。"遂弃其业，读道家书以自乐。初访道于牢山华盖先生，久之出游京师，因入建隆观为道士。周历四方，以药术济人，不取其报。祥符中，寓居晋州，性和静无所好恶，晋人爱之，以为紫极宫主。

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为许元阳，语之曰："汝风神秀异，有如李筌。虽老矣，尚可仙也。"因授炼形养元之诀，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艰，汝勉之。"栖真行之二三年，渐反童颜，攀高蹑危，轻若飞举。乾兴元年秋，谓其徒曰："此岁之暮，吾当逝矣。"即宫西北隅自凿殡室。室成，不食一月，与平居所知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纸衣卧砖塌卒。人未之奇也。及岁久，形如生，众始惊，传以为尸解。

栖真自号神光子，与隐人海蟾子者以诗往还。论养生秘术，目曰《还金篇》，凡两卷。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仁宗（1023—1063年）

天圣元年(1023)，二月壬戌，减诸节斋醮道场。

十一月丁酉，……禁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南路巫觋挟邪术害人者。

《宋史》卷九《本纪第九》

天圣元年(1023)，二月，初，祥符天书既降，建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及真宗诞节，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内外为斋醮，京城之内外，一夕数处。帝即位，并太后诞节亦如之，糜费甚众。至是或以为言，而宰相冯拯，因奏海内久安，用度宜有节，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即诏礼仪院裁定。礼仪院请帝及太后诞节、本命宜如旧，他节命八宫观迭醮。旧一岁醮四十九，请损为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请损为五百，斋官第给汤茗。诏增醮分为千二百，余悉可。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宋纪·仁宗》

天圣二年(1024)，秋，七月，初，禁寺观毋得市田。及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银三千两，令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仍不得为例。由是寺观稍益市田矣。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宋纪·仁宗》

天圣二年(1024)，九月辛卯，祠太一宫，赐道左耕者茶帛。十一月……乙未，朝飨玉清昭应、景灵宫。

《宋史》卷九《本纪第九》

天圣七年(1029)，二月，闰月戊申，禁京城创造寺观。

秋七月癸亥，以玉清昭应宫灾，遣官告诸陵，诏天下不复缮修。乙酉，罢诸宫观使。

《宋史》卷九《本纪第九》

天圣七年(1029)，二月，闰月，戊申，禁京城创造寺观。时

都人厌土木之劳，及诏下，咸喜。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七《宋纪·仁宗》

天圣八年(1030)，五月甲寅，赐信州龙虎山张乾曜号澄素先生。

《宋史》卷九《本纪第九》

天圣八年(1030)，五月，甲寅，赐信州龙虎山张道陵二十五世孙乾曜号虚靖先生。〔考异〕《宋史》作澄素先生，王氏《续鉴》从之。今据《长编》作虚靖。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七《宋纪·仁宗》

天圣九年(1031)，九月癸亥，祠西太一宫，赐道左耕者茶帛。

《宋史》卷九《本纪第九》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乙卯，废皇后郭氏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

《宋史》卷十《本纪第十》

景祐元年(1034)，六月……闰月……乙亥，毁天下无额寺院。

八月……壬申，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入道，杨氏安置别宅。

《宋史》卷十《本纪第十》

景祐元年(1034)，冬，十月，癸酉，以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清悟为金庭教主、冲静元师。美人杨氏听入道，赐名宗妙。并居安和院，仍改赐院名曰瑶华宫。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九《宋纪·仁宗》

宝元二年(1039)，五月……己亥，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

《宋史》卷十《本纪第十》

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时陕西用兵，调费日广，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论三冗三费："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数，三冗也。道场斋醮，无日不有，皆以祝帝寿、祈民福为名；宜取其一二不可罢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则一费节矣。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故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他处，帐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生蠹齐民；请一切罢之，则二费节矣。使相、节度不隶藩要，取公用以济私家；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

臣闻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俭，风示四方，衣服靡腊，无溢旧规，请自乘舆始；锦采珠玉，不得妄费，请自后宫始。"

《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宋纪·仁宗》

康定元年(1040)，八月，戊戌，罢天下寺观用金箔饰佛像。

《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宋纪·仁宗》

皇祐五年(1052)，春，正月，丁巳，会灵观火，道士饮酒殿庐，即醉而火发。居宇神像悉焚，独三圣御容得存，乃诏权奉安于景灵宫。谏官贾黯言："天意所欲废，当罢营缮，赦守卫罪，以示儆惧修省之意。"

六月，丙戌，新修集禧观成。初，会灵观火，更名曰集禧，即旧址西偏复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三《宋纪·仁宗》

至和二年(1055)，冬，十月，戊戌，监修南京鸿庆宫内臣请于本宫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宫观，所以为民祈福，岂

可劳民自为邪！其遇本命道场日，止令设板位祠之。”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五《宋纪·仁宗》

嘉祐四年(1059)，三月，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诏天下州军，凡僧百人得岁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势也。”诏从之。至和初，陈执中执政，因乾元节，听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为不可，复行旧制。贾昌朝在北京，奏：“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乞皆取乡贯保任，方听收纳。”诏从之，京师尼僧大以为患。至是有中旨，复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师僧寺弟子不复更取保任，僧徒大喜，争为道场以答上恩。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七《宋纪·仁宗》

嘉祐四年(1059)，秋，七月，丙午，出后宫彭城县君刘氏于洞真宫，为法正虚妙大师，赐名道一。后又坐罪削发为妙法院尼。

初，刘氏在掖廷，通请谒为奸，御史中丞韩绛密以闻，帝曰：“非卿言，朕不知此。”后数日，有是命。刘氏及黄氏，在十阁中尤骄恣，于是升黄氏皆出之。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宋纪·仁宗》

嘉祐七年(1062)，九月，己酉，朝飨景灵宫。庚戌，飨太庙。辛亥，大飨明堂，大赦。

令天下系帐存留寺观及四京管内虽不系帐而舍屋百间以上者，皆特赐名额。谏官司马光言：“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是以国家著令，有创造寺观百间以上者，听人陈告，科违制之罪，仍即时毁撤。盖以流俗戆愚，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故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违法令，擅造寺观及百间以上，则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可矣，

其栋宇瓦木，犹当毁撤，没入县官。今既不毁，又明行恩命，赐之宠名，是劝之也，今立法以禁之于前，而发赦以劝之于后，恐自今以往，奸猾之人，将不顾法令，依凭释、老之教以欺诱愚民，聚敛其财，广营寺观，务及百间，以冀后赦之恩，不可复禁矣。伏望追改前命，更不施行。”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宋纪·仁宗》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修，修性卞严寡合，虽之才亦频在诃怒中，之才事之益谨，卒能受《易》。时苏舜钦辈亦从修学《易》，其专授受者惟之才尔。修之《易》受之种放，放授之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之才初为卫州获嘉主簿、权共城令。时邵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养父。之才叩门来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雍曰：“简策之外，未有迹也。”之才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雍再拜愿受业，于是先示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其后雍卒以《易》名世。

之才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图荣进。”石延年独曰：“时不足以容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

……会延年与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兵河东，辟之才泽州签署判官。泽人刘义叟从受历法，世称“义叟历法”，远出古今上，有杨雄、张衡所未喻者，实之才授之。

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官舍，庆历五

年二月也。时尹洙兄渐守怀，哭之才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之才归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九十》

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

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雍，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份赐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赐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

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神宗(1068—1085年)

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独秉事，帝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宋纪·神宗》

元丰八年(1085)，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帘于福宁殿，谕珪等曰："皇子性庄重，从学颖悟，自皇帝服若，手写佛书，为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书字极端谨，珪等称贺，遂奉制立为皇太子。

《宋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元丰八年(1085)，六月，(程)颢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惇颐论学，遂厌科举，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颢卒，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之曰："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

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宋纪·神宗》

哲宗(1086—1100年)

元祐二年(1087)，春正月……戊辰，诏：举人程试，主司毋得于《老》、《庄》、《列子》书命题。

《宋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元祐二年(1087)，春，正月，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书。考试官以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宋纪·哲宗》

元祐六年(1091)，冬，十月……庚午，朝献景灵宫。

十一月，壬辰，作《元祐观天历》。

《宋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元祐八年(1093)，八月……丁卯，祷于岳渎、宫观、祠庙。

《宋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绍圣三年(1096)，九月，婕妤刘氏，明艳冠后庭，且多才艺，有盛宠，见皇后不循列妾礼。会后女福庆公主疾，后有姊颇知医，尝医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药弗效，乃持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后警曰：“姊宁不知宫中禁严，与外舍异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于帝前。宫禁相传厌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纸钱在旁，后顾视，颇恶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来，益有疑心。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句当御药院苏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

宦官、宫妾几三十人，掠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狱成，命侍御史董敦逸复录，罪人过庭下，气息仅属，无一人能出声者。敦逸秉笔疑未下，郑随等以言胁力。敦逸畏祸及己，乃以奏牍上。乙卯，诏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宋纪·哲宗》

绍圣三年(1096)，九月……乙卯，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名冲真。

《宋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徽宗(1101—1125年)

崇宁二年(1103)，春，正月，己丑，诏许茅山道士刘混康修建道观，仍令直奏灾福，无得隐匿。混康有节行，颇为神宗所敬重，故帝礼信之。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宋纪·徽宗》

崇宁四年(1105)，八月，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乙酉，诣宫酌献。

《宋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崇宁四年(1105)，五月，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虚靖先生，汉张道陵三十八孙也。张氏自是相袭为山主，传授法箓者，即度为道士。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宋纪·徽宗》

崇宁五年(1106)，秋，七月，甲寅，茅山道士刘混康加号葆真观妙冲和先生。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宋纪·徽宗》

大观元年(1107)，二月，己未，诏令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

在尼上。

凤翔府于仙姑，授清真冲妙先生。寻遣李环赍御封香往凤翔太平宫等处道场，因就宣于仙姑赴阙。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余，状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帝诵《大洞经》，举首，见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尝具饭招仙姑，见大猫，指而问京曰："识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讽京，京大不乐。帝尝问仙姑致太平之期，对曰："当用贤人。"帝曰："贤人谓谁？"曰："范纯粹也。"帝以语京，京曰："此元祐臣僚所使。"遂逐之。于是士大夫争言虞仙姑亦入元祐党矣。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宋纪·徽宗》

大观元年(1107)，赦道士位居僧上。

《佛祖统纪》卷四十六

大观二年(1108)，三月，庚申，班《金箓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

五月，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刘混康卒，特赠大中大夫。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宋纪·徽宗》

大观四年(1110)，春，正月……辛酉，诏：士庶拜僧者，论以大不恭。四月……丙申，立感生帝坛。五月壬寅，停僧牒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朝景灵宫。丙寅，飨太庙。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政和二年(1112)，春，正月，癸未，诏："释教修设水陆及祈禳道场，辄特道教神位相参者，僧尼以违制论；主者知而不举，与同罪。著为令。"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宋纪·徽宗》

政和三年(1113)，三月，甲戌，左街道录徐知常，特授冲

虚先生。辛巳，诏濮州王老志赐号安泊处士。老志，濮之临泉人，隶东京转运司为书吏。自言常遇锺离真人授内丹要诀，弃妻子，结草为庐，施病者药，喜与人言休咎，颇藉藉有闻，故有是命。

九月，辛卯，召王老志赴阙，丁酉，封为洞微先生。老志所居地必生花，谓之地锦。至京师，馆蔡京赐第南园，士大夫阗门。数召对禁中，帝手书观妙明真之号赐之。

冬，十月，戊申朔，元观法师程若清（虚），封宝箓先生。

十一月，帝有事于南郊，蔡攸为执绥官。玉辂出南薰门，帝忽曰："玉津园东若有楼台重复，是何处也？"攸即奏："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皆去地数十丈。"顷之，帝又问曰："见人物否？"攸即奏："有道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乙酉，遂以天神降，诏告在位，作《天真降临示见记》。帝常梦被召，如在藩邸时，见老君坐殿上，仪卫如王者，谕帝曰："汝以宿命，当与吾教。"帝受命而出，梦觉，记其事。及是冬祀，王老志亦从。帝在太庙小次中，老志曰："陛下昔梦，尚记之乎？时臣在帝旁也。"黎明，出南薰门，见天神降于空中，仪者谓老志所为。道教之盛自此始。

冬，十月，戊辰，诏："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

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宋纪·徽宗》

政和三年(1113)。四月……乙巳，以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冬十月，戊辰，诏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冬，十一月，辛巳，朝献景灵宫。壬午，缮太庙，

加上神宗谥曰体元显道法右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上哲宗谥曰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升端州为兴庆府。乙酉，以天神降，诏告在位，作《天真降临示现记》。

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政和三年(1113)，四月，玉清昭阳宫成，奉安道像，上诣宫行礼。……时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赐号冲虚先生，徐守信赐虚静先生，刘混康赐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后并赠太中大夫。

《历代佛祖通载》卷十九

政和四年(1114)，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阶，凡二十六等。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政和四年(1114)，春，正月，置道阶凡二十六等，先生、处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视中大夫至将士郎级。

《历代佛祖通载》卷十九

政和四年(1114)，三月，辛卯，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宋纪·徽宗》

政和四年(1114)，王道坚，龙虎山道士，政和间，徵赴阙，馆于太一宫，……时方校定道藏经，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经。

《玄品录》卷五

政和五年(1115)，夏，四月，甲辰，作葆真宫。丁未，诣景

灵宫。十月，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昔为冲隐处士。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政和五年(1115)，冬十月，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昔为冲隐处士。仔昔，豫章人，自言遇许逊真君，授以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祸福。王老志死后，仔昔来都下，帝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蔡京第，因有是命。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宋纪·徽宗》

政和六年(1116)，春，正月……丁未，置道学。夏四月乙丑，会道士于上清宝箓宫。九月辛卯朔，诣玉清和阳宫，上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徽号宝册。丙申，赦天下。命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十一月丁酉，朝献景灵宫。戊戌，飨太庙。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政和六年(1116)，二月，壬申，令道教改隶秘书省。癸未，诏："访闻棣州士人刘栻，蔬食葆神，虚心契道，人之隐奥，洞然照知，处方书符，每有应验。可令敦遣赴尚书省审验外，于上清宝箓宫安下，仍给路费驿券递马，无令失所。"

夏，四月，乙丑，会道士于上清宝箓宫。宫建于景龙门，对晨晖门，密连禁署，用道士林灵素言也。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宋纪·徽宗》

政和七年(1117)，春，正月，乙未，令："天下道士，与免阶墀迎接衙府，宫观科配借素骚扰；郡官、监司相见，依长老法。"

二月，甲子，诏通真先生林灵素于上清宝录宫宣谕清华帝君降临事。初，刘混康、虞仙姑、王老志、王仔昔，皆为帝所礼，

然其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灵素至，乃以事归之于帝，而曰己独佐之，每自号小吏佑治，故上下莫有功其非者。然灵素实无术，徒敢为大言。是时帝兴道教将十年，独思未有一厌服群下者。灵素因希指造为清华帝君夜降宣和殿事，假帝诰天书云篆。帝乃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俾灵素宣谕其事。左街道箓傅希烈等，皆作记上之。

辛未，诏天下："天宁万寿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仍于殿上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圣像。"

乙亥，幸上清宝箓宫，命灵素讲道经。自是每设大斋，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令士庶入殿听讲，帝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杂以捷给嘲诙，以资媟笑。复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箓，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从之。

夏，四月，庚申，帝讽道录院曰："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闵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帝允所请，令弟青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众臣及道箓院上表册之，然止用于教门章疏，而不施于政事也。教主道君皇帝者，既长生大帝君，道教五宗之一，所谓神化之道，感降仙圣，不系教法之内者也。

~~五月，辛卯，命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录院。~~

~~秋，七月，丁亥朔，令："僧徒如有归心道门，愿改作披戴为道士者，许赴辅正司陈诉，立赐度牒、紫衣。"~~

八月，丙辰朔，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奏："庄、列、亢桑、文子，

皆著书以传后世。今《庄》、《列》之书已入国子学，而《亢桑子》、《文子》未闻颁行，乞取其书，精加雠定，列于国子之籍，与《庄》、《列》并行。"从之。

十二月，辛未，御笔改《老子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宋纪·徽宗》

政和七年(1117)。二月……甲子，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辛未，改天下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乙亥，幸上清宝箓宫，命林灵素讲道经。

夏四月庚申，帝讽道箓院上章，册已为教主道君皇帝，止于教门章疏内用。

五月，己丑，如玉清和阳宫，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号宝册。辛卯，命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箓院。癸卯，改玉清和阳宫为玉清神霄宫。

六月，壬午，诏禁巫觋。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二十一》

政和七年(1117)，四月，诏道箓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为太霄神君，悯中华被金狄之难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上表，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于教门上。"以释教经六千卷内恶谈毁诃，诋谤道、儒二教，命近臣于道箓院看详，取索焚弃之。

《历代佛祖通载》卷十九

王老志，濮州临泉人。事亲以孝闻。为转运小吏，不受赂谢。遇异人于丐中，自言吾所谓锺离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时为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仆卿王襄以其名闻。召至京师，馆于蔡京第。尝缄书一封至帝所，徽宗启读，乃昔岁秋中与乔、刘二妃燕好之语也。帝由是稍信之，封为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后卒应者十八九，故其门如市。京虑太甚，颇以为戒；老志亦谨畏，乃奏禁绝之。尝献乾坤鉴法，命铸之。既成，谓帝与皇后他日皆有难，请时坐鉴下，思所以儆惧消变者。

明年，见其师，责以擅处富贵，乃丐归，未得请，病甚，始许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归濮而死。诏赐金以葬，赠正仪大夫。

初，王黼未达时，父为临泉令，问黼名位所至，即书"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涂去之，曰："恐泄机也。"黼败，人乃悟。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王仔昔，洪州人。始学儒，自言遇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政和中，徽宗召见，赐号冲隐处士。帝以旱祷雨，每遣小黄门持纸求仔昔书，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仔细书"焚符汤沃而洗之"。黄门惧不肯受，强之，乃持去。盖帝默祝为宫妃疗赤目者，用其说一沃，立愈。进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宝箓宫。献议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于禁中建圆象徽调阁以贮之。

仔昔资倨傲，又少憨，帝常待以客礼，故其遇巨阉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己。及林灵素有宠，忌之，陷以事，囚之东太一宫。旋坐言语不逊，下狱死。仔昔之得罪，宦者冯浩力最多。未死时，书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后浩南窜，至上蔡被诛。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林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学，苦其师箠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

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贵，徽宗访方士于左道录徐知常，以灵素对。既见，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谓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及诸巨阉皆为之名。贵妃刘氏方有宠，曰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赉无算。

建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省。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浸浸造为青华正书临坛，及火龙神剑夜降内宫之事，假帝诰、天书、云篆，务以欺世惑众。其说妄诞，不可究质，实无所能解。惟稍识五雷法，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录，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帝设幄其侧，而灵素升高正坐，问者皆再拜以请。所言无殊异，时时杂诋谐嘲谑以资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遂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始欲尽废释氏以遏前憾，既而改其名称冠服。

灵素益尊重，升温州为应道军节度，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都人称曰"道家两府"。本与道士王允诚共为怪神，后忌其相轧，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灵素厌胜。方率其徒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将击之，走而免。帝知众所怨，始不乐。

灵素在京师四年，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剑避。太子入诉，帝怒，以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几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而已死。遗奏至，犹以侍从礼葬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重和元年(1118)。三月，丁酉，知建昌陈并等改建神霄宫不虔及科决道士，诏并勒停。

夏四月，己卯，诏：每岁以季秋亲祠明堂，如孟月朝献礼。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为贞元节。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诏诸路选漕臣一员，提举本路神霄宫。丁亥，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壬辰，班御制《圣济经》。以青华帝君八月九日生辰为元成节。

八月，辛酉，诏班御注《道德经》。

九月，丙戌，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辛丑，诏：祝中大夫林灵素，祝中奉大夫张虚白，并特授本品真官。

冬十月，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重和元年(1118)，三月，丁酉，知建昌陈并等改建神霄宫不虔及科决道士，诏并勒停。

夏，四月，己卯，诏："每岁以季秋亲祀明堂，如孟月朝献礼。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为真元节。"辛巳，道录院上看详释经六千余卷，内诋谤道、儒二教恶谈毁词，分

为九卷，乞取索焚弃，仍存此本，永作证验；又，林灵素上《释经诋诬道教议》一卷，乞颁降施行；并从之。

五月，丁亥，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虚白，南阳人，通太乙六壬术，帝召管太一宫，恩赉无虚日，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出入禁中，终日论道，无一言及时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帝每以张胡呼之而不名。壬辰，颁御制《圣济经》，以青华帝君八月生辰为元成节。

八月，戊午，知兖州王纯奏乞命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论题，从之。庚午，诏："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令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其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每岁试经拨放。州县学道之士，初入学为道徒，试中升贡，同称贡士。到京，入辟雍，试中上舍，并依贡士法。三岁大比，许澜翰就殿试，当别降策问，庶得有道之士以称招延。"辛未，资政殿大学士、知陈州邓洵仁，奏乞选择《道藏经》数十部，先次镂板，颁之州郡，道录院看详，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妇女辄入僧寺，诏令吏部申明行下。

九月，颁《御注道德经》，刻石神霄宫。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壬寅，诏："视中大夫林灵素，视见〔中〕奉大夫张虚白，并特授本品真官。"乙亥，给事中赵野奏乞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宫兼充，从之。

冬，十月，癸卯，帝如上清宝箓宫，传度玉清神霄秘箓，会者八百人。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观，给田

亦不下数百千顷。贫下之人，多买青布幅巾以赴，且得一饭餐及衬施钱三百。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之名。

十二月，己卯，诏："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无稽据，宜复旧名。"狂人，指王仔昔也。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宋纪·徽宗》

宣和元年(1119)，春，正月，己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三月，己未，诏天下知宫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甲子，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

五月，丁未，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壬申，班御制《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

六月，甲申，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仍行册命，配享混元皇帝。

八月，丁酉，以神霄宫成降德音于天下。

九月，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宣和元年(1119)，春，正月，己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所有僧录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录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隶属道德院，蔡攸通行提举。天下州府僧正司可并为德士司。"寻又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时林灵素欲废释氏以逞前憾，请悉更其号，故有是命。

三月，诏："天下知宫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甲子，知登州宗泽，坐神霄宫不敬，除名，编管。

五月，丁未，诏："德士许入道学，依道士法。"

六月，甲申，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仍用册命，配享混元皇帝。

十一月，壬申，放林灵素归温州。释氏既废，灵素益尊重，官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都人称曰"道家两府"。灵素与道士王允诚共为怪神，后忌其相轧，毒之死。都城暴水，遣灵素厌胜，方率其徒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将击之，走而免；帝知众所怨，始不乐。灵素姿横不恢，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帝怒，以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几察之。端本廉得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而已死，遗奏至，犹以侍从礼葬焉。[考异]《长编》载蔡絛云：久之，上复思灵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伯氏大惧，而灵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灵素遗表上之，曰灵素下血死。按伯氏，谓蔡攸也。详絛此语，疑攸使端本杀之。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宋纪·徽宗》

宣和元年(1119)，正月，诏曰："自先王之泽竭，而胡教始行于中国，虽其言不同，要其归与道为一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为大觉金仙，服天尊服，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服中冠，执木笏，寺为宫，院为观，住持为知宫观事，禁毋得留铜铁塔像。"

《佛祖统纪》卷四十六

宣和二年(1120)，春，正月，甲子，罢道学。

九月，乙巳，复德士为僧。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宣和二年(1120)，春，正月，甲子，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

一，不必别置道学也。

六月，丁亥，复寺院额，寻又复德士为僧。

十一月，戊戌朔，方腊自号圣公，建元永乐，以其月为正月。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诱。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不旬（日），聚众至数万，陷清〔青〕溪县。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宋纪·徽宗》

宣和三年(1121)，七月，庚午，令二京置女道录、副道录各一员，节镇置道正、副各一员，余州置道正一员，从蔡攸奏请也。

冬，十月，丙辰，御神霄宫，亲授王黼等元一六阳神仙秘箓及保仙秘箓。

十一月，甲子，御笔："提举道录院见修《道史》，《表》不须设。《纪》断自天地始分，以三清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后列于《纪》、《志》，为十二篇，《传》分十类。"又诏："自汉至五代为《道史》，本朝为《道典》。"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宋纪·徽宗》

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癸亥，诏国子监刊印御注《冲虚至德真经》，颁之学者，从祭酒蒋在诚等奏请也。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宋纪·徽宗》

宣和六年(1124)，冬，十月，御笔："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共带职人并令封至朝官，许荫赎私罪为官户。"

十二月，都城中酒保宋氏女忽生鬣，长六七寸，特诏度为道士。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宋纪·徽宗》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庚申，诏内禅，皇太子即皇帝

位。尊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于龙德宫；尊皇后为太上皇后。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辛酉。……尊帝为教主道君皇帝。丙寅，上道君皇帝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居撷景西园。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宋纪·徽宗》

靖康元年(1126)正月己巳，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遂幸镇江府。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赞曰：……溯信虚无，崇饰游观，因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漫，怠弃国政，日行无稽。……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酣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徽宗崇尚道教，制郊礼大礼，以方士百人执威仪前引，分列两序，立于坛下。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恭上神宗、哲宗徽号于太庙。翌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师蔡京奏："天神降格，实为大庆，乞付史馆。"帝出手诏，播告天下。群臣诣东上阁门拜表称贺，御制《天真示现记》，寻以天神降日为天应节，即其地建迎真宫。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制《神应记》。又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堄，壝如方色，外筑垣环之，曰九成宫。

崇宁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九成宫酌献。九月朔，百官称贺于大庆殿，如大朝会仪。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

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先是，诏曰：“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其用有法，后失其传。阅王与之所上《祀仪》，推鼎之意，施于有用，盖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绵邈，文字杂糅，可择其当理合经，修为定制，班付有司。”至是书成，并以每岁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又诏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总屋七十一区，中置殿曰神灵，以祠黄帝；东庑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庑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后置堂曰昭应，祀唐李良及隐士嘉成候魏汉津。太常礼部言：“每岁欲于大乐告成崇政殿元进乐日，秋八月二十七日举祀事，祀黄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祝文依祀圣祖称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礼用中祀，币各用白。昭应堂礼用小祀，并以素馔。”从之。

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议，定鼎阁于天章阁，自九成宫徙九鼎奉安之。

八年，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成。……奉安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与魏汉津所铸，凡十八鼎焉。

《宋史》卷一百四《礼志第五十七》

钦宗(1126—1127年)

靖康元年(1126)。三月癸酉，诣景灵东宫行恭谢礼。命赵野为道君皇帝行宫奉迎使。甲戌，恭谢景灵西宫及建隆观。乙亥，诣阳德观、凝祥池、中太一宫、佑神观、相国寺。

夏四月，己未，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壬戌，诏：亲擢台谏官，宰执勿得荐举，著为令。追政

和以来道官、处士、先生封赠奏补等敕书。

十一月，闰月，壬子，金人功通津、宣化门，范琼以千人出战，渡河冰裂，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甲寅，大风自兆起，俄大雨雪，连日夜不止。乙卯，金人复使刘晏来，趣亲王、宰相出盟。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功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

《宋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

靖康元年(1126)，二月，废苑囿官观可以与民者。

夏，四月，己未，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王〕安石《字说》。壬戌，追政和以来道官、处士、先生封赠奏补等敕书。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六《宋纪·钦宗》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庚午，诏："河北、河东、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观以居。"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宋纪·钦宗》

南　宋

(1127—1176 年)

高宗(1127—1162年)

建炎元年(1127)，五月庚寅朔，……罢天下神霄宫。……六月，辛未，……籍天下神霄宫钱谷充经费。

《宋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

建炎二年(1128)，八月，……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河北京东都大捉杀使李成引兵入宿州。

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众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应天府及宿州就粮，馀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谓成有割据之相，劝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军为二，一侵泗州，别将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将之，皆约八月晦日。至是成阵仗入城，宿人初不之备，军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顷，纵火焚掠，尽驱强壮为军。别将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县而还，复与成会。成知事不集，妄以前军史亮反、己即时抚定告于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赐铠甲。成遂屯符离，军势甚盛。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宋纪·高宗》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壬寅，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

《宋史》卷二十五《本纪第二十五》

建炎三年(1129)，五月，……乙酉，……至江宁府，驻跸神霄宫，改府名建康。……六月……王善攻淮宁府不克，转寇宿州，统领王冠战败之。……十一月，……癸亥，金人陷太平州。主管步军司阎勍自西京奉累朝御容至行在。诏奉安于天庆观，寻命勍节制淮西军马以拒金人。

《宋史》卷二十五《本纪第二十五》

建炎四年(1130)，二月，……鼎州人钟相作乱，自称楚王。……相以左道惑众，自号大圣，言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持此语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者翕然从之，备粮谒相，谓之拜父。……及湖、湘盗起，相与其徒结集为忠义民兵，士大夫避乱多依之。……因托言拒彦舟以聚众，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响应。……贼遂焚官府、城市、寺观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流，皆为所杀。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宋纪·高宗》

建炎四年(1130)，夏四月，……丙申，用赵鼎劾奏，吕颐浩罢为镇南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冬十月，……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屯滁州龚家城。……是月(十一月)，张浚退军兴州，秦凤副总管吴玠收余兵保大散关东和尚原。诏诸路转运司括措寺观田租芦场三年。

《宋史》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

绍兴元年(1131)，二月，……壬申，初定岁祀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礼。

《宋史》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

绍兴二年(1132)三月苦雨，命往天竺山祈晴，即日雨止。

……七年(1137)正月一日，诏："朕痛两宫北狩，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无以见勤诚之意，可遣官往建康府元符万岁宫修祈福道场三昼夜，务令严洁，庶称朕心。"又谓辅臣曰："宣和皇后春秋浸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处。已遣人于三茅山设黄箓醮，仰祝圣寿。"

《宋史》卷一百二《礼志第五十五》

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乙酉，……诏临安府建景灵宫。先是言者谓："自元丰始广景灵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汉之原庙也。自艰难以来，庶事草创，而原庙神游，犹寄永嘉，四孟荐飨，旋即使(便)朝设位，未副广孝之意。望命有司择地，仿景灵宫旧规以建新庙，迎还列圣粹容，庶几四孟躬行献礼，用慰祖宗在天之灵。"事下礼官。至是权礼部侍郎王赏等，乞体仿温州见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内司随宜修盖。其后创于新庄桥之西，以刘光世赐第为之，筑三殿，僧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帘幕岁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高宗》

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臣僚言："窃见元丰五年，神宗始广景灵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汉之原庙也。自艰难以来，庶事草创，始建宗庙，而原庙神游犹寄永嘉。乃者权时之宜，四孟荐献，旋即便朝设位以享，未副广孝之意。乞命有司择爽垲之地，仿景灵宫旧规，随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还睟容，奉安新庙，庶几四孟躬行献礼，用副罔极之恩。"从之。初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诸帝居中殿，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

结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睺罗。帘幕岁时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释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初本刘光世赐第，后以韩世忠第增筑之。

《宋史》卷一百九《礼志第六十二》

绍兴十五年(1145)，春正月，……辛未，初命僧道纳免丁钱。

《宋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绍兴十五年(1145)，春正月，……辛未，初命诸路僧道士纳免丁钱。时言者论今官尹皆纳役钱，而僧道坐享安闲，显为侥幸，乃诏："律僧岁输五千，禅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长老、法师，紫衣、知事皆递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宋纪·高宗》

绍兴二十一(1151)，九月戊戌朔，籍寺观绝产以赡学。……丁巳，增筑景灵宫。

《宋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绍兴二十二年(1152)，三月……丁巳，遣司农丞钟世明诣福建路籍寺观绝产田宅入官，其后岁入钱三十四万缗。

《宋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绍兴二十二年(1152)，三月，……丁巳，诏新除司农寺丞钟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观常住绝产。时鬻度僧道牒已久停，其徒寖少，而福建官自运盐直颇贵，於是民多私贩。议者以为客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僧道之见存者，计口给食，馀则为宽剩之数，籍归于官。其后世明言，自租赋及常住岁用外，岁得羡钱二十四万缗，诏付左藏库。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宋纪·高宗》

绍兴二十八年(1158)，秋，七月……己卯，帝出御府铜器

千五百事送铸钱司，遂大敛民间铜器。其道、佛像及寺观钟磬之属并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间所用照子、带銙之类，则官鬻之。凡民间铜器，限一月输官；限满不纳，十斤已上徒二年，赏钱三百千，许人告，自后犯者，私匠配钱监重役。其后得铜二百万斤。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宋纪·高宗》

绍兴二十九年(1159)，九月……丁酉，减僧道免丁钱。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皇甫坦，蜀之夹江人。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瘉，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偁以坦闻。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令持香祷青城山，还，复召问以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帝叹服，书"清静"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荆南帅李道雅敬坦，坦岁谒道。隆兴初，道入朝，高宗、孝宗问之，皆称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尝相道中女必为天下母，后果为光宗后。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二百二十一》

孝宗(1163—1189年)

乾道四年(1168)，九月，……壬申，礼部员外郎李焘论科举等事，帝曰："科举之文，不可用老、庄及佛语。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倘入科场，必坏政事。"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宋纪·孝宗》

乾道七年(1171)，二月，……甲子，诏寺观毋免税役。

《宋史》卷三十四《本纪第三十四》

乾道九年(1173)，五月，……己未，以迪功郎朱熹屡诏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

《宋史》卷三十四《本纪第三十四》

乾道九年(1173)，五月，……己未，以迪功郎朱熹辞免召命，乞差岳庙，梁克家言朱熹博学有守，而安於静退，屡召不起，执政俱称之。或曰："熹学问淹该，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虽该博，然亦须谙练疏通。如朕在潜邸，但知读书为文。及即位以来，今十有余年，谙历物情世故，岂止读书为文，须有用乃可耳。朱熹今以疾辞，然安贫乐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以求退得进，於义未安，再辞；逾年，乃拜命。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三《宋纪·孝宗》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阳挈胸山人。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道人辟乱渡江，尝举进士不中。绍兴末，来平江。一日，自外归，倏若狂者，身衣白襕，昼丐食于市，夜止天庆观。久之，衣益敝，以莎缉之。尝游妙严寺，临池见影，豁然大悟。人无贵贱，问休咎罔不奇中。会有瘵者乞医，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众翕然传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远近异之。孝宗一夕梦莎衣人跣哭来吊者，讯之，曰："苏人也。"诘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语内侍。会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内侍进前勉释，并道前梦。帝洒翼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复大计，累岁未有所属，后位虚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诚能仙顾，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赞，不言所以。道人见之掉首，吴音曰："有中国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须问。"趣之去。使者归奏，帝甚异之，遂赐号通神先生，为筑庵观中，赐衣数袭，皆

不受。好事者强邀入庵，大笑而出，复於故处。众日以珍馔饷之，每食于通衢，逮饱即去。帝岁命内侍即其居设十道斋，合云水之士，施予优普。一岁，偶逾期，众咸讶而请，道人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来！"是日内侍至平望，众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庆元六年卒。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方技》

淳熙三年(1176)，六月，……甲午，龚茂良言："近奉诏奖用廉退之士，朱熹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诏除秘书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乃蒙进擢，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再辞。即命主管冲祐观。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宋纪·孝宗》

淳熙四年(1177)，二月，……己丑，知临安府赵汾老进两学修造图，于西北隅建阁安顿太上御书《石经》，帝曰："碑石可置之阁下，其上奉安墨本，以《光尧御书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龚茂良等曰："自古帝王，未有亲书诸经及传至数千万言者，不惟宸章奎画照耀万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谓至矣。"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宋纪·孝宗》

淳熙五年(1178)，三月，……己酉，金禁民间创兴寺观。……六年(1179)，三月，……己卯，……金主谓宰臣曰："人多奉释、老，意欲徼福，朕早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治下民，若盘乐怠忽，欲以侥幸祈福，难矣！果能爱养下民，上当天心，福必报之。"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宋纪·孝宗》

淳熙七年(1180)，夏，四月，……癸卯，知南康军朱熹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

立纪纲。……此一二小臣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於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说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态；……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乃并为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则民又安可得而恤，财又安可得而理，军政何自而复，宗庙之仇又何时而可雪耶！”帝读之，大怒，谕赵雄令分晰。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者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帝以为然，乃置不问。〔考异〕《宋史·道学传》云：除知南康军，熹再辞，不许，至郡明年上疏。薛氏《通鉴》、徐氏《后编》俱以上疏为六年事，殊不知除知命在五年，至郡在六年，上疏自在七年也。《宋史全文》作七年四月癸卯，今从之。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宋纪·孝宗》

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饶二州民流者众，罢守臣。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粜。……甲子，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

《宋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

淳熙八年(1181)，夏，四月，……甲戌，诏经筵读真宋《正说》。史浩进读《正心篇》，论黄帝无为天下治，帝曰：“所谓无为者，岂宴安无所事事之谓乎！”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宋纪·孝宗》

淳熙九年(1182)，秋七月甲戌，以江西常平、义仓及樁管米四十万石付诸司，预备振粜。辛巳，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浙东提举朱熹，以备振粜。

《宋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

淳熙十年(1183)，六月，……辛酉，……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其见用，於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

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说。淮又以太府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因首论曰："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於圣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谓己之学独异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帝从之。由是道学之名，贻祸於世。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宋纪·孝宗》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淳熙）十年(1183)，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淳熙）十四，周必大相，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许，道行。（淳熙）十五年，……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诏："熹昨入对，所论皆新任职事，朕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辞。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道学》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癸酉，以新江西提点刑狱朱熹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职。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叶适论栗袭王淮、郑丙、陈贾之说，为"道学"之目，妄废正人。诏熹仍赴江而，熹力辞不赴。

《宋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

淳熙十五年(1188)，十二月，……壬午，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辞不至。

《宋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

光宗(1190—1194年)

(绍熙元年)光宗即位(1190),(朱熹)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道学》

绍熙三年(1192),闰(二)月,丙午,禁郡县新作寺观。三月,癸巳,金尚书省奏:"言事者谓释、道之流不拜父母、亲属,败害风俗,莫此为甚。礼官言唐开元二年(714)敕云:'闻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亲,是为子而忘其生。自今以后,并听拜父。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臣等以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宋纪·光宗》

绍熙五年(1194),冬,闰十月,戊寅……金主问辅臣曰:"孔子庙诸处何如?"完颜守贞曰:"诸县见议建立。"金主因曰:"僧徒修饰宇像甚严,道流次之,惟儒者修孔子庙,最为灭裂。"守贞曰:"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金主曰:"僧道以佛、老营利,故务在庄严闳侈,起人敬奉布施,非所以为观美也。"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宋纪·光宗》

宁宗(1195—1224年)

(庆元元年)宁宗即位(1195),赵汝愚首荐(朱)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

朕优贤之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1196)，沈继祖为监察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1200)卒，年七十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道学》

庆元二年(1196)，五月，丁卯，……金定僧、道、女冠剃度之制。金主尚问谏议大夫张暐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取一，不已少乎！"暐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金主曰："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对曰："三君矫枉太过。今不崇奉，不毁除，是谓得中矣。"……是月(十二月)，朱熹落职，罢祠。……遂上奏，为辞职名，诏仍充秘阁修撰。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宋纪·宁宗》

庆元四年(1198)，是(五)月，……禁女冠毋入大内及三宫。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宋纪·宁宗》

庆元六年(1200)，三月，甲子，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卒。……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欲送伪师朱熹之葬。臣闻伪师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堂，伪师身据高坐，口出异言，或吟哦怪书，如道家步虚之声；或幽默端坐，如释氏入定之状；……会聚之间，非妄谈世人之短长，则谬议时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宋纪·宁宗》

开禧三年(1207)，二月，己未，程松罢。以杨辅为四川制

置使，吴曦逐之。初，辅知成都，常言吴曦必反，常意辅能诛曦，乃密诏授辅制置使，许以便宜从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献书于辅曰："世通虽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尝发以入道之门。窃以为公初得曦檄，即当还书，诵其家世，檄以忠孝，聚官属军民，素服号恸，因而散金发粟，鼓集忠义，闭剑门，檄夔、梓，兴仗义之师，以顺讨逆。而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尚云少屈以保生灵，何其不知轻重如此！……区区行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污面戴天，同为叛民也。"辅有重名，蜀士大夫多劝举义兵，而世通之言尤切。辅自以不习兵事，且内郡无兵，迁延不发。曦移辅知遂宁府，辅以印授通判韩植，弃成都去。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宋纪·宁宗》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谋策，为武官，数以言干当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终。世通亦隐居青城山中不出。吴曦反，乃献书於成都帅杨辅曰："世通在山中，忽闻关外之变，不觉大恸。世通虽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尝发以入道之门。窃以为公初得曦檄，即当还书，诵其家世，檄以忠义，聚官属军民，素服号恸，因而散金发粟，鼓集忠义，闭剑门，檄夔、梓，兴仗义之师，以顺讨逆，谁不愿从？而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尚云少屈以保生灵，何其不知轻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岂有弃父而抶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举蜀士大夫之叛也。闻古有叛民无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缩手以听命，是驱民而为叛也。且曦虽叛逆，犹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杀士大夫，尚以虚文见招，亦以公之与否卜民之从违也。今悠悠不决，徒为妇人女子之悲，所谓停囚长智，吾恐朝廷之

失望也。凡举大事者，成败死生皆当付之度外。区区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污面戴天，同为叛民也。"辅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劝以举义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辅不能决，遂东如江陵，请吴猎举兵以讨曦。未几，曦败，猎使蜀，荐士以世通为首云。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列传第二百一十八》

嘉定四年(1211)，九月，丁丑，……郭宝玉既以军降，穆呼哩引之见蒙古主，……如出军不得妄杀；……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止之，类皆宝玉所陈也。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宋纪·宁宗》

嘉定九年(1216)，八月，金定僧道纳粟补威仪、监寺之令。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宋纪·宁宗》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蒙古耶律楚材进《庚午元历》。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邃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宋纪·宁宗》

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安贞之典兵征伐也，每自叹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至是果及於难。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宋纪·宁宗》

嘉定十七年(1224)是岁，蒙古主进次东印度国铁门关，侍卫见一兽，鹿身马尾，绿色而独角，能为人言，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问耶律楚材。对曰："此名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上天恶杀，遣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而还。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宋纪·宁宗》

理宗(1225—1264年)

宝庆元年(1225)，二月，甲午，诏："故太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鄂王岳飞，改谥忠武。"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宋纪·理宗》

宝庆二年(1226)，夏，四月，……癸巳，秘书少监范楷，言淫雨未止，岁事可虑，帝动容曰："不知何以弭灾？"楷曰："愿陛下益加儆惧。"帝曰："洪范雨旸寒燠风，皆归之肃乂哲谋圣。以此知人事与天意常相感通。"楷曰："人主与天地尤近，所以古人夙夜畏威。"帝曰："敬天一念，朕因此加谨。"……五月，……癸未，令万寿观建宁宗神御殿室。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宋纪·理宗》

宝庆三年(1227)，六月，……蒙古尽克夏城邑。……是月，夏国主睍力屈出降，遂絷以归。……至是乃亡。时诸将多掠子女财帛，耶律楚材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士病疫，唯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万人。……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宁宗徽号册宝告于宗庙、天地、社稷、宫观。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宋纪·理宗》

端平三年(1236)，春，正月，……蒙古万安宫落成，诸王各治具来宴会。蒙古主觞赐耶律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国及高丽使者来朝，蒙古主指楚材示之曰："汝国有如此人乎？"皆谢曰："无有。殆神人也！"蒙古主曰："朕亦度必无此人。"……八月，……初，蒙古破许州，……至是南伐，诏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徒，枢招至稍众。……至燕，名益著，学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经学，而枢亦得睹

程颐、朱熹之书。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宋纪·理宗》

嘉熙三年(1239)，八月，戊戌，以潮患，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宋纪·理宗》

嘉熙四年(1240)，六月，……命近臣祷雨於天地、宗庙、社稷、宫观。……秋，七月，……杜范复上疏曰："天灾旱暵，昔固有之。……然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左右嬖嬖，未闻有所放遣；貂珰近习，未闻有所斥逐；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命令朝更而夕变，纲纪荡废而不存。陛下盍亦震惧自省！"诏："中外臣庶，各悉力尽思，以陈持危制变之策。"范旋授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宋纪·理宗》

淳祐四年(1244)，冬，十月，辛未，诏曰："朕德弗类，无以格阴阳之和，乃秋冬之交，雷电交至，天威震动，咎证非虚，甚可畏也！今朕避正殿，减常膳，方将反观内省，回皇天之怒，可不博览兼听，尽群下之心。应中外臣僚，各指陈阙失，毋有所隐，朕将亲览，博采忠谠，见之施行，以昭应天之实。"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宋纪·理宗》

淳祐八年(1248)，五月，辛未，诏："西湖北山护国寺后龙涧，泉源增深，灵异感格，可赐'护国龙洞'为额，永充祈祷。"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宋纪·理宗》

宝祐三年(1255)，十一月，……初，女冠知古得幸，其侄吴子聪贵缘以进，得知阁门事，牟子才缴奏曰："于聪依凭城社，势焰薰灼，……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於是于聪改知澧

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太平州。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宋纪·理宗》

景定三年(1262)，春，正月，庚午，诏曰："……今丞相贾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赵)普、(文)彦博下，宜赐第宅，家庙。"遂给缗钱百万，建第子集芳园，就置家庙。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宋纪·理宗》

度宗(1265—1274年)

咸淳二年(1266)，夏，四月，……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寿之道在修德，后世怵邪说以求之，往辙可鉴。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俭。皆致寿之原。"帝嘉纳之。……六月，……壬午，以衡州饥，命守令分劝诸藩邸，发廪助之。史馆检阅慈溪黄震轮对，言时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请罢给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震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级，用谏官言得寝，出通判广德军。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宋纪·度宗》

咸淳三年(1267)，十二月，……方士请炼大丹，敕中书省给所需，希宪具以秦、汉故事进曰："尧、舜得寿，不因大丹也。"蒙古主曰："然"。遂却之。时方尊礼帝师，蒙古主命希宪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也忠，为子也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宋纪·度宗》

咸淳八年(1272)，秋七月辛未，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

使兼计度转运使胡颖乞祠禄，诏勋一转，依所乞宫观。

《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

咸淳十年(1274)，八月，……元太保刘秉忠薨。秉忠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澹然。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筑精舍居之，至是无疾端坐而逝。元主警悼，谓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也。"遣官护其丧还葬大都，谥文贞，后改谥文正。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宋纪·度宗》

(度宗咸淳)十年(1274)，十一月，……甲午，括邸第咸畹及御前寺观田，令输租。……十二月，……诏："边费浩繁，吾民重困，贵戚释道，田连阡陌，安居暇食，有司核其租税收之。"

《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

咸淳十年(1274)，十二月，……元赐太乙真人第一区，仍赐额曰太一广福万寿宫。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宋纪·度宗》

恭宗(1275—1276年)

德祐元年(1275)，秋七月，……庚寅，谪似道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循州，籍其家。籴浙西邸第、寺观田米十之三。

《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

德祐二年(1276)，二月，……丁未，元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军民人等曰："……所在山林、河泊、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秘书监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

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僧、道、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宋纪·帝鼎》

辽

(907—1125 年)

太祖(907—927年)

太祖元年(907)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

太祖七年(913)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辇率骁骑先渡。甲寅，奏擒剌葛、涅里哀阿钵于桅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剌葛，涅里哀阿钵诣行在，以稿索自缚，牵羊望拜。上还自大岭。时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狗、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因更剌葛名暴皇。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

太祖九年(915)，是岁，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

神册元年(916)，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

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辽史》卷一《本纪卷一》

神册三年(918)，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

神册四年(919)，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

《辽史》卷二《本纪第二》

太宗(928—947年)

天显四年(929)，三月甲午，望祀群神。

《辽史》卷三《本纪第三》

会同四年(941)，秋七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丙寅，袅古只奏请遣使至朔令降，守者犹坚壁弗纳。且言晋有贡物，命即以所贡物赐攻城将校。己巳，有司奏神纛车有蜂巢成蜜，史占之，吉。壬申，晋遣使进水晶砚。

《辽史》卷四《本纪第四》

景宗(969—982年)

保宁七年(974)，夏四月，遣郎君矧思使宋。己酉，祠木叶山。辛亥，射柳祈雨。如频跸淀清暑。五月丙戌，祭神姑。

《辽史》卷八《本纪第八》

乾亨二年(980)，夏四月庚辰，祈雨。……，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将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

丁亥，获敌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己亥，围瓦桥关。

《辽史》卷九《本纪第九》

圣宗(983—1030年)

统和元年(983)，冬十月癸未朔，司天奏老人星见。

《辽史》卷十《本纪第十》

统和二年(984)，夏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宁、都监萧勤德献征女直捷，授普宁兼政事令，勤德神武卫大将军，各赐金器诸物。庚寅，皇太后临决滞狱。辛卯，祭风伯。

《辽史》卷十《本纪第十》

统和十二年(994)，六月辛巳朔，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癸未，可汉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庚子，录囚。甲辰，诏龙、凤两军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岁星相犯。

《辽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

开泰三年(1014)，正月己丑，录囚。阻卜酋长乌八来朝，封为王。乙未，如浑河。丁酉，女直及铁骊各遣使来贡。是夕，慧星见西方。丙午，畋潢河滨。壬子，帝及皇后猎瑞鹿原。

《辽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太平五年(1025)，夏五月，清暑永安山，以萧从顺为太子太师，吴叔达翰林学士，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耶律晨武定军节度使，张俭彰信军节度使，吕士宗礼部员外郎，李可举顺义军节度使。

《辽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道宗(1055—1100年)

寿隆六年(1100),十一月壬申,以天德军民田世荣三世同居,诏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祗候。丙子诏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戊子,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尚公主。

《辽史》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徵兵。

《辽史》卷三十四《志第四》

周广顺中,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

《辽史》卷三十七《志第七》

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

《辽史》卷三十七《志第七》

仙乡县。本汉辽队县,渤海为永丰县。《神仙传》云:"仙人白仲理能炼神丹,点黄金,以救百姓。"户一千五百。

鹤野县。本汉居就县地,渤海为鸡山县。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化鹤来归,集于华表柱,以咏画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来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户一千二百。

《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

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户一千。

《辽史》卷四十《志第十》

飞狐县。后周大象二年置广昌县于五龙城，即此。隋仁寿元年改名飞狐。相传有狐于紫荆岭食五粒松子，成飞仙，故云。西北至州一百四十里。户五千。

《辽史》卷四十一《志第十一》

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赞"仪办"。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绛带，悬鱼，三山绛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皇后御绛帕，络缝红袍，悬玉佩，双结帕，络缝乌靴。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褥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诣天神、地祇位，致奠；合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遍及群树。乐作。群臣、命妇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门树；馀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皇帝、皇后升坛，御龙文方茵坐。再声警，诣祭东所，群臣、命妇从，班别如初。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山致辞。每致词，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妇右持酒，左持肉各一器，少后立，一奠。命惕隐东向

撾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胖肉，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讫，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在拜。皇帝、皇后一拜，饮福，受胙，复位，坐。在位者以次饮。皇帝、皇后率群臣复班位，再拜。声跸，一拜。退。

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奠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非胡剌可汗之故也。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神主树木，悬牲告办，班位奠祝，致嘏饮福，往往暗合于礼。天理人情，放诸四海而准，信矣夫。兴宗更制，不撾正以经术，无以大过于昔，故不载。

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撾。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撾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撾天撾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禡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撾。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即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

道宗清宁元年，皇帝射柳讫，诸风师坛，再拜。

《辽史》卷四十九《志第十八》

拜日仪：皇帝升撾台，设撾，向日再拜，上香。……

孟冬朔拜陵仪：有司设撾馔于山陵。皇帝、皇后驾至，敌烈麻都奏"仪办"。合门使赞皇帝，皇后诣位四拜讫，巫赞祝飨

胙及时服，酹酒荐牲。大臣，命妇以次燔胙，四拜。皇帝、皇后率群臣、命妇，循诸陵各三匝。还宫。翼日，群臣入谢。……

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合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

《辽史》卷四十九《志第十八》

丧葬仪：圣宗崩，兴宗哭临于敖涂殿。大行之夕四鼓终，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四北门，就辒辌车，藉以素烟。巫者祓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毕，上哀册。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东向，再拜天地讫，乘马，率送葬者过神门之木乃下，东向又再拜。翼日诘旦，率群臣，命妇诣山陵，行初奠之礼。升御容殿，受遗赐。又翼日，再奠如初。兴宗崩，道宗亲择地以葬。

《辽史》卷五十《志第十九》

皇帝亲征仪：常以秋冬，应敌制变或无时。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军旅。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胄，祭诸先帝宫庙，乃阅兵。将行，牝牡麃各一为祃祭。将临敌，结马尾，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师，以所获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蝟，谓之"射鬼箭"。

腊仪：腊，于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诏司猎官选猎地。其

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

《辽史》卷五十一《志第二十》

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炉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喨"。"乃"，正也；"捏咿喨"，旦也。

《辽史》卷五十三《志第二十二》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翌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进山。

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衙斗"。"炒伍斗"，战也。

《辽史》卷五十三《志第二十二》

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辽史》卷五十四《志第二十三》

鞍马，祭山仪，皇帝乘马，待皇太后行。腊仪，皇后降舆，祭车毕，乘马入猎围。瑟瑟仪，俱乘马东行，群臣在南，命妇在北。

……

玉辂，祀天、祭地、享宗庙、朝贺、纳后用之。青质、玉饰、黄屋、左纛。

《辽史》卷五十五《志第二十四》

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后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后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襕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驾贺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左右采订，撮其常用者存诸篇。

祭服：终辽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书。

衮冕，祭祀宗庙、遣上将出征、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

《辽史》卷五十六《志第二十五》

会遥辇痕德堇可汗殁，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辞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今若等复为是言，何欤？"曷鲁进曰："曩吾祖之辞，遗命弗及，符瑞未见，第为国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犹在耳，天人所与，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违也。"太祖曰："遗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鲁曰："闻于越之生也，神光属天，异香盈室，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臲卼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辽史》卷七十二《列传第三》

虽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节，可遏而不可召。此黄石公所谓柔德制刚，弱戢制强也。又况乎仁者之无敌哉。辽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蹑其后乎？是

以于耶律弘古辈诸将，不能无慨然也。

《辽史》卷九十五《列传第二十五》

清宁二年(1065)，铜州人妄毁三教，徼按鞫之，以状闻，称旨。历烦剧，有能名。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咸雍初，为度支使。三年，拜参知政事。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及代，军民请留。

《辽史》卷九十九《列传第二十七》

寿隆末(1100年)，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抚使。高阳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黩于货，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旧弊，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时大旱，百姓忧甚，文祷之辄雨。属县又蝗，议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鸟鹊所食。会霪雨不止，文复随祷而霁。是岁，大熟。朝庭以文可大用，迁唐古部节度使，高阳勒石颂之。后不知所终。

《辽史》卷一百五《列传第三十五》

孔子称"小道必有可观"。医卜是已。医以济天札，卜以决犹豫，皆有补于国，有惠于民。前史录而不遗，故传。

《辽史》卷一百七《列传第三十八》

其俗，衣白窄衫，毡冠，冠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设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缕贴，间起云，银纸帖，绯衣，金涂银带，佩蹀躞、解锥、短刀、弓矢、穿靴、秃发、耳重环，紫旋襕六袭。出入乘马，张青盖，以二旗前引，从者百馀骑。民庶衣青绿。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擘筭，擘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呪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子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耳，知胜负及敌至之期。

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

《辽史》卷一百十五《列传第四十五》

君基太一神：福神名。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多福。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

祭麋鹿神：辽俗好射麋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

行十二神纛礼：神纛解见前。凡大祭祀、大朝会，以十二纛列诸御前。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

金

(1115—1234 年)

熙宗(1135—1148年)

(韩)君讳矩，字某，其先为大梁望族。曾祖琦，五季时，官司谏，以银青荣禄大夫致仕，避地北溟，遂占籍为卫人。君自少以疾不仕，资慈祥，家故饶财，心乐施与，凡亲旧贫婺，里丧有不克襄事者，至倾刮箧以赒其急，或者来谢，曰非初心也，乡党以长者称。天眷间，太一始祖真人，以神道设教，远迩响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君举族清修，信礼尤至，香火之奉，虽寒暑风雨，不爽厥德。君既殁，重明躬葬君于四门里祖茔之次，毋闾氏祔焉，礼也。六代度师全佑，顾惟传嗣之重，是师真所从出者，其潜银幽光，表而铭之，中心庶获少安，乃以刻文来请。重明于某祖妣妙清君，列叔父行，义不可辞，遂叙而系之铭。

《秋涧集》六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碣铭》

我祖师东岳真人刘(德仁)君，生居沧州乐陵县之北界，首以爱敬事母，清静处身，由正念之克存，感圣师之临御，复驾青鞭，来抵其家，授以宝乘，传以经笔，俾兴大道正教，以度末世黎民。其教冀豪抱朴，少思寡欲，虚心实腹，守气养神。及乎德盛功成，济生度死，以无为保正性命，以无相驱役鬼神。行教三十八年，住世五才九载，以法传付二祖大通真人陈君(讳

师正)。二祖既掌天权,弘宣祖道,度人罔极,设化无方,阐教一十五年,法寿莫得而识,以法传付三祖纯阳真人张君(讳信真)。三祖禀质不凡,行法好古,敷宣圣教,克肖先师,处世五十五年,阐教二十五载,以法传付四祖元阳真人毛君(讳希琮)。四祖见性达聪,罔愆成法,心厌尘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以法逊与五祖太玄真人鄗君(讳希诚)。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法令未行,逆魔乱起,始终一十五载,遭逢十七大魔,以五祖道德崇高,威灵显赫,魔不胜道,寻乃自平。自戊戌(1298)以来,化因以洽,南遍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真人尊太玄之号,教门得真假之分,阐教三十六年,享寿七十八岁,将法传付六祖通玄大师孙君(讳德福)。六祖得法之后,德感宸旒,名闻朝野,君王眷顾,卿相主持,秉统辖诸路之权,受通玄真人之号,嗣承宗教,转见辉光,敷化一十五年,享寿五十六岁,于至元癸酉(1273)四月念,以微疾而终。虽与历代同示坐亡,其应现威仪有异,于预先七日,将法传付七祖颐真大师李君(讳德和),其传受事意,又极昭彰,道俗官民,咸称殊异。

杜成宪《洛京嵩山改建宪天宫记》

我祖师东岳先生,刘公无尤,得法上圣,以大道名,于今八叶矣。其教以无为清静为宗,真常慈俭为宝,其戒则不色,不欲,不杀,不饮酒,不茹荤,以仁为心,恤困苦,去纷争,无私邪,守本分,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赡足之。有疾者符药针艾之事悉无所用,惟默祷虚空以至获愈,复能为人除邪治病。举目错陈,无他技,彼言飞升化炼之术,长生久视之事,则曰吾不得而知,惟以一瓣香朝夕恳礼天地,故远近之民,愿为

弟子，随方立观者不少焉。

《大道延祥观碑》

真大道祖师无尤子之阐教门也。衣取蔽形，不尚华美，目不贪于色也，祈祷不假钟鼓之音，耳不贪于声也，饮食绝弃五荤，口不贪于味也，治生以耕耘蚕织为业，四体不贪安逸也，纤毫不乞于人，情不贪嗜饮也。夫如是清静其心，燕处超然，默契太上众妙之理；其真大道教门也欤。师姓刘氏，讳德仁，沧州乐陵人。生汴宋宣和四年(1122)春正月十有八日，夙丧其父，不喜与儿辈嬉戏，见蝼蚁避而不履。有金宣统二年(1142)冬十一月，既望迟明，似梦而非，有老人须眉皓白，乘青犊车至，授玄妙道诀而别，不知所之，繇是乡人疾病者远近来请治，符药针艾弗用，效如影响焉。示门徒诫法，其目有九，俱造次不忘。及大定七年(1167)，赐东岳真人之号。二十年(1180)仲春既望，瞻拜太虚，安然而逝。

田璞《重修隆阳宫碑》

刘真人德仁，沧州乐陵人，始生有光照室；及长，读书通大意。会宋靖康之乱，徙居盐山太平乡。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犊车相过，摭《道德经》要言授之，曰："善识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笔一枝而去。自是玄学顿进，从游者众，真人乃取所授书，敷绎其义以示人。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残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学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诏居京城

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传其道者几编国中。且善于劾召之术，赵氏为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茔北自焚，狐数百鸣啸赴火死，人尤神之。里中茔北自焚，狐数百鸣啸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养母如礼，及亡，丧祭一遵世教，无愆度者。史官曰，道丧千载，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间，仿佛老子遗意以化人，人亦多从之者。盖其清修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无求于人，实与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欤。

《宋学士文集》五十五《书刘真人事》

世宗(1161—1189年)

大定四年(1164)……。立春，祭东岳于泰安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夏季旺日，祭中岳于河南府……。立秋，祭西岳华州……。立冬，祭北岳于定州……。明昌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

《金史》卷三十四《志第十五》

大定十三年(1173)，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间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绵。

僧道入栗，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成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资而赐之。

《金史》卷四十三《志第二十四》

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像、钟、磬、钹、钻、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

《金史》卷四十八《志第十九》

左泌，字长源，企弓长子也。泌性夷澹，好读庄老。

光庆，左泌之侄，字君德，幼颖悟，沉厚少言。……世宗幸

上京，光庆往上京治仪仗制度，时人以为得宜。

二十年(1180)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十端，绢百匹。平时喜为善言，蓄善乐，号"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赞，语皆任达云。

《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大定二年(1161)，擢左谏议大夫，侍郎如故。……天长观灾，诏有司营缮，有司辟民居以广大之，费钱三十万贯。十年(1170)十二月，……时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事觉伏诛。上问宰臣曰："南方尚多反侧，何也？"琚对曰："南方无赖之徒，假托释道，以妖幻惑人。愚民无知，遂至犯法"。

《金史》卷八十八《列传第二十六》

世宗颇好道术，谓嗣晖曰："尚食官毋于禁中杀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

《金史》卷九十一《列传第二十九》

徒单镒，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乌辇，北京副留守。……大定四年(1164)，诏以女直字译书籍。……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尝叹文士委顿，虽巧拙不同，要以仁义道德为本，乃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学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金史》卷九十九《列传第三十七》

(侯)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干既优，行已无玷，尤以孝友著称，议者谓不见用于时，则必有得于道。母殁，慨然曰："所以区区尘土同者，为亲固也，今不待养，复何为哉！"闻其上党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参为门弟子。真人一见爱之，授名道净，传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真定

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箓济人。大定二年(1162)，凡释道之居，无名额者，许进输赐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为太清观，而在府者为迎祥。真人每批经箓，必先授公而后传，前后千品，公曰："天宝下降，要当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谁其保之。"密祷上真，愿于私属生继嗣，其后男琳得于，相貌殊常，即师也。

《滹南集》四二《清虚大师侯公墓碣》

师讳道熙，字光远，本姓韩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银青荣禄大夫琦，自唐季来隶于卫，曾祖奕山举茂材，祖渤，进士第，父矩，隐德不仕，度师其仲子也。师为人英伟，丰下，美须髯，三岁识字，六岁能书，栖心教法，俨然注肃门叶之望。金正隆间，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设教，所在翕然从风。韩氏举族清修，师母阎，尤极信心，深入法海，既孕苦病，父请祷于真人，真人曰："汝韩氏素植善根，当产异人，且昭阳报，将来必佐吾法门，可服吾丹书，以安胎息。"久之，母感异梦，既痛，师生，果禀奇相，充阎之气肃如。才免怀，留养道宫，受度为道士，再命而受清虚大德之号。大定六年(1166)，冬有十一月，真人羽化于万寿文室，师缞绖哀慕，如丧考妣，于是相宅兆，具葬仪，及殡，整整有法，时师甫满十祀耳。既窆，乃陈宝箓法物，具香火升堂，以二代师事谕众，有门弟子芊道省、刘道固等，思有以大厌众心，稽首求颂，且问师，它生云何贤圣？师郎走笔批曰："明月清风大德，颇讶愚人未识，忉忉询吾为谁，只是从来太一。"众遂心服归心焉。九年，朝廷歆其行异，敕立万寿额碑于本观，是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矣。门人巨擘李悟真者，造请"何为仙道？"师曰："做化佛不难，只依一弱字便是，曰弱

者道之用也。"廿六年秋，师忽思栖真岩壑，因密谓萧道宗曰："吾门众万数，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王志冲而已，然志冲特纯精廉洁，可属后事。"遂设大醮，告祢庙，畀之传代秘箓，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又铭所付法具云："有德辅德，天孰可欺；慎之敬之，永保教基。"居无何，弃几席谢去，或问安所之？曰："吾将遍礼名山，与心君作天游耳。"遂去，后不知所终。师风仪潇爽，德宇冲粹，博学善文辞，动辄数百言，乐与四方贤大夫游，谈玄论道，造极精妙，书画矫矫，有魏晋间风格。尝自题画像云："来自无中来，去复空中去，来去总一般，要识其间路。"其明达如此。生平好振施，养老恤孤近百人，人月给镪伍千为率，死乃已，贫者丧不能举，衣被棺椁，为俱具之。至于持行法箓，捕逐鬼物，风声肃肃，除治户庭间，殆古之能吏然。精一之诚，贯达幽显，降度之功，洋溢一世矣。师之玄孙某，以贞常温裕，为五代人天之师，服膺先训，追远盛德，心藏不忘，越乙卯春，具大招之礼，葬衣冠于祖茔之侧。今皇帝登极之三祀，光崇玄化，真常师以祖德范围，请溢于朝，追赠嗣教重明真人。

《秋涧集》四十七《重明真人道行碑》

太一嗣教重明真人，谢事后七十余年，宠谒贲临，祝册将告，其玄孙萧居寿与其提点张善渊，相拉具弊庐以弊言曰：师之德博矣，今兹得请于朝，唯所以表襮之者，本末未具，是殆阙然，并以同王恽状请为师铭刻诸石。……金天眷间，始祖一吾真人，是生卫翁，远法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本之以湛寂，而符箓为之辅，于以上格圆穹，妥安玄象，度群生于厄苦，而为之津梁，迹其冲静玄虚，与夫祈禳祷祀者，并行不悖。然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师其二代嗣法者也。而能增光祢

德，玄风溥扇，已不居其功，传畀得人，退守孤竹子臧之节，所谓激衰俗之颓波，隆百世之师者矣，是可铭也。中统五年(1264)二月十二日，嗣第五代度师，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赐紫萧居寿立石。

济源县《萧道熙道行碑》

孔老之教，并行乎中国，相源乎至道，际六合无内外，极万物无洪纤，真理常全，无有欠馀，故不可以浅识窥测。或者剖强名之原指，成器之迹，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争长于天下。是不知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所以积行立功，建一切法，导迪人心，使之迁善，远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于佐理帝王一也。为老氏者，曰吾宝慈俭。又曰，常善救物。与夫孔圣本仁祖义之说若合符契。今观终南山重阳祖师，始于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川，常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师咸阳人，姓王氏，名吉，字知明，重阳其号。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而好侠，少读书系学籍，又隶名武选。当天眷之初(1138)，以财雄乡里。岁且饥，人多殍亡，有盗尽劫其资以去。一日，适因物色得盗，终不之问，远近以为长者。正隆己卯间(1159)，忽遇至人于甘河，以师为可教，密付口诀及饮以神水。自是尽断诸缘，同尘万有，佯狂垢污，人益叵测虑。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众心。故多为玩世辞语，使人喜闻而易入。其变异谲诡千态万状，不可穷诘。呜乎！箕子狂，九畴叙；接舆狂，凤歌出；权智倒，横直竖，均于世立教，良

有以也。师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榜曰："活死人墓。"又于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居三年，复自实之，遂迁于刘蒋，与和李二真人为友，各结茅居之。至大定丁亥(1167)夏，复焚。其居人争赴救，师婆婆舞于火边，且作歌以见意。诘旦东迈，径达宁海。首会马钰于怡老亭。马亦儒流中豪杰者。初未易许师，故恳师庵居，固其扃鐍，率数日不给食，纵与食之，亦未尝见水火迹。或时夜就马语，莫知其所由来。及去，追之不及。扃鐍如故，间与魂交梦警，分梨赐栗之化不一。马于是始加敬信，与其家人孙氏，俱执弟子礼。又得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七人。多类此号。马曰丹阳，谭曰长真，刘曰长生，丘曰长春，王曰玉阳，郝曰广宁，孙曰清静散人，并结为方外眷属。逾己丑(1169)季秋，留王郝于昆仑山，携四子西归抵汴，寓王氏逆旅，无几何，呼丹阳付密语，无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归其柩，葬于刘蒋故庵之侧。丹阳因庐于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师先自六年前，于长安灵泉村庵壁留题云："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乃知仙龄有期，非偶然也。有诗词千余篇，分为全真前后集传。于是，玉峰老人胡光谦为之传。及丹阳嗣教，从之者益众，其徒遂满天下。丹阳东归，长春因刘蒋故庵大加营葺，玉阳又请额为"灵虚观"。凡住持者，始受度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钦其名，尝遣使访焉。戊申(1188)春，长春、玉阳应命至京师，赐以冠巾绦服，命居天长观。寻又征至北宫。长松岛与语大悦。诏于岛西筑宫庵居之。承安泰和间(1196—1208)，道陵亦屡召玉阳、长生至阙下，嗣居修真观以待召问。玉阳得号体玄大师。自丹阳而下，所为歌诗，各有

集，而郝广宁独邂于易，备见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1224)，密国公琦赞云："全真道东，四子传化。四子谓谁，邱刘谭马。得其亚者，王郝与孙，共成七贤。赞我真人，玉阳长春，大起其门。遭遇圣朝，为王之宾，瀛海渺然，仙迹宛存。"细玩此赞，其师资道业概可见矣。仆适承乏翰林，与提点嘉祥观冲虚大师李志源，及提点中太一宫冲虚大师于善庆，无欲子李志常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纪重阳仙迹，仆往年从事鄠亭，密迩灵虚，宿闻真风，故就为之说，使后之学者，知师出处之绩，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观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梦，掷伞投冠，其他腾凌灭没之事，皆其权智，非师之本教，学者期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辞。天兴元年(1232)九月重阳日谨记。

《甘水仙源录》卷一《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

真人世间之异人也。禀天仙之姿，应期运之数，明哲聪敏，冲粹夷旷，学穷六艺，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深，襟宇豁达，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栖迟衡门，不苟禄士，常喜诗酒，陶陶自乐，而不屑世务。一日重阳真人西来，授以秘诀，则顿然而悟，视妻子如脱屣，于是狷千金之产，皆为水云之游，溯洛入关，结庐于太一之下修真，功积真行。服纸麻之服，食粝粮之食。隆冬祁寒，露体跣足，恬然不之顾，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钱，积有年矣。至于出口成章，咳唾珠玑，多至数千百篇，无非发挥玄奥，冥合于希夷之趣者，布于四方，人人传诵。其安心定性；则清虚澹泊。其接物导人，则慈爱恺悌。由是远近趋风，士大夫争钦慕而师友之，于斯时也。踊金台刘公显武，荣任京兆之运勾，一见真人，倾盖如故，自公退食挥尘，清

谈欢然，相得每期，异日同为蓬阙之客居。无几何，真人会有乡关之行，乃匆匆执别，及抵山东。凡在三州，五会之众，倾赴云集，欢喜踊跃，不啻如见慈父，乃起黄箓，争虔恳延致，以为济度师焉。癸卯冬(1183)闰，赴箓阳之请，乃馆于游仙观之环，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1184)夏六月，显武公来宰斯邑。下车之日获闻真人于此登真也。即躬诣灵宾，流泪拜伏，不胜哀悼。徐谓道众曰：真人上升之际，得无遗教乎？当具告我。翌日，曹璜、刘真一，乃奉上真人遗迹仍略之曰，先师前冬腊月既望，遽示归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适遇重阳真人，生朝方陈设供养，才初鼓，箓雷忽奋，闻重阳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当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胁而化矣。既而复神游于酒监郭复中家，留颂二十字，且言在世，无人识之意，墨迹在焉。又往刘锡之居，复书一绝，有风马升仙之言，洎吾邑黄箓感应之祥，箓莱真容出现之异，其灵显之事孔多。盖不可以缕指数。公嗟叹良久曰："异哉，真人行迹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于翠琰，传之来世，良为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传播师父功行之万一，大可罪也。予虽然窃闻古人有云，布衣之士不附青云，焉能施名于后世哉。今日幸遇我公，岂非自有宿缘乎！"公曰："我闻命乃召邑子张于翼。"谓曰，丹阳师父仙去之迹，吾将勒石以传不朽，闻于游全真之门久矣。子其为我记之，子翼承命惊悸，伏谢驽材，不足以仰承重委，愿选诸能者。公曰，子无牢让。于翼因不敢复辞，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参之来相齐也。尽召诸耆老，问所以安箓百姓者，然人人言异殊，未知所定。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乃使人厚币请之。既见，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

之。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今我显武公之来令是邑也。暂淹襄足，聊用牛刀，视事月馀，阖境称治，向之冤抑无诉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献者，无所肆其恶。百姓欢然，均赖其福；加之清廉，公正无一毫之私，虽鲁仲廉之令，中牟西门豹之法邺县，不能过也。且莱阳素为剧县，号称难治。今庭无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请道众，若铁查山玉阳子辈，引居便坐，讲道论德，探清静无为之本，穷修真养性之术，庭馆萧然，殊不觉有官，况既散则复治事如初。从旦达暮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绝能剸裁，如流而清静之道，抑不为无助也。由是观之，与夫曹参之礼。盖公何所异哉！ 矧乎同僚，皆一时之贤，协心戮力，赞成美政，主簿夹谷，昭信朱勾，课最户无逋，租仙尉薄，察武功，彩棒威，行盗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内，皆摄然安生，曾无所扰，其道治化，宣声远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为京兆运幕也。与真人道契，弥笃已见之于初。及真人登真于莱阳也。值公复宰斯邑，与诸僚佐特命树碑勒文，垂示无穷，以张大全真之教，复成之于末。窃观初末遇合之因缘，殆为大幸，实非人力所能及也。贱子不敏，因摭其相遇之实，得以并记云。大定二十五年（1185）岁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谨记。

《甘水仙源录》卷十《丹阳真人马公登真记》

后世所谓道家者流，盖古隐逸清洁之士，岩居涧饮，草木衣食，不为轩裳所羁，不为荣利所休，自放于方之外，其高情远韵，凌烟霞而漱云月，诚有不可及者。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清禁之科，皆属道家，稽之于古，事迹多矣。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

全真之教兴焉，渊静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牖，各自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诞幻之说为何事，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

《秋涧集》五十八《奉圣州永昌观碑》

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甚，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士有识变乱之机者，往往从之，门户颇宽弘，杂出乎其间者不可胜纪。而涧饮谷食，耐辛苦寒暑，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于道，亦颇有所述于世。为其学者，常推一人为主，自朝廷命之，势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

《道园学古录》五十《非非子幽室志》

予闻黄老家黜聪明，去健羡，前贤以为大概与易道何思何虑者合。自年少气锐者观之，往往以惰窳不振为嫌，及更事既多，阅得丧休戚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为有味，回视世好，若刍豢之悦其口者，或厌而唾之矣。况乎执兵凶器，行战危道，奋迅于风尘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会，伏尸流血，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驷马，不知坐进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且不能满渠一笑，其下者当置之何地哉。故虽文成君之豪杰，一旦自视缺然，非自苦也。

《元遗山集》三十五《朝元观记》

章宗(1191—1208年)

明昌元年(1190)六月甲辰，敕僧、道三年一试。

十一月乙卯，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以惑众乱民，禁

罢全真及五行毗卢。

二年(1191)二月，上始视朝。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五月戊辰，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隳废者，复之。敕御史台令史并以终场举人充。

三年(1192)三月癸巳，尚书省奏："言事者谓，释道之流不拜父母亲属，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礼官言唐开元二年敕云：'闻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亲，是为子而忘其生，傲亲而徇于末。自今以后并听拜父母，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义'。臣等以为宜依典故行之。"

《金史》卷九《本纪章宗一》

明昌五年(1194)闰月戊寅，上问辅臣："孔子庙诸处何如？"平章政事守贞曰："诸县建议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饰宇像甚严，道流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庙最为灭裂。"守贞曰："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上曰："僧道以佛、老营利，故务在严饰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为观类也。"

六年(1195)九月甲申，册静宁山神为镇安公，忽土白山神为瑞圣公。

承安元年(1196)六月丁卯，敕自今长老、大师、大德不限年甲；长老，大师许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弥年六十以上并令受戒，仍不许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九月丁丑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幸天长观。

二年(1197)夏四月甲寅，如万宁宫。丙辰，命有司祈雨，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甲子，祈雨于社稷。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从之。秋

七月壬寅朔，幸天长观，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无奏刑，百司权停决罚。己未，命西上阁门使刘颖赐参知政事裔宴于行省。戊辰，天寿节，御紫宸殿受朝。

《金史》卷十《本纪章宗二》

泰和元年(1201)三月乙丑，夏国遣使来谢。壬申，幸天长观。癸酉，如万宁宫。

二年(1202)十二月癸酉，以皇子胣日，放僧道戒牒三千。

三年(1203)十二月己酉，赐天长观额为"太极宫"。

四年(1204)二月庚戌，始祭三皇，五帝……。三月丁卯，日昏无光，大风毁宣阳门鸱尾。癸酉，命大兴府祈雨。戊寅，幸太极宫。八月……丁未，幸太极宫。

《金史》卷十二《章宗本纪四》

明昌元年(1190)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

《金史》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七》

承安五年(1200)，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

《金史》卷五十《志第三十一》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1202)，元妃生皇子忒邻，……十二月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

《金史》卷六十四《列传第二》

章宗立，改户部员外郎，出为磁州刺史，治以宽简，未尝留狱。属邑武安，有道士视观宇不谨，吏民为请邻郡王师者代

主之。道士念夺其称，告王私置禁铜器，法当徒。县令恶其为人，反坐之，具狱上。齐审其诬，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问同僚，无以对。齐曰："道士同请即同居之，当准首，俱释其罪。"其宽明有体，皆类是也。

《金史》卷六十六《列传第四》

忒邻，泰和二年(1202)八月生。上久无皇嗣，祈祷于郊庙，衍庆宫，亳洲太清宫，至是喜甚。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惬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满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百官用天寿节礼仪，进酒称贺，三品以上进礼物。泰和三年薨。

《金史》卷九十三《列传第三十一》

泰和六年(1206)，……山东连年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万公虑民饥盗起，当预备赈济，时兵兴，国用不给，万公乃上言乞将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洲给卖，纳粟易换。

《金史》卷九十五《列传第三十三》

承安元年(1196)八月壬子，上召睎至内殿，……上复问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不亦多乎？"对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

《金史》卷一[illegible]《列传第五十三》

礼部……掌凡礼乐，祭祀、燕享、学校、贡举、仪式、制度、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卜、释道、四方使客，诸国进贡，犒劳张设之事。

凡试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差京府幕职或节镇防御佐贰官二员，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从人

各一人，厨子二人，把门官一名，杂役三人。僧童能读《法经》、《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经共五部……。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灾》、《灵宝度人》等经，皆以诵成句，依音释为通。中选者试官给据，以名报有司。凡僧尼官见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死者令监坛以度牒申部毁之。

《金史》卷五十五《志第三十六》

君姓王氏，讳守谦，字受益，博之堂邑人。世以播种为业，资产丰阜，田以井而记者九，桑以株而会者万焉，遂为里中巨家。然阖门善良，薄于世味，奉道之心，亟若饥渴，闻太一教以符箓度世厄，所在奔走惟恐后。君乃与其配李氏，钦挹真风，不远千里，求为门弟子，量家岁费外，悉以赢馀为本宫香火。有子曰志冲，即太一三代度师也。六代度师全祐嗣教之七年，自燕命提点张居祐等以礼币来谒，且致其意曰："道家者流，虽崇尚玄默，而太一教法，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至于聚庐托处，似疏而亲，师弟子之间，传度授受，实有父子之义焉。今三代师真具在宗门，表墓有碑，嗣法有传，可谓光且显矣。然物之在天壤间，未有无本而出者，今末有馀荣，而本为寂然，岂厚人伦辅世教之理哉，敢百拜以表辞为属，幸宪使无拒。"予以师之言，为知所本，遂诺而作之表。

《秋涧集》六十一《三代度师先考王君墓表》

章宗(1213—1223年)

贞祐四年(1216)八月，……上嘉纳之。三原县僧广惠进僧道纳粟多寡与都副威仪及监寺等格，从其言鬻之。

《金史》卷十四《本纪章宗上》

兴定二年(1218)冬十月丁巳，大元兵攻泽州，戊午，尚书省言获奸细叛亡，率多僧道。

《金史》卷十五《本纪宣宗中》

武仙，威州人。或曰尝为道士，时人以此呼之，贞祐二年(1214)，仙率乡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众，诏仙权威州刺史……。

《金史》卷一百十八《列传第五十六》

哀宗(1224—1233年)

天兴甲午(1234)年六月辛未，复修汴城。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

《金史》卷十七《本纪哀宗上》

天兴二年(1233)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古者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今事势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问保社稷，活生之计"。

《金史》卷一百十五《列传第五十三》

乌古论镐，本名拷栲，东北路招讨司人。由护卫起身，累官庆阳总管……。乌古论先生者，本贵人家奴，为全真师。佯为狂态，裸颠露足，缀麻为衣，人亦谓之"麻皮先生"。宣宗尝召入宫，问以秘术。因出入太长主家，殊有秽迹，上微闻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从镐来官汝南，人皆知与其妻通，而镐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镐为营道宇，亲率僧道送使居之。车驾将至蔡，生欲遁无所往，因自言能使军士服气不费粮。右丞仲德其妄，乃奏："欲如田单假神师退敌之意，授一真人之号，旋出奇计，北兵信巫必骇异之，或可以有成功。"参政天纲以为不可，遂止。复求入见，言有诡计可以退敌。及见，长揖

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说大师喷盏为脱身计。时郎中移剌克忠，员外郎王鹗具以向者"麻皱"为言，上怒杀之。

《金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五十七》

洪辉，本名讹论。承安二年(1197)五月生，弥月，封寿王。闰六月壬午，病急风，募能医者加宣武将军，赐钱五百万。甲申，疾愈，印无量寿经一万卷报谢，衍庆宫作普天大醮七日，无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备礼葬。

《金史》卷九十三《列传第三十一》

(侯)师讳元仙，字子真，赵州人。生不茹荤，始学语，能辨三官像，少长嬉戏，则教群儿礼北斗，澄大喜，会朝廷鬻祠牒，度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词音清亮，迥出一时，侪辈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应诏，入住中都天长观，自泰和改元(1209)，国家事祈禳，连设大醮，羽流极天下之选，师皆与焉。已而拂袖栖迟于清川，正大庚寅(1230)正月，为道士左崇等作醮于钧台，法事胜绝。既毕将还，忽示微疾，众欲招医候之，师不许曰："世缘已尽，安用疗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面处之，顾至未刻，口占一颂，举首端坐而逝，时年六十九。远近士庶，炷香拜礼者累日，神色如生，乙酉，焚化于郭西，送者几万人，丙戌，塔于颍滨之崇真观。予素知师名，而不及识，每以为恨，然尝与门人□悟诠游，悟诠业履清修，读书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1241)正月改葬于平棘县明信乡之郑村原，属予铭其墓，渠意既坚，窃亦乐为之道也。乃叙而铭之曰：其生也贤，其没也仙，人而如此，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传。

《滹南集·清虚大师侯公墓碣》

太一之教，兴于金天眷间，卫郡萧真人，其始祖也，一再传而得师焉。师讳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并受真人法箓。师幼颖悟，日诵千言，年十六，父兄议婚，师曰："性喜出家，不愿娶也。"强之不可，因逃去，诣卫州参二代师为弟子，始事尊宿霍子华。子华故有淹疾，师侍奉惟谨，前后十年，无倦色，或衣不解带者数月，人以为难。大定十六年(1176)，普试僧道，师初密诵经文，而人不知，一旦中选，侪类甚惊。十七年(1177)授度，保充卫州管内威仪，领教门事。二代师将退席，乃以为法嗣而改姓，凡法嗣皆从萧氏，祖师之训也。师素不为辞章，及升堂谕众，随意而言，悉成文理，劝戒深切，听者耸然，内外相庆，以为宗门得人。居无何，有司选奉高德之士，补住中都天长观，师首应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他徙，本观道众亦旅寓苏门，师闻而还，声望既隆，求教者接迹，岁所传无虑数千人。明昌间，前尚书右丞刘公伟自大名移镇河中，道出淇上，谒师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师，见刘加礼，心疑之。其后数屏人独往，而师常静坐无为，因问"先生子此有何受用？"师曰："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若无得者，虽片时不能安，况终身乎。"其人乃服曰："刘公诚有知矣。"泰和初，章庙春秋高，皇嗣未立，设普天大醮于亳之太清宫，间岁报谢，师皆与焉。五年(1205)，河南道士籍少，以再祈皇嗣被召，过师问之，师曰："向来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拟，多伤物命，其违天意甚矣，自今宜罢之。至子与醮官吏，皆须禁止荤酒，务行善事，虽然再三则渎，亦恐徒劳耳。"籍至阙，以勿遣重臣为言，上可之，而令籍诣太清行事如初，师与俱往。既又同赵中都太极宫，诵经百日，时户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观，恐

师南还，率朝士十馀候之，曰："今明主临朝，尊玄重道，天长才废，随建此宫，如师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会宫众亦坚挽之，遂勉为留。卫绍即位，特赐上清大洞法服一袭，当时荣之。师尝谓人生贵适意，顾名虽尊显，而身甚劳，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举汾西李大方以自代，实大安二年(1210)之春也。一日集众曰："祖师立教，代代相承，如续灯然，无有穷尽，今弟子中萧辅道者，祖师再从孙，吾当付之。"于是退处西堂，离拱渊默，不复以世务关意。贞祐二年(1214)，四代师主亳之太清，师亦从焉。四年(1216)闰七月丙午，忽谓门人曰："速具汤沐，吾将归寂。"门人亟加冠履，未毕而逝。八月庚申，权殡于宫之垄，送者几万人。师平生无喜愠，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发，虽众所难决者，三数语辄定。《老》、《庄》之外，兼通诸书，而尤长于《左氏春秋》，其知识有大过人者，享年六十六岁，戒腊四十，自号玄朴子云。四代师，字公弼，既返河朔，将复迎师骨以祔子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基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伟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窃幸与之游，昔已尝为作真人传矣，而又有兹命，是不以芜陋见鄙也。义不得辞，则据其事状而具著焉。

《滹南遗老集》四二《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元

(1206—1368 年)

太祖(1206—1228年)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儿时，有相者谓其异日当为神仙宗伯。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窩)〔嵛〕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重阳一见处机，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

岁己卯(1219)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盖蹀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嵛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

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

岁癸未(1223)，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岁乙酉(1225)荧惑犯尾，其占在燕，处机祷之，果退舍。丁亥(1227)，又为旱祷，期以三日雨，当名瑞应，已而亦验。有旨改赐宫名曰长春，且遣使劳问，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东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大液池岸北水入东湖，声闻数里，鱼鳖尽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处机叹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将与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

处机之四传有曰(祈)〔祁〕志诚者，居云州金阁山，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为主。及罢还第，退然若无与于世者，人以为有得于志诚之言。其后安童复被召入相，辞，不可，遂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见世祖，辞曰："臣昔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师友。今事臣者，皆进与臣俱，则臣之为政能有加于前乎！"世祖曰："谁为卿言是？"对曰："(祈)〔祁〕真人。"世祖改异者久之。

《元史》卷二百二《列传八十九》

国朝癸酉岁(1213)，天兵北动，奄冀中夏，明年分道而南，连亘河朔，卫乃被围，粤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噍类殄歼。初星妖下流淇上，群儿气吐成谣，哄歌里陌间，曰："团栾冬，半破年，寒食节，绝人烟。"寻罹厄，实贞祐二年(1214)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时太一度师萧公，当危急际，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师自河南来归，睨其城郭为墟，暴骨如莽，恻然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敛遗骸，断沟瞀井，攓蓬披塞，掇拾罔漏，乃卜州西北二里许，故陈城地，凿三坎，瘞而丘之。仍设醮祭，以妥幽灵，游魂魆魄，薤露蒿蒿，同归一窆，而师之掩覆仁心，于乡梓之义极矣。今其封，俗呼为堆金冢，言人骨久而化金石也。每岁清明后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孺，本宫为尸而祝之。六代师全佑，恳予文纪其事，以昭先德，师生平以道济众，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类如此。初师既葬，主柘之延祥观，壬辰(1232)冬，大兵至城下，师惩前日河朔兵凶之惨，复以一言活万家于锋镝之下，古称泽及枯朽，矧生人乎，师之谓也。向使师遭时得位，其仁民爱物之功，岂如是而已耶，因并及之。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穷腊日记。

《秋涧集》三十九《堆金冢记》

师姓宋，讳德方，字广道，莱州掖城人。年十二，问母曰："人有死，可免乎？"母曰："汝问神仙刘(处玄)真人去。"时长生刘宗师阐教武官，师径往，长生一见，留侍几杖。后得度于玉阳，占道士籍，追长生仙去，侍长春宗师于栖霞，儒经道典，罔不涉猎。庚辰(1220)春，大元太祖起长春于东海之滨，侍行者一十八人，师其一也。三载还燕，住长春宫，是时众皆勤劳，师独以琴书自娱，有评之于长春者，长春曰："汝等勿呶呶，斯

人已后扶宗翊教之业，汝等皆不可及。”长春亦尝私谓师：“汝缘当在西南。”师因语及“道经泯灭，宜为恢复”，长春曰：“兹事体大，我则不暇，他日尔当任之。”长春羽化，清和(尹志平)嗣典教事，令师提点教门。癸巳(1233)，大丞相胡天录时行台河东，请主醮事。甲午(1234)，游太原西山，得古吴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师储葺三年，金碧丹臒，如龟头突出一洞天也。丁酉(1237)，复往平阳醮事，因于玄都观思及长春“藏经大事，我则不暇”之语，私自念云：“吾师以神化之力，发为前知之妙，凡有言之于先，莫不验之于后，谓缘在西南，我已安而践之矣，何独于藏经而疑焉。”遂与门下讲师通真子秦志安等，谋为锓木流布，丞相胡公闻而悦之，倾白金千两，为创始之费，即授之通真子，令于平阳玄都观总其事，事成之日，故翰林学士李治作碑。从倡始至毕手，靡不备录，读之见其补完亡缺，搜罗遗逸，海内数万里，皆亲历之。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甲辰(1244)春，来终南祖庭，应皇子阔端大王醮事，时藏经胜缘，俱已断手，即闲居雪堂，日与耆年宿德，相会谈道。丁未(1247)冬十月，示微疾而逝于所居之待鹤亭，春秋六十有五，葬于宫之仙蜕园，所作诗文曰《乐全前后二集》，行于世。戊申(1248)冬，门人迁葬于河东永乐镇纯阳宫，至元庚午(1270)，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号。

《祖庭内传》下《披云真人传》

近世大宗师重阳王公，以道德绝倡，号称全真，蠹兴金大定申，始方羊于东海上，既而演溢八表，行至人之无为，说千载之心传，二百年于兹矣。公生终南山下，旧居地尚存，其弟子

盛启之，拟成宫室，历代崇饰，子敕扁其额曰重阳万寿宫，主宫务者，非名胜闳博之士莫得与。天乐真人李公和甫，当师席者三十年，操行践履，羽流想闻神采言论，景其范模。公讳道谦，汴梁人，七岁以经童贡礼部。天兴癸巳（1233）金亡，朝廷遣使区别四民，凡衣冠道、释之流寓者异籍之，公在儒者籍，兵事方殷，遂改着道服，以谓世利多累，弗若究性命之真，终已可乐无穷也。遂于三坟五典之正，老氏五千言之微，及所谓内圣外王之说，祠祀上章，金丹玉诀之秘，咸诣精奥，当时全真之门，老师耆德，所在尚多，争欲邀致之，公悉无所许。壬寅（1242），西游秦中，见洞真真人于公（讳志道）持箓方严，著见幽显，心然之，即执赞往拜，列弟子行，洞真器其贤，待以文章翰学事，寻倾平生所得举付之。辛亥（1251），提点重阳宫事，至元二年（1265）升京兆道门提点，十四年（1277）安西王开府陕西，署公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元贞二年（1296）六月，忽微疾，遽长逝，岁七十有八矣，葬之日会者数万人。公纯诚清粹，负气正大，虽为道者师，不眩以诞，不扰以纷，不妄语笑，平居澹然，人莫测其津涘。终身未尝废书，经史百家，靡不周览，晨起日课，取《道德经》、《周易》恪诵一通，盛寒暑弗辍。重阳为宫，四方都会，园田殖产，收入不少，而自奉菲俭，不减寒素，问学必践履，许予必公是，疏财尚义。宫西北有小溪，竹石林樾可爱，洞真（于志道）居时，尝名曰筠溪，公复为堂其上，为文章诗咏其中，积有什一帙，曰《筠溪集》，奇丽超诣，若陶谢风致，作者尚之。盖公本儒家子，能读六经，及入道者门，辅之以清静性命之学，故蓄之胸臆者义理精深，溢为言议，则英华粲发，非直栲中枯形而已也。

往时先辈如紫阳杨先生奂，雪斋姚公枢，翰长永年王公磐，左山商公挺，公皆从之翱翔为方外友，许可之文，见于往还篇章中。著述有《祖庭内传》三卷，《七真人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甘水仙源录》六卷，《筠溪笔录》一十卷，诗文五卷。

宋渤《天乐真人道行碑》

张志信，号逍遥子，彰川人。赋性刚决，芥视尘累。贞祐南迁(1214)之乱，居民啸聚，互相攻剽，先生虑祸所及，以身为大患，自逸而之深山穷谷，思所以出世之方，而未得也。闻栖云王老师开道盘山，方来之学道者多从之，遂不远千里，趼足往覘其所以，久之获预席下，郑重参谒，曾无少怠，曲尽其妙，辞师下山，鹑居觳食，心之所存，非向之有我者之能为也。特以天地为蘧庐，形骸为逆旅，衣絮带索，面垢首蓬，岁时寒暑之易，其志不变。若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视尘物之往来，人事之胶扰，犹乌雀蚊虻之过乎前，未尝介意。盖涂隙守神，藏身深眇，而得其所谓大本大宗者欤！世以迹观之，特见其制行清苦而人不堪，庸讵窥其阃奥哉！

《云山集》七《开州神清观记》

自神州陆沉之祸之后，生聚久而未复，蚩蚩之与居，混混之与徒，为之教者，独全真道而已。人情甚不美，重为风俗所移，幸乱乐祸，勇斗嗜杀，其势不自相鱼肉，举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处机)往赴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瀛王之对辽主不是过。从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之俱化。衔锋茹毒，迟回顾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

征其末。所谓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杀心炽然，如大火聚，力为扑灭之，呜呼，岂非天耶！

《元遗山集》三十五《修武清真观记》

全真师郝君，初自宁海来赵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侄婿郭长倩为真定少尹，过州问知师处，率家小致谒，师冥目不为答，长倩夫妇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请师住真定之太古观，不之许，及长倩赴召，乃往居之。师东归不五六年，而观废于贞祐之兵，岁丁酉(1237)，师之高弟范(圆曦)炼师自东原来，裴回遗址，有复脩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参佐赵侯国宝之夫人冀氏，出奁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庑斋厨，下及用器，无所不备，堂众岁费，亦时给之。癸卯(1243)冬，予自燕都南归，炼师馆予于庆源道院，为予言："冀今殁矣，致力于吾门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记之。"是家自皇统(1141)以来，起于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诸师，而郝君于诸师为方外眷属，今《太古集》所载言词，往往深入理窟，世人知君之道盖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爱，为起庭宇，治场圃，若营其居室然者，岂以名取之乎。冀氏龙山大族，名士京甫(冀禹锡)之伯姨，炼师说其诚实知义理，中岁受道书，即有所得，其尊师重道，盖有所本。

《元遗山文集》三十五《太古观记》

定宗(1246—1248年)

长生天的气力里，谷裕皇帝福荫里，唆鲁古唐妃懿旨：赵州太清观住持道士萧辅道，实太一一悟传教真人泉斋之曾孙，继承之四叶。才德兼茂，名实相符，清而能容，光而不耀。富文学而重气节，谨言行而知塞通，体一理而不偏，应众机而靡

戾。复以阐扬法事，绍述宗风，道助邦家，泽濡幽显，是可尚也。要光前业，宜锡嘉名，用传不朽者，右赐中和仁靖真人号，传度太一法箓事萧辅道，准此，丁未年(1247)二月日。

《赵州太清观懿旨碑》

卫州太一广福万寿宫，既落成，嗣师萧全佑以其事上闻，赐名曰清晖。全佑将文诸贞石，以传不朽，谓臣尝忝属太史，于法得书，乃具其本末来请。臣谨按动上之在潜也，思得贤俊，以裨至理，闻太一四代度师萧辅道弘衍博大，则其人也。于是以安车来聘，既至，询所以为治者，以爱民立制，润色鸿业，用隆至孝者，数事为对，上喜甚，锡之重宝，辞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礼，前后有加。迨己未春，銮辂南驾，次牧之野，时师仙游已邈，上以隐居所在，特枉驾来幸，周览殿庑，仪享丈室，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钦恒真气，怀恩不忘，且从五代嗣师居寿之请也。及登大宝，复降玺书，追宠师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学，知变通，向朕在潜，与之同处，何音容乍远，冠履遽遗，殊用怅然"之叹。居寿等以遭际圣明，显异家教，其临幸之荣，又为前代希阔之遇，顾惟丈室罔称渊趺，思丕御天之构者，念兹在兹，继承诏住燕之崇宫，致有待而未遑焉。迨六代度师全佑，即主法席，首以继述先志为切，始克丕建，实至元廿三年丙戌岁(1286)冬十一月也。

《秋涧集》三十八《清跸殿记》

四方学者辐凑堂下，归依参叩，于于而来。师(指尹志平)摘要诀诲之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减睡欲，

日就月将，则清明在躬，昏浊之气不生，向上达者，率自此出，人徒知从心为快，不悟制得此心，有无穷真乐也。”

《秋涧集》五十六《尹志平道行碑》

淮安张泽之为予言，福昌之东韩城，长真谭公旧隐之迹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名之曰长真庵。（王）志明初隶唐州营卒，在诸黥中独以性行见称，其主狱囚，有矜悯之实，饥饱寒暑每为调护之。既久转将领，赀产亦厚，一旦与道人语，慨然有高举远引之意，即弃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请还，志明确然不移，遂入崧山，师事紫虚于大师，及即仙翁积年。避壬辰(1232)之兵，东之海滨，乱定还洛阳，筑环堵于韩城居之，道俗归向，以为坚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谭所居而奉之。今年过八十，神观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为有所养者，长真为得人矣，幸吾子为之铭。泽子予旧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参用溪南诗老辛敬之之语为作铭。

《元遗山集》三十八《长真庵铭》

宪宗(1251—1259年)

元年辛亥(1251)夏六月，……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

《元史》卷三《本纪第三》

天下事得人则兴，否则萎苶而不振，此必然理也。维太一教兴于金初，始祖垂创，植根丰末，濬源衍派，传无穷于后者，惟恐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创灵章，峻仙品，有充类至极者，大定一水，漂泛无几。再传而得虚寂，堂宇斋坛，刻期而复，贞祐之兵，烬为飞烟。四代中和仁靖真人，披荆榛，掇瓦砾，成难为易，不十年略见完具。贞常师持守成业，光扬恢廓

之志未竟，丽夺之遽。今六代纯一师，感其如此，思有以大慰先志，八年之间，一新而改观，诚可谓善继善述者矣。然道修为教，有体有用，体虽具而用不彰，其为道也亦以微矣。呜呼！嗣音而来者，固当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哉。至元二十五年(1288)戊子秋八月，秋涧老人王恽记。

《秋涧集》三十八《万寿宫方丈记》

君讳守通，字彦诚，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从太，宋靖国间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爱其风土衍沃而占籍焉，遂为洛水人。曾祖智静，避靖康之乱，隐居不仕。祖德迁，考道元，读书有立志，动止以礼，年五十，即断家事关白，就太一翁受道箓，开别第以居，二子，长守进，君其次也。君资乐易，与物无忤，喜施予，善谈论，年九十，以至元九年(1272)十月，无疾而逝。子三人，长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中子曰全佑。初东瀛先生萧烁师公弼，有重名，所与游皆当世名士，今上在潜邸，屡以安车征之，至则待以客礼，其前后条对，及所荐举，皆天下之选，盖奇特之士，厌于世故，而以方外自隐者也。君以全佑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弃家师事之，今以学识清修，先赐号观妙大师，再加纯一真人，深为上及皇太子所眷顾。二十五年(1288)春，纯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请于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两世贵显，后渐卑下，爰至先考，方图远绍先业，寻又弃去。今全佑老矣，虽两被玺书，奉祠宫观之秩甚隆，而不能追及先世，又旁无支属可以后吾亲者，思所以慰吾亲，惟有旌纪丘陇之一路耳。平昔愿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辞。"呜呼！吾纯一托迹玄虚，既老而能不忘其亲，虽其天禀之秉，自不容已。然予于是益信东瀛为奇特之

士，而其门人之所观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为叙其始终，且系之辞，以识吾纯一之悲焉。

《刘静修集》十七《洛水李君墓表》

五祖太玄真人酈君，讳希成，姚川水峪人也。隆曰祥光满室，金末道业已隆，圣朝创业之初，为教门举正，阐教山东。四祖毛君（讳希琮），暑月病剧，速召来燕，既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隐，慕道之徒，翕然而从，不召自来，不言自应，于是出整颓纲，道风大振，巨观小庵，四方有之。尝行教泰安州，路经郡邑留止，师曰："吾不到泰山不雨。"时夏旱，官吏信之，送别而去。璞先人寂然老人，时从行焉，私谓举师田公曰："师言不亦过乎，天道幽远，安得必然。"举师曰："师至诚感应不测，岂敢悬料哉。"师至岱岳观，召观主谓曰："速迸行李，恐雨来，无雨具耳。"师于方壶之西，面西北立，以棱扇蔽面默祷，片云从所向之方起，须臾，密布长天，雷鸣电掣，澍雨飞盆。师坐方壶中，以扇指寂然谓众曰："此子弗信吾言，其诚然矣。贫道尝夜起，不知履之所在，而问侍童焉，岂知天道必应乎，吾以至诚恳祷而应，天其许教门之畅也。"道众再拜而谢。师自泰安还，到处扶病抱疾者，祈治即愈。或出家，或在家为弟子者，殆无旷日矣。师经中山，过易水，至奉先县之怀玉乡，爱其山奇秀，欲建观宇，适有三祖时举师赵希元辈坟塔在，土人云，其地尝为大道庵，名曰灵泉。师益喜，于是运石启地，剪荆构屋，筑垣栽枣，植桑垦田，载离寒暑，已成其趣。属王举师德昌领院门事，岁岁兴功弗辍，蔬圃水碾，井池确碓，莫不完置。今掌教大宗师崇玄广化真人，八祖岳君（讳德文），总角时修行于斯有年，仙翁道友，晨昏参礼，无虚日，后敬奉势都儿大王令旨，特赐隆阳

宫额。本宫举师田德进从教门举正王德道造弊庐而言曰：隆阳宫，都西名处也，自始经营及今，几六十年矣，欲刻丰碑，俾游者知真大道之教；并示后人遵守勿怠，礼也。来请文，璞幼时闻先人暨田举师之言，又重二师之请，弗敢辞，遂为文而铭之。

平谷房山《隆阳宫碑》

世祖(1260—1294年)

（中统）二年(1261)……五月……遣王祐于西川等路采访医、儒、僧、道。……秋七月……乙丑，遣使持香币祀岳渎。……己丑，命炼师土道(归)〔妇〕于真定筑道观，赐名玉华。……冬十月……遣道士訾洞春代祀东海广德王庙。

《元史》卷四《世祖一》

三年(1262)春正月癸亥，修宣圣庙成。……夏四月……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四年……六月……癸酉建帝尧庙于平阳，仍赐田十五顷。……十二月……也里河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至元元年(1264)……三月庚辰，设周天醮于长春宫。……秋七月……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

《元史》卷五《本纪第五》

三年(1266)夏四月，……庚午敕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观。……秋七月……丙午，遣使祠五岳四渎。……四年春正月，……癸卯敕修曲阜宣圣庙。……癸丑，敕封昔木土山为武定山，其神曰武定公。泉为灵渊，其神曰灵渊侯。……夏四月……辛未遣使祀岳渎。……九月……癸丑，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六年(1269)……夏四月

……甲午，遣使祀岳渎。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

七年(1270)……十二月，……敕岁祀太社、太稷、风师、雨师、雷师。九年春，……敕燕王遣使持香幡，祀岳渎、后土、五台兴国寺。……

《元史》卷七《本纪第七》

十一年(1274)春正月……丁酉，长春宫设周天金箓醮七昼夜。……十二年立后土祠于平阳之临汾，伏羲、女娲、舜、汤、河渎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命怯薛丹察罕不花、侍仪副使关思义、真人李德和、代祀岳渎后土。车驾幸上都。……夏四月，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持诏召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阙。……秋七月……癸未，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

《元史》卷八《本纪第八》

十三年(1276)二月，……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十四年春正月，……赐嗣汉天师张宗演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命嗣汉天师张宗演修周天醮于长春宫，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五月……，命真人李德和代祀济渎。

《元史》卷九《本纪第九》

十五年(1278)……秋七月，……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八月，……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冬十月，……乙丑，正一祠成，诏张留孙居之。

……十二月，……庚子，敕长春宫修金箓大醮七昼夜。……十六年二月，……壬辰诏谕宗师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五月，……命宗师张留孙即行宫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冬十月，……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寿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昼夜。

《元史》卷十《本纪第十》

十七年(1280)……二月，……丙申，诏谕真人(析)〔祁〕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秋七月，……己巳，遣中使咬难历江南名山访求高士，且命持香币诣信州龙虎山，临江阁皂山，建康三茅山，皆设醮。……冬十月甲申，诏龙虎山天师张宗演赴阙。……十二月，……修桐柏山淮渎祠。以三茅山上清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祈祷有验，命别主道教。……十八年三月，……诏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赴阙。……甲辰，命天师张宗演即宫中奏赤章于天七昼夜。……七月……命天师张宗演等即寿宁宫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八月，……设醮于上都寿宁宫。冬十月，……己酉，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馀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从之，仍诏谕天下。

《元史》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二十四年(1287)……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币诣龙虎、合皂、三茅设醮，召天师张宗演赴阙。闰二月癸亥，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尧帝祠。

《元史》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二十五年(1288)十二月，……命天师张宗演设醮三日。

《元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二十八年(1291)春正月，……命玄教宗师张留孙置醮祠星三日。……二月，……丁酉，诏加岳渎、四海封号，各遣官诣词致告。……十二月，……遣真人张志仙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

《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二十九年(1292)春正月，……以〔嗣〕汉天师张宗演男与棣嗣其教。三十年(1293)……夏四月……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1276)，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锡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

十八年(1281)、二十五年(1288)再入觐。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叹久之。二十九年(1292)卒，子与棣嗣，为三十七代，袭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觐，卒于京师。元贞元年(1295)，弟与材嗣，为三十八代，袭掌道教。

时潮啮盐官、海盐两州，为患特甚，与材以术治之。一夕大雷电以震，明日见有物鱼首龟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1301)召见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

箓。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仁宗即位，特赐宝冠、组织文金之服。延祐三年（1316）卒。四年，子嗣成嗣，为三十九代，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如故。

其徒张留孙者，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1276)，从天师张宗演入朝，世祖与语，称旨，遂留侍阙下。世祖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立止。又尝次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孙请祷。既而后梦有朱衣长髯，从甲士，导朱犴白兽行草间者。觉而异之，以问留孙，对曰："甲士导犴兽者，臣所佩法箓中将吏也；朱衣长髯者，汉祖天师也；行草间者，春时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画像以进，视之果梦中所见者。帝后大悦，即命留孙为天师，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之师，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

十五年(1278)，授玄教宗师，锡银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寻复升江东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时天下大定，世祖思与民休息，留孙待诏尚方，因论黄老治道贵清净、圣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将以完泽为相，命留孙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孙进曰："同人，柔得位而(进)〔应〕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愿陛下勿疑。"及拜完泽，天下果以为得贤相。

大德中，加号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见，赐坐，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进讲老子，推明谦让

之道。及仁宗即位，犹恒诵其言，且谕近臣曰："累朝旧德，仅馀张上卿尔。"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历元年(1328)，追赠道祖神(应)〔德〕真君。其徒吴全节嗣。

(吴)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京师，从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1294)，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琱玉蟠螭环一，敕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大德十一年(1307)，授玄教嗣师，锡银印，视二品。至大元年(1308)，赐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三年，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里曰具庆。至治元年(1321)，留孙卒。二年，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玉印一，银印二并授之。

全节尝代祀岳渎还，成宗问曰："卿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对曰："臣过洛阳，太守卢挚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忆其人。"即日召拜集贤学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怀孟，有狂士以危言讦翰林学士阎复者，事叵测。全节力为言于李孟，孟以闻，仁宗意解，复告老而去。当时以为朝庭得敬大臣体，而不以口语伤贤者，全节盖有力焉。

全节雅好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于振穷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全节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也。五传而至酃希(诚)〔成〕，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诚)〔成〕太玄真人，领教事，内出冠服以赐；仍给紫衣三十袭，赐其从者。

至元五年(1268)，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二十年，改赐银印二。又三传而至张(志清)〔清志〕，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志清)〔清志〕事亲孝，尤耐辛苦，制行坚峻。东海珠、牢山旧多虎，往结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颇为人害。(志清)〔清志〕曰："是吾夺其所也！"遂去之。后居临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志清)〔清志〕所居裂为二，无少损焉。乃遍巡木石间，听呻吟声，教活者甚众。朝廷重其名，给驿致之掌教事。(志清)〔清志〕舍传徒步至京师，深居简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于道德缙绅先生，则纳屣杖履求见，不以为难。时人高其风，至画为图以相传焉。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萧辅道。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以老，请授弟子李居寿掌其教事。

至元十一年(1274)，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十三年赐太一掌教宗师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敕居寿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间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

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为言，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后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

《元史》卷二百二《列传八十九》

至元三年(1266)二月乙丑，皇帝遣中书左丞张文谦，传旨翰林学士院，卫州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成，当有文以识诸石，臣鹗闻命，谨按故金待制王若虚所著《一悟真人传》：初真人即得道，即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河禁，罔不立验，天眷初其法大行，因名之曰太一教，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寻以所居湫隘，不可以竭香火斋洁之虔，乃于州东三清院故址，葺茆而庵。皇统八年(1148)，熙宗闻其名，遣御带李琮驿召赴阙，悼后尤加礼敬，赏赉不赀，共为奏乞观额，敕以太一万寿赐之。真人既厌世，传之重明，重明传之虚寂，虚寂传之中和，中和实为教门四代祖。贞祐被兵南迁，观亦随毁，后二十年来归，恻然伤之。乃涓日庀工，为大殿者三，为坛殿者五，离坛之东隅，有法水井，清冷甘洁，疗人疾辄愈，迄今号太一泉。岁丙午(1246)，今上皇帝居潜邸，钦挹真风，以安车见徵，既至，雍容问答，精神会合，虽葛稚川之于晋，陶通明之于齐，司马子微之于唐，未能远过也。锡号太一中和仁靖真人，仍升观为宫，加广福二字。始祖讳元升，二祖讳道熙，三祖讳志冲，四祖讳辅道，李居寿者今为五祖云。臣尝考之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有人焉，出万物之表，建非常之事，卓然自成一家，使人崇奉而厌服之，决非偶然者。必上天明神，降生下界，藉名以救世，不然，何神道灵应，恍惚变化，如雷霆，如风雨，而不可测也。皇帝清心省事，讳兵哀刑，所以护育百姓之道甚备；然犹推尊道家之教。其意若曰，解人之

庖，蠲人之疫，福人之善良，求诸冥冥中，舍方外法门，将何所据依，此始终信敬而不怠者也。

汲县《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

长生天底气力里，蒙哥皇帝福荫里，忽必烈大王令旨，卫州太一万寿观，羽升微妙大师萧抱珍，道成一悟，箓阐三元，创兴太一之门，密毗治化，潜卫邦家，虽汉张道陵，魏寇谦之，无以过也。宜赐太一一悟传教真人，及改太一万寿宫为太一广福万寿宫。

汲县太一广福万寿宫《忽必烈大王令旨碑》

（元）世祖时常山刘文正王，以沉机大略，最为亲幸，且通秘术，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祠宇于宛平之西山，开平之南屏山，以祠太一六丁之神，俱号曰灵应万寿宫。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操履贞白，明于道术者，不得与兹选。

《危太朴文集》八《送郭真人还玉笥山序》

师姓李氏，讳居寿，字伯行，道号淳然子，卫之汲县西晋里人。自幼喜道家之学，年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真人为师，旦夕给侍左右，容度详谨，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戊戌岁（1238），受戒为道士，命典符箓科式等事。壬子岁（1252），圣主居潜邸，驻跸岭上，以安车召中和于卫，既至，燕见之次，荐师才识明敏，请传嗣为五代祖，仍从誓约，易姓为萧，即蒙允可，赐号贞常大师，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谢世，中和人品道价，高际一世，师嗣掌玄纲，以简重坚洁，持守成规，若恐失坠。及其张皇道纪，醮酹事宜，其应如响，由是徒众厌服，听约束惟谨。己未春（1259），上南巡，驻驿淇右，重师之请，幸所居万寿宫，怅真仙之倏去，喜付畀之得人，周历殿庑，谕

懋者久之。师敷对诚款，允协睿意，眷顾光宠，于焉伊始。明年庚申(1260)，中统建元，春正月，命师即本宫设黄箓大醮，冥荐江淮战殁一切非命者，迎奏际，阴风凄凛，若有趋赴惨泣之状。秋九月，诏赴阙下，上亲谕修祈祓金箓醮筵，翼曰，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二年冬，上命禁斗于厚载门，亲诣祝香，仍赍锦纹绫帔。四年(1263)秋，遣近侍护师颁香岳渎等祠，仍赈济贫乏。至元三年(1266)，以京师刘氏宅赐师，为斋诰待问之所，大内青宫肇造之初，皆诏师按太一符法禳镇方所。十一年(1274)，特旨于奉先坊创太一广福万寿宫，中建斋坛，继太保刘秉忠禋六丁神将。十七年(1280)七月二十六日，羽化于西堂方丈，享年六十，治命令观妙大师李全祐嗣主法席。讣闻，上嗟悼久之，储皇赙楮币三十定，仍谕中书省给威仪祖送，其年十月，遣使护丧归葬卫州汲县四门村祖茔之次。师丰仪秀伟，谦虚笃实，不事表襮，混然与物无忤，而胸中风鉴，殊皓皓也。与人交，诚款有蕴藉，所谈率以忠信孝慈，为行身之本，未尝露香火余习。生平问学，不斯须离，如饥渴之于饮食，其《易传》、《皇极》、《三式》等书，皆通究其理。晚节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涘，宜其为圣皇挹真风，属秘祀，留宿宫禁，参预庭议，四方便面需德泽之庞，即询访而裨时政之阙，横覆道荫，成敷锡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叵得而详，论者谓师虽方外士，其至诚上感，有君臣庆会之契，古人称上士学道辅世主，师其有焉。既窆之二年，嗣教真人将以师言行请于朝，植碑神门，以慰华表归来之想。以不肖恸与师义同理闱，交且款，知师为颇详，以事状见托，谨按纲首杨某等所具行实，勉为件右，庶几太史秉笔者得采择焉。至元十九年

(1292)十二月，王恽谨状。

《秋涧集》四十七《居寿行状》

五代度师(李)居寿至京师，特建琳宇，敕额太一广福万寿宫，命主秘祀，香火衣粮之给，一出内府。逮今承化纯一真人全祐，继奉祀事，十载间，以受业者众，国之经费日广，坚辞廪料，至于再三，全祐谦挹之请，亦不可违也。良田果植，隶大司农者，量宜颁赐，置为恒产，遂赐顺之坎上故营屯地四千余亩，复虑宋臻丰瞻。元贞改号(1297)，岁七月，载生明之二日，平章政事，领大司农，臣怙哥等言，宛平县京西乡冯家里，隶农司籍栗林，丛茂川谷间，以株而计者约五千数，若尽畀全祐，庶几资广道荫，永昭祀事，制可。全祐荣被恩赍，乃自谕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缮性，归洁一身，何以仰答恩私，惟有广开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而已。明年丙申(1296)春，相栗林隙地，重岗环抱，主峰面其北，下迸寒泉，泓澄碧澈，旁地衍沃，可引溉。既奠厥居，中构正殿三楹，前翼两庑，下至寮舍厨库，莫不备，四周缭以石垣，前启玄门，榜曰太一集仙观。工既讫功，以不肖猥同井闬，且承乏太史，求文诸石，大德元年(1297)九月望日记。

《秋涧集》四十《太一集仙观记》

道有纲纪，需人而后弘，如上承师真，下综法务，以公材吏用而开玄佐之功者，其嫡师张公乎。公讳善渊，字几道，赵郡平棘人。父溥，尝任卫真县酒坊使，时太一四代祖中和真人提点亳之太清宫，溥素挹真风，因侍师几席间，沾沾然喜曰："吾儿知所托矣。"遂参礼为门弟子。中和人品高迈，道价重一世，动静语默，皆中伦虑，公亲炙既久，与之俱化，若时雨然。岁壬

辰，河南大兵，公与中和隔离者久之，既而闻师北渡，税驾于赵，乃奔奉焉，师忻然曰："奔奏疏附，吾宗门有人矣。"即令执太清观事。壬子夏六月，从中和北觐岭邸，加号真靖大师，改题点卫辉路道教事。公资清峭贞干，临事敏而善断，驭众肃而有方，虽一言话，出人意表，不肯碌碌混常流中。生平喜读书，于《老子》最为得，故行已接物，多援其微妙，至于祷禳醮祭，内严外办，绰有馀裕，两从中和北上，沉几先物，往返万里，无不如志。寿七十，委蜕于太一顺事斋室，实至元乙亥(1275)正月廿五日也。后八年，六代祖纯一真人，念公有力宗门，在玄士为杰出，有不当泯于后者，丐予文以识墓隧，因摭其行实而系之辞。

《秋涧集·真靖大师张公墓碣铭》

（张善渊）玄学为家，平实中和，静焉而不哗。孙龙、田巴，其书五车，吾知为盗夸。若夫自后而先绝素隐之累，方外而内无多歧之差。语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则若人之所以教庞眷艾者，其未有涯也。

《元遗山集》三十八《张几道炼师真赞》

（张）师讳居祐，字天锡，世为汲郡人。早失怙恃，兄居仁，训育有方，甫长，愿立如成人，然向慕玄风，亟若饥渴，思得大宗师依归，以果其腹。岁壬辰，天兵下河南，时太一四代度师，自柘城北渡，应大将撒吉思请，主新卫昭顺圣后祠，居仁举家崇奉，遂命师为门弟子。居无何，度师住赵之太清宫，以师童侍有年，谨敬不怠，度为道士，俄命掌观之廪料，出纳详明，俭而中礼，曾无撮仑之悞，度师称其能。时卫之祖观，兵后毁废扫地，度师遣提点张善渊诣卫兴复，且请师佐理，师为戮力从

事，小大之役，率以身先之。至元十九年(1282)，大代纯一真人，以师道行纯粹，勤恪有功，言于朝，宣授凝寂大师，卫辉路道教都提点，七年间，道流推服，教门增重焉。廿六年二月五日得寒疾，再宿，谈笑而逝，及敛，予临视，面如生，吁亦异哉！享年七十有二。越七日，提点范全定等，葬师于四门里祖茔之侧，礼也。师为人乐易，无机械，苟有过，须问之人而无惮于改，不然，咽若有物。历事三师，前后五十余载，护道服勤，始卒德不爽。纯一真人以予乡曲故，持状来谒铭。因忆十九年冬，予寓大都道宫，适师与会，宵永无寐，危灯炉火，尊俎谈旧，尝及方灵坑事，悲世故之无常，悼遵者之如是，凄然动华表归语之感。故师每岁例清明后一日，丐敛酒肴楮币等物，斗量车载，展祭冢次，以慰乡梓冥漠之魂，犹恐其心之不尽也，其于存殁两间，亦追远归厚之意也欤。

《秋涧集·凝寂大师张公墓碣铭》

国家祷祠祓禳之事，有属诸道家者，其别数宗，而真大道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己，庶几以徇世夸俗为不敢著。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衣木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泯灭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于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章，得行文书视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则制封无尤普济开微演明真君刘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业，领大都南城天宝宫，又尝

得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与全真、正一之流参立矣。

真大道第八代师岳真人，讳德文，父曰得庆，故家绛州翼城县，娶泽州王氏，兵间，迁涿之范阳，今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将生时，母梦老人皓须长身，冠剑壮伟，告之曰："当暂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见有青气西北起，若自天来者，奔从气所往视之，则岳氏家也，气止而真人生，岁乙未(1284)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浑，稍长不为儿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绝不啖，年十六，辞亲入道隆阳宫。其父愿慤人也，事稼穑惟谨，心甚是之。而长兄兴方以才勇为百夫长，疑其惰也，驱而置之行伍之间，非其志也。是时五代师太玄酆希成真人，屑怀来水峪之太玄宫，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渐领其文书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来受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从真人于水峪事太玄，后皆泊然委蜕，其徒称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六代师玄通孙德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师顾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为法师，充教门诸路都提点，以副己也。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真人所焚香，炉中有异征，方怪之，而李师升堂集众，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师之嘱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广化真人，掌教宗师，统辖诸真大道教事，又赐玺书褒护之，自是眷遇隆渥。安童丞相尝病，真人视之立差，时甚神之，诸王邸各以其章致书，为崇教礼助者，多至五十余通。而实都而王又为创库藏，修宫宇，广门墙，充田亩，治冠与衣，间饰金宝，极其精盛，元贞元年(1295)，加封其祖师，赐赉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剑所藏处。是年奉诏修大内延春阁，赐予遍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1299)二月化去矣。始涿有童谣，云："涿有八

岳”，父老莫之解也，后真人号岳祖祖，盖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其自仲兄得元以次，子孙女妇，从其教数十人焉。吾闻其徒云：而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奉其教戒者，皆功苦力作，严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礼其师之为真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不足当其任。而真人时常使人行江南，录奉其教者，已三千余人，庵观四百，其他可知矣。……

今第九传掌教真人张清志，制行坚峻，尝掌教矣，厌谒请逢迎之烦，逃去之，久无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实，遣使寻访，给驿致之。既见度不可辞，即舍所赐传，徒步入京师，深居寡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虽有金玉重币之献，漠如也。

《道园学古录》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

（徐）师讳志根，梁之扶沟人。弱冠为道士，学于王真人志谨。初重阳入梁，主太宁坊王氏，尝曰：“吾后必宅是。”金亡，其地为虚，后六十四年(1297)，志谨即之为宫，广袤七里，赐名朝元，工未竟，而传之师。师躬畚锸，率夫役，勤力而劳心，克溃于成，壮丽甲四方，至元乙酉(1285)，赐号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壬寅(1302)，优诏存抚，师益奋励，以弘道济物自任，远近慕向，云归川赴。宫之役，夜自辇土石，道得遗橐数百金，伺其主，乃攘场盗也，恳致其半，师曰：“女亡命利此，为贫耳，我欲之，固全有，何半耶，速持去，逻卒不女贷。”盗愧谢而去。河朔岁饥，民争襁负趋河南，无所归，师馆谷唯恐后，被掠者购而归之，明年秋成，或归或留，或愿入为道士，惟其欲。大德中，待选行省者，岁久食尽来谒，师悉不拒，日就食者数百人。

一日当祝厘，群官咸在，师设斋坐众人堂下，相君惊曰："此何为者？"师告之故，且曰："食此数月矣。"相大感动，即调遣之。

《程雪楼集》十八《徐真人道行碑》

重玄子樊君，晚节退休，与时消息，至元二十二载(1285)，易张侯故第为幽栖所，榜曰真常观。洒扫涓洁，广植花木，境趣靖深，日端俨丈室，炷香抚琴，客至问何为，曰："吾方凝神坐忘，与造物者游。"凡往来者皆一时名公，如李敬斋、赵虎岩，翰林王慎独，左辖姚雪斋，鹿庵王承旨，少傅窦公，冀国王公，爱其风度才识，缔方外交。太史公曰，视友知人，盖其然乎。元贞元祀(1295)正月五日晨兴，召门弟子齐道亨、刘道安付以后事，怡然而逝，阅世四百五十六甲子(当为七十六岁)，宁神于五华山仙茔。道亨纯直有持守，祗承遗绪，朝夕惴惴，惟恐失坠，掌教玄逸真人(张志仙)与其进署宗门提点。一日介刘道录文甫请述观记，予僚契雷若斋，与师昔同乡校，夙缘有一日之雅，且重刘请，勉为件右，窃有所感焉。乃为之说曰：二气氤氲，五行储精，长材秀民，无世无之。当金季俶扰，纲常文物，荡无孑遗，其时设教者，独全真家，士之慕高远，欲脱世网者，舍是将安往乎。尝究其说，不过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净无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纪，综核玄务，公材吏用，蔼然见于脱颖游刃之外，不谓之长材秀民可乎。向使率性以明当然之理，务学以广道变之方，列周行，握事枢，以投功名之会，树立峰绝，恐不如是而止也，抚卷怀人，为一慨惜。师讳志应，字顺甫，出平阳汾西官族。

《秋涧集》四十《真常观记》

师姓张氏，讳志敬，字义卿，燕京安次人。幼清癯，寡言

笑，不喜荤茹，见道士辄欢喜迎接，闻读道经则听听不忍去。父母相谓曰："此儿其有方外宿缘乎！"八岁送入长春宫，礼真常李（志常）真人为师，给使左右。真常本儒者，喜文学，师性悟敏，善诵习，工书翰，文藻仿如成人，故真常爱之特异。恕斋王先生以诗名当世，而清高绝俗，栖止道宫，真常命师从之学。方丈西有堂曰萃玄，侧有小楼，积书万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锁钥付师，恣所窥览。师资禀既异，所以涵养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诣不凡也，至元七年(1270)冬十一月化，京师士大夫，远方道俗，奉香火致奠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及师掌教，大畅玄旨，然后学者皆知讲论经典，涵泳义理，为真实入门。当嗣法之初，先辈师德存者尚多，师以晚进，躐出其上，中心不能无少望焉，师德度深厚，颓然处顺，强悍者服其谦恭，骄矜者惭其退让，故初虽少哄，久乃怗然。加以持身精谨，遇物通方，京师贤士大夫，及四方宾客，所与游者，靡不得其欢心云云。

《甘水仙源录》五《诚明真人道行碑》

成宗(1295—1307年)

元贞元年(1295)……二月……以醮延春阁，赐天师张与棣，宗师张留孙，真人张志仙等十三人玉圭各一。制宝玉五方佛冠赐帝师。……七月……壬寅，诏易江南诸路天庆观为玄妙观，毁所奉宋太祖神主。

《元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二年(1296)春正月……甲午，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

材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大德元年春正月，……建五福太乙神坛畤。

《元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大德）五年(1301)……秋七月……癸丑，诏禁畏吾儿僧、阴阳，巫觋、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祠祷必请而行，违者罪之。……六年……六月……甲子，建文宣王庙于京师。

《元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七年(1303)……闰五月……诏禁犯曲阜林庙者。……十二月……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

《元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武宗(1308—1311年)

十一年(1307)……九月……命张留孙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至大元年(1308)……三月，……壬午，嗣汉天师张与来朝，加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

《元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朕慨观古昔，有怀大道之淳，历考圣神，悉尚至诚之本，缘而设教，论世以嗣宗，其说之兴，于今兹久。张某渊乎授受，远有师承，结宇丹台，仍载皇人之笔，奉祠黄石，盖由老父之书。惟神物之犹存，乃嘉名之是锡，率由其旧，眷渥维新。噫，与天下而为公，朕用敷于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尔毋亵于真风。

《大道教十一祖张真人制》

仁宗(1312—1320年)

（至大）四年(1311)……夏四月……罢僧、道、也里可温、

答失蛮、头陀、白云宗诸司。

《元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

（延祐）二年（1315）……夏四月……加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开府仪同三司。三年……夏四月……赦卫辉、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杰祠岁时致祭。……十二月……壬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

《元史》卷二十五《本纪第二十五》

（张）彦辅君，国人，隐老子法中，善写山水。乡者侍臣有进其画于延阁，余数从讲官入直，与古画并观，几莫可辨。然其画人所罕得，鲁国大长公主好名画以自娱，张君终不肯与，他人可知已。

《危太朴文集》六《山庵图序》

太一道士张彦辅，族本国人，从玄德真人（吴全节）学道，妙龄逸趣，特精绘事。

《道园学古录》三，陈基《夷白斋稿外集》下有跋
张彦辅画拂郎马图；盛许之《图绘宝鉴》五称之为六一道士。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传信者，延祐二年（1315）夏，礼部尚书元明善代丞相祷雨长春宫，（孙德彧）真人曰："明日雨征至，须丞相上章，自言尤民报国之意。"小得雨，尚书即为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还，真人一见，告尚书曰："章触妇人手，且得罪，宁敢望雨乎。"使人问丞相门下，果然，二人恐惧，拜伏请罪。久之，退斋宫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无辜，赐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书儒者盛贵人，不觉屈膝拜之。后建法主殿于宫西，朝廷命国工塑像，而元公为之碑，五年（1318）夏，中书参加政事王公桂祷雨亦如

之。兴圣宫遣重臣醮雨长春，七日亚醮，雨大至，所遣重臣尤惧，真人曰："勿尤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闻。后上觅真人，自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图其像，属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頫为赞，以玺识之。终南山重阳宫者，全真之祖庭也，真人居之，始大修饰，天子为出尚服赐之，镇其宫。甘河，祖师遇仙处也，真人奉诏建桥，以寓度济来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诏元公明善制碑文。七年得请归终南，优礼送之，至治元年（1321）秋化去，寿七十九。

《道园学古录》五十《孙德彧墓志铭》

英宗（1321—1323年）

七年（1320）……五月……壬寅，监察御史请罢僧、道、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七月……命玄教宗师张留孙修醮事于崇真宫。……十二月……癸丑，以天寿节，预遣使修醮于龙虎山。……至治元年（1321）……五月……沂州民张昱坐妖言，济南道士李天祥坐教人兵艺，杖之。……六月……壬戌，龙虎山张嗣成来朝，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

《元史》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

二年（1322）……三月……丁亥，凤翔道士王道明妖言伏诛。……五月……戊子，禁民集众祈神。……丙申，以吴全节为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闰月戊戌，封诸葛忠武侯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十一月……真人蔡（遁）〔道〕泰杀人，伏诛。……十二月……戊辰，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蓝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三年三月……辛亥，

以圆明、王道明之乱，禁僧、道庶牒、符录。

《元史》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

泰定帝(1324—1328年)

泰定二年(1325)春，翰林学士临川先生吴公移疾，寓南城天宝宫之别馆，宫之人因为先生言其教之因起，与今第九代掌教玄应张真人(即清志)之制行坚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尽出真人家世乡里，苦节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异，求先生为文。先生言而天下后世信之，未尝有不试之誉，独于真人欣然命笔，具道其所立之难，所至之峻，且有戾于时俗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馆，思真人之为人，乘兴巾车，从以门生儿子，即天宝而见焉。及门，童子辞曰："真人深居至静，自中朝贵人大官至者，未尝敢以报，先生勿讶也。"先生顾谓从者曰："是其人视走高门县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间矣。"郎命回车，不唯不以为忤，而更欢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规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气且清，吾不可不往谒吴先生。"因著芒屩，戴台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从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国史院门上马石上踞坐位。弟子告阍人曰："真大道张真人上谒吴学士。"阍人相顾嘻曰："他日见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为通，而先生方修《实录》，与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门，见而识之，进问真人何来，真人曰："吴学士子耶？"以枝画地作"诚"字示之，曰："还语若翁，吾来报谒。"先生闻之，亟出见，真人去矣，独地上字画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于丽正门南三里所，长歌徐行，音韵清畅，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辞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风，画为图以传观，而托仆叙其事

如此。或曰：昔孟子与南华翁生并世，而未尝相见，二子之书具在，庄氏之辩，莫或婴其锋，惜乎其不见孟子也。今吴张实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无一言可以发其蕴者，其何以一道德乎。仆曰：观其风致，思过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真人画地之一字，不为少也。

《道园学古录》六《吴张高风图序》

（至治）三年(1323)十二月……甲戌命道士吴全节修醮事。泰定二年(1325)……二月丙戌颁道经于天下名山宫观。……己丑加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戊申，命道士祭五福太一神。……秋七月……戊午，遣使代祀龙虎、武当二山。

《元史》卷二十九《本纪第二十九》

泰定三年(1326)六月……丁酉，道道士吴全节修醮事于龙虎、三茅、阁皂三山。……八月……长春宫道士蓝道元以罪被黜。……冬十月……天寿节，遣道士祠卫辉太一万寿宫。……四年……五月……癸卯，以盐官州海溢，命天师张嗣成修醮禳之。秋七月……丙寅，籍僧、道有妻者为民。……九月……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没其直。

《元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泰定改元甲子(1324)春正月，诏玄教大宗师玄德真人吴全节，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嗣教七祖蔡天祐，五福太一真人吕志彝，正一大道真人刘尚平，玄教嗣师真人夏文泳，率法师道士几千人，修建金箓周天大醮于大都崇真万寿宫，为位二千四百，昼夜凡七。受釐之日，天颜甚愉，重封香币，遣太一七祖真人蔡天祐，承德郎郊祀署令马怀吉，捧刻玉宝符，玄璧龙

纽，驰诣济渎清源投奠。五月初三日至祠下，醮祭如礼，质明沉龙简于水府，礼成而退，谨记。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十九《周天大醮投龙简记》

泰定二年(1325)春，予以养疾，寓天宝宫之别馆，其宫之道士合辞言曰：吾教之兴，自金人得中土时，有刘(德仁)祖师，避俗出家，绝去嗜欲，屏弃酒肉，勤力耕种，自给衣食，耐艰难辛苦，朴俭慈闵，志在利物，戒行严洁，一时翕然宗之。继刘而陈(师正)，陈而张(信真)，张而毛(希琮)，毛而酈(希诚)，酈始居天宝宫，际遇国朝，名吾教曰真大道，自为一文，不属在前道教所掌。酈之后有孙(德福)，有李(德和)，有岳(德文)，而吾之师嗣焉。……子之教自托于老氏，其源盖深远矣，其流之别，教各不同，予未暇细论，惟我朝列圣之于二教，其恩至厚，其礼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师皎然独清于众浊之中，口绝荤膻之味，身绝秽污之行，可谓独立不群者矣。若夫容尘不入而心常虚，主珍不出而腹常实；神气合一，如夫妻母子之相恋而不离，长生久视，以阅生生灭灭之众，此则老氏之末流，所谓神仙之伎也。予学孔氏，不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欺世盗名者，盖亦不无。若子之师，崇尚质素，泊然自守，庶可与游方之外者哉。……

岳(德文)师死，(张)清志还丧之，丧毕潜遁，复归华山旧隐。而天宝宫二赵一郑，摄掌教事，五年之间，相继殒灭，郑临终语其徒曰："天降凶灾，死亡荐臻，得非教条有违逆与。吾闻张清志躬受岳师嘱咐，盖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豸乎。"于是宫之徒众寻访清志，得之于华山严谷，既至，众皆悦服。乃谕徒众曰："吾教以慈俭无为为宝，今听狱讼，设戒威，若有司

然，吾教果如是乎，继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尽废之。"众曰："诺"。自是众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息除。

《吴草庐文集》二十六《天宝宫碑》

文宗(1328—1331年)

天历元年(1328)……十月……敕："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为民。"

《元史》卷三十二《本纪第三十二》

天历二年(1329)……三月……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秋七月……征京师僧道商税。八月……遣道士苗道一、吴全节修醮事于京师，毛颖达祭遁甲神于上都南屏山、大都西山。……九月。……庚申，加封故领诸路道教事张留孙为上卿，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冬十月……癸卯，命道士苗道一建醮于长春宫。……十一月……命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及武当龙虎二山。……

《元史》卷三十三《本纪第三十三》

至顺元年(1330)……二月……僧道输己粟者，加以师号。……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燕帖木儿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秋七月……诏"僧、道、猎户、鹰坊合得玺书者，翰林院无得越中书省以闻"。闰七月……铸黄金神仙符命印，赐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冬十月戊申朔，降玺书申饬衍圣公崇奉孔子庙事。……

《元史》卷三十四《本纪第三十四》

至顺二年(1331)……三月……拜给僧道度牒一万道，从

之。……召亳州太清宫道士马道逸，汴梁朝天宫道士李若讷、河南嵩山道士赵亦然，各率其徒赴阙，修普天大醮。

《元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

顺帝(1333—1367年)

元统二年(1334)……十二月……是岁，禁私创寺观庵院。僧道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听出家。

《元史》卷三十八《本纪第三十八》

(至元)二年(1336)夏四月…甲午，遣使以香、币赐武当、龙虎二山。……三年……夏四月壬申，遣使降香于龙虎、三茅，阁皂诸山。……六月……戊子，加封文始尹真人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徐甲为垂玄感圣慈化应御真君，庚桑子洞灵感化超蹈混然真君，文子通玄光畅升元敏诱真君，列子冲虚至德遁世游乐真君，庄子南华至极雄文弘道真君。……

《元史》卷三十九《本纪第三十九》

五年(1339)……九月……癸丑，加封汉张飞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

《元史》卷四十《本纪第四十》

(至正)十二年(1352)……五月……戊寅，命龙虎山张嗣德为三十九代天师，给印章。岳镇海渎。

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

《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上》

明

(1368—1643 年)

太祖(1368—1398年)

洪武元年(1368)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三年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

《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

洪武二年(1369)，礼官言："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之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祠遍天下，或锡庙额，或颁封爵，至或迁就傅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按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旷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宜附祭于岳渎诸神之坛。"乃命加以封爵。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为王。其余

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衮冕冠旒俱有差。命词臣撰制文以颁之。

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

《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

三年（1370）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略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依古定制，并去前代所封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无闾山之神。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

《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

（洪武）五年（1372），夏，……五月壬子，诏曰："……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

六年，秋，八月乙亥，诏祀三皇及历代帝王。

《明史》卷二《　　第二》

洪武元年（1368）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革。五年给僧道度牒。十一年（1378）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初，提点从六品，知观从九品。洪武十五年升提点正六品，知观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于僧录司左善世之下，道录司左正一之上]。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设官如前所列]。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

等：曰全真，曰正一。设官不给俸，隶礼部。二十四年(1391)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其后，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注：嵇璜《续文献通考》卷六一作"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伯爵者，皆一时宠幸，非制也。

《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

道录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嘉靖中革]。龙虎山正一真人一人，[正二品。洪武元年(1368)，张正常入朝，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隆庆间革真人，止称提点。万历初复之]。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皂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提点一人。

僧、道录司幸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具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神乐观幸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

《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

……府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县道会司，道会一人。俱洪武十五年(1382)置，设官不给禄。

《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

（洪武）十七年（1384），秋七月，……壬戌，盱眙人献天书，斩之。

二十年春，……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帝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

《明史》卷三《本纪第三》

十五年（1382）拜（仲质）礼部尚书，命与儒臣定释奠礼，颁行天下学校，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如仪。时国子学新成，帝将行释菜。侍臣有言，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再拜。帝曰："昔周太祖如孔子庙，左右谓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师，何敢不拜。'今朕有天下，敬礼百神，于先师礼宜加崇。"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

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恿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

……(陶)凯尝自号耐久道人。帝闻而恶之。坐在礼部时，朝使往高丽、主客曹误用符验，论死。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

韩林儿，栾城人，或言李氏子也。其先世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年。元末，林儿父山童鼓妖言，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十》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

张正常，字仲纪，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世居贵溪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谒，已而两入朝。洪武元年(1368)入贺即位。太祖曰："天有师呼？"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赞佐，曰赞教，曰掌书。定为制。

长子宇初嗣。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宇初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相诋讦。永乐八年(1410)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渊然进号大真人，宇清入朝恳礼部尚书胡濙为之请，亦加号崇谦守静。

再传至曾孙元吉，年幼，敕其祖母护持，而赠其父留纲为真人，封母高氏为元君。景泰五年(1454)入朝，乞给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复为请，许之。寻欲得大真人号，濙为请，又许之。天顺七年(1463)再乞给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礼部尚书姚夔持不可，诏许度百五十人。

宪宗立，元吉复乞加母封，改太元君为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许，乃止。初，元吉已赐号冲虚守素昭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母慈惠静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号体元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法妙应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死。于是刑部尚书陆瑜等请停袭，去真人号，不许。命仍旧制，择其族人授之，有妄称天师，印行符箓者，罪不贷。时成化五年(1469)四月也。元吉坐系二年，竟以贵缘免死，杖百，发肃州军，寻释为庶人。

族人元庆嗣，弘治中卒。子彦频嗣，嘉靖二年(1523)进号

大真人。彦颙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余人乘传诣云南、四川采取遗经、古器进上方，且以蟒衣玉带遗镇守中贵，为云南巡抚欧阳重所劾，不问。十六年祷雪内庭有验，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易金印，敕称卿不名。彦颙入朝祈经，邮传供应或后期，常山知县吴襄等至下按臣治。

传子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万历五年(1577)，冯保用事，复国祥故封，仍予金印。国祥传至应京。崇祯十西年(1641)，帝以天下多故，召应京有所祈祷。既至，命赐宴。礼臣言："天顺中制，真人不与宴，但赐筵席。今应京奉有优旨，请仿宴法王佛子例，宴于灵济宫，以内官主席。"从之。明年三月，应京请加三官神封号，中外一体尊奉。礼官力驳其谬，事得寝。

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刘渊然者，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1393)，太祖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永乐中，从至北京。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七年(1332)乞归朝天宫，御制山水图以赐之。卒年八十二，阅七日入殓，端坐如生。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

其徒有邵以正者，云南人，早得法于渊然。渊然靖老，荐之，召为道箓司左元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

景泰时，赐号悟元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顺三年(1459)将行庆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与。"其送筵饰与之，遂为制。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惠帝(1399—1402年)

建文中(龚谦)请限僧道田，人无过十亩。余以均给贫民。从之。永乐初召(谦)为大理寺少卿。时有诏，建文中上言改旧制者悉面陈。谦乃言前事请罪。帝见谦怖，笑曰："此秀才辟老、佛耳。"释弗问。而僧道限田制竟罢。

《明史》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三十八》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殿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然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僧出亡，济从之。莫知所终。

其后数十年，松阳王昭游治平寺，于转轮藏上得书一卷，载建文亡臣二十余人事迹，楮墨断烂，可识者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师破，去为僧。……中节好老子、太玄经，为道士。……郭良，官籍俱无考，与梁中节相约弃官为道士。

及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纪帝出亡后事甚具。仲彬、程济、叶希贤、牛景先皆从亡之臣。……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一》

成祖（1403—1424年）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1407）遣泼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泼以故在外录久，至十四年乃还。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五十七》

泼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在礼部久，表贺祥瑞，以官当首署名，人因谓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龚谦多妖术，泼荐为天文生，又荐道士仰弥高晓阴阳兵法，使守边，时颇讥之。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五十七》

京师所祭者九庙。真武庙，永乐十三年（1415）建，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正德二年（1507）改为灵明显佑宫。东岳泰山庙，在朝阳门外，祭以三月二十八日。都城隍庙，祭以五月十一日。汉寿亭侯关公庙，永乐间建。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之东，祭以五月十三日。皆太常寺官祭。

天妃，永乐七年（1409）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

《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

永乐十五年（1417），……秋八月甲午，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书。"

《明史》卷七《本纪第七》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顾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

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仁宗(1425年)

礼部郎周讷自福建还，言闽人祀南唐徐知谔、知诲，其神最灵。帝命往迎其像及庙祝以来，遂建灵济宫于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入侍，进

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又有沈道宁者，亦有道术。仁宗初，命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静无为承宣本泽助国佐民广大至道高士，阶正三品，赐以法服。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宣宗(1426—1335年)

宣德三年(1428)三月己亥，东岳泰山庙火。

《明史》卷二十九《志第五》

英宗(1436—1449年)

正统初，历任江西按察使。三年(1438)坐逸囚，降副使。(石)璞善断疑狱。民娶妇，三日归宁，失之。妇翁讼婿杀女，诬服论死。璞祷于神，梦神示以麦字。璞曰："麦者，两人夹一人也。"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窥门屏间。捕入，则道士徒也。叱曰："尔师令尔侦事呼？"童子首实，果二道士匿妇槁麦中。立捕，论如法。

《明史》卷一百六十《列传第四十八》

代宗(1450—1456年)

段坚，字可大，兰州人。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举于乡，入国子监。景泰元年(1450)上书，请悉征还四方监军，罢天下佛老宫。疏奏，不行。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宪宗(1465—1487年)

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其后西番僧札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札实巴、镇南坚参、端竹也失皆为国师，锡诰命。……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陈音，字师召，莆田人。……成化六年(1470)三月，以灾异陈时政，言："……上有疑未尝问，下有见不敢陈。愿引儒臣赐坐便殿，从容咨论，仰发圣聪。异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罢遣。"章下礼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

当是时，朝多秽政，四方灾伤日告。帝崇信道教，封金阙、玉阙真君为上帝，遣安(万安)祭于灵济宫。而李孜省、邓常恩方进用，安因彭华潜与结，藉以排异己。

《明史》卷一百六十八《列传第五十六》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赃事发，匿不归。时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

玘、中不知何许人。玘以扶鸾术，累官太常少卿，丧母赐祭，且给赠诰。

然群奸中外蟠结，士大夫附者日益多。……兵科左给事中张善吉谪官，因秘术干中官高英，得召见，……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孝肃周太后，……太后诞日，帝令僧道建斋祭。礼部尚书姚夔帅群臣诣斋所，为太后祈福。给事中张宁等劾之。帝是其言，令自后僧道斋醮，百官不得行香。

《明史》卷一百十三《列传第一》

孝宗(1488—1505年)

孝宗即位，召拜（马文升）左都御史。弘治元年(1488)上言："宪宗朝，岳镇海渎诸庙，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贮金书道经、金银钱、宝石及五谷为厌胜具，宜毁。"从之。

……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绝，恐惑眩心志。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七十》

弘治二年(1489)，……帝登极诏书已罢四方额外贡献，而提督武当山中官复贡黄精、梅笋、茶芽诸物。武当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更倍，咸衣食于官，月给油蜡、香楮，洒扫夫役以千计。中官陈喜又携道士三十余人，（注：陈喜，原作"陈善"）各领护持敕，所至张威虐。（梁）璟皆奏请停免，多见采纳。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三》

孝宗初，诏礼官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剌麻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诏法王、佛子递降国师、禅师、都纲，余悉落职为僧；遣还本土，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夺印章及诸玉器。僧录司止留善世等九员，道录司留正一等八员，余皆废黜。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宪宗崩。九月壬寅，(孝宗)即皇帝位。冬十月丁卯，……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

《明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弘治元年(1488)，礼科张九功言："祀典正则人心正。今朝廷常祭之外，又有释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金玉阙真君元君、神父神母，诸宫观中又有水官星君、诸天诸帝之祭，非所以法天下。"帝下其章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释迦牟尼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国。宗其教者，以本性为法身，德业为报身，并真身为三，其实一人耳。道家以老子为师。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报身，设有二像，又非与老子为一。而老子又自为上清太上老君，盖仿释氏而又失之者也。"自今凡遇万寿等节，不令修建吉祥斋醮，或遇丧礼，不令修建荐扬斋醮。其大兴隆寺、朝天宫俱停遣官祭告。

北极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北极五星在紫微垣中，正统初，建紫微殿，设像祭告。夫幽禁祭星，古礼也。今乃像之加人，称之为帝，稽之祀典，诚无所据。

雷声普化天尊者，道家以为总司五雷，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示现之日，故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夫风云雷雨，南郊合祀，而山川坛复有秋报，则此祭亦当罢免。

祖师三天扶教辅玄大法师真君者，传记云："汉张道陵，善以符治病。唐天宝、宋熙宁、大观间，累号正一靖应真君，子孙亦有封号。国朝仍袭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然宋邵伯温云："张鲁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号师君。"今岁以正月十五日为陵生日，遣官诣显灵宫祭告，亦非祀典。

大小青龙神者，记云："有僧名卢，寓西山。有二童子来侍。时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龙，遂得雨。后赐卢号曰感应禅师，建寺设像，别设龙祠于潭上。宣德中，建大圆通寺，加二龙封号，春秋祭之。"迩者连旱，祈祷无应，不足崇奉明矣。

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

北极佑圣真君者，乃玄武七宿，后人以为真君，作龟蛇于其下。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图志云："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此道家附会之说。国朝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尝范金为像。今请止遵洪武间例，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余皆停免。

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以崇恩姓萨名坚，西蜀人，宋徽宗时尝从王侍宸、林灵素辈学法有验。隆恩，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尝从萨传符法。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能传灵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二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每年换袍服，所费不赀。近今祈祷无应，亦当罢免。

金阙上帝、玉阙上帝者，志云："闽县灵济宫祀五代时徐温子知诰、知谔。国朝御制碑谓太宗尝弗豫，祷神辄应，因大新闽地庙宇，春秋致祭。又立庙京师，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君。正统、成化中，累加号为上帝。朔望令节俱遣官祀，及时荐新，四时换袍。"夫神世系事迹，本非甚异，其僭号宜革正，妄费亦宜节省。神父圣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阙元君者，即二徐父母，及其配也。宋封其父齐王为忠武真人，母田氏为仁寿仙妃，配皆为仙妃。永乐至成化间，屡加封今号，亦宜削号罢祀。

东岳泰山之神者，泰山五岳首，庙在泰安州山下。又每岁南郊及山川坛俱有合祭之礼。今朝阳门外有元东岳旧庙，国朝因而不废。夫既专祭封内，且合祭郊坛，则此庙之祭，实为烦渎。

京师都城隍之神者，旧在顺天府西南，以五月十一日为神诞辰，故是日及节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安有诞辰？况南郊秋祀俱已合祭，则诞辰及节令之祀非宜，凡此俱当罢免。

议上，乃命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并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俱仍旧。二徐真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号，仍旧封，冠袍等物换回焚毁，余如所议行之。

《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

是年（弘治八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徐）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

帝自八年(1495)后，视朝渐晏，溥等屡以为言。中官李广

以烧炼斋醮宠。"……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馀。彼如有灵，何不自保。"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

其冬(十六年)，言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盗贼，乞罢诸营缮及明年烟火、龙虎山上清宫工作。帝皆报从。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三》

弘治十七年(1504)春正月，己未，严谶纬妖书之禁。

《明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武宗(1506—1521年)

是年冬(正德六年)，……河南白莲贼赵景隆自称宋王，掠归德，(丛)兰遣指挥石坚、知州张思齐等击斩之。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三》

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石)天柱言祀典惟有东岳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

武宗自称大庆法王，建寺西华门内，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明史》卷二百三《列传第九十一》

世宗(1522—1566年)

世宗初，内府供应减正德什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黄白蜡至三十馀万

斤。

《明史》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

嘉靖二年(1523)擢(秦金)南京礼部尚书，率诸臣上疏曰：……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国师、禅师。比来于禁地设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宁诸宫，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郑)一鹏言："祷祀繁兴，必魏彬、张锐余党。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之费，为钱万有八千。陛下忍敛民怨，而不忍伤佞倖之心。况今天灾频降，京师道建相望，……而为僧道靡费至此，此臣所未解。"报闻。

《明史》卷二百六《列传第九十四》

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为喻，优旨报纳。

《明史》卷一百九十《列传第七十八》

嘉靖五年(1526)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寅，命道士邵元节为真人。

九年，冬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曰至圣先师孔子。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成，大赦。

《明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九年(1530)……(赵)时春上言："……请复古冠婚、丧祭之礼，绝醮祭、祷祀之术。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箓、依托经忏、幻化黄白、飞升遐景以冒宠禄者，即赐遣斥，则正道修明而民志定。"

《明史》卷二百《列传第八十八》

世宗好神仙。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

罪。会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炼白金器百余因郭勋以进，云以盛饮食物，供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与语，大悦。朝用言，帝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帝益悦，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杨)最抗疏谏曰："陛下春秋方壮，乃圣论及此，不过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出栖澡炼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哀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臣虽至愚，不敢奉诏。"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

……明年，勋以罪瘐死。朝用诈伪觉，亦伏诛。

《明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七》

高金，……嘉靖九年(1530)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为圣德累。夫元节，一道流耳。有劳，优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复赐其师李得晟赠祭。广孝不可配享于太庙，则二人益不可拜宠於圣朝，望削元节真人号，并夺得晟恩邮，庶异端辟，正道昌。"帝方欲受长生术，大怒，立下诏狱拷掠。终以其言直，释之。

《明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七》

先是，妖人李福达自言能化药物为金银。(郭)勋与相昵。福达败，力持其狱，廷臣多得罪者。至是复进方士段朝用，云以其所化金银为饮食器，可不死。帝益以为忠。

《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

帝经年不视朝。岁频旱，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屡兴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仆卿杨最谏死，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二十年(1541)元日，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

称贺。(杨)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书极谏曰："……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绂赏及方外。夫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今举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乱莫以加矣。陛下诚与公卿贤士日论治道，则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诞邪妄之术，列诸清禁，为圣躬累耶！臣闻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盗繁兴，诛之不息。风声所及，人起异议。贻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讥，非细故也。此信用方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

《明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七》

十九年(1540)秋八月丁丑，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

《明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嘉靖十六年(1537)，致格(辽简王植子)薨。子宪炤嗣，以奉道为世宗所宠，赐号清微忠教真人，予金印。隆庆元年(1567)，御史陈省劾宪炤诸不法事，诏夺真人号及印。

《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

庄敬太子载壑，世宗第二子。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将南巡，立为皇太子，甫四岁，命监国，以大学士夏言为傅。尚书霍韬、郎中邹守益献《东宫圣学图册》，疑为谤讪，几获罪。帝既得方士段朝用，思习修摄术，论礼部，具皇太子监国仪。太仆卿杨最谏，杖死，监国之议亦罢。

景恭王载圳，世宗第四子。嘉靖十八年册立太子，同日封穆宗裕王，载圳景王。其后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当立。帝以前太子不永，迟之。晚信方士语，二王皆不得见。

《明史》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八》

帝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熊)涉论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议礼故不遽斥。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

二十一年(1542)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

《明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七》

(嘉靖)二十四年(1545)，和川奉国将军充灼坐罪夺禄，怨充耀不为解，乃与襄垣中尉充斌谋引敌入大同杀王。会应州人罗廷玺等以白莲教惑众。……

《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

世宗幸承天，厚烷(恭王。嗣位为郑靖王)迎谒于新乡，加禄三百石。……其后帝修斋醮。诸王争遣使进香，厚烷独不遣。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上书，请帝修德讲学，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演连珠》十章，以神仙、土木为规谏。语切直。帝怒，下其使者于狱。

《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

初，厚燇(英宗第九子，徽庄王见沛之孙)好琴，斫琴者与知州陈吉交恶，厚燇庇之，刻吉，逮诏狱。都御史骆昂、御史王三骋白吉冤。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边。议者不直厚燇。时方士陶仲文有宠于世宗，厚燇厚结之。仲文具言王忠敬奉道。帝喜，封厚燇太清辅元宣化真人，予金印。及载坨(厚燇子)嗣王，益以奉道自媚于帝，命缮其父真人印。南阳人梁高辅自言能导引服食，载坨用其术和药，命高辅因仲文以进帝。封高辅通妙散人，载坨清微翊教辅化忠孝真人。……

时高辅被上宠，不复亲载坨，载坨衔之。已而为帝取药不得，求载坨旧所蓄者，载坨不与，而与仲文。高辅大恨，乘间言

载坨私往南中，与他过失。帝疑之，夺真人印。仲文知衅已成，不复敢言。

《明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

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八月丙寅，封方士陶仲文为恭诚伯。……

四十一年(1562)，冬十一乙酉，分遣御史访求方士、法书。

《明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帝颇知世蕃居丧淫纵，心恶之。会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贤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严)嵩父子弄权状，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阶。

《明史》卷二百十《列传第九十八》

四十四年(1565)，……秋八月壬午，获仙药于御座，告庙。

《明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独上疏曰："……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

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十四》

……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徐)阶力陈其矫诬状，大顺等寻伏法。帝服饵病躁。

《明史》卷二百十三《列传第一百一》

邵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尽其术。宁王宸濠召之，辞不往。

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1524)，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还山，诏许驰传。未几，趋朝。有事南郊，命分献风云雷雨坛。预宴奉天殿，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论之，帝下金诏狱。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大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既成，乞假还山。中途上奏，言为大学士李时弟员外旻所侮。时上章引罪，旻下狱获谴。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蟒服及“阐教辖国”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蕃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帝幸承天，元节病不能从。无何死，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启南宫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削元节秩谥。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一百九十五》

陶仲文，初名典真，黄冈人。尝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

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元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因荐仲文于帝。以符水噀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瘳，帝深宠异。

十八年(1539)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太仆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筦库，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乃请建雷坛于乡县，祝圣寿，以其徒臧宗仁为左至灵，驰驿往，督黄州同知郭显文监之。工稍稽，谪显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趋甚急，公私骚然。御史杨爵、郎中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祠"语。帝大怒，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浃谏乩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争献符瑞，荧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辈，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不冠香叶冠，积他衅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狱谋者王三，帝归功上玄，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荫子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

时都御史胡缵宗下狱，株连数十人。二十九年(1550)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对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缵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荫子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齐河县道士张演升建大清桥，濬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溯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荫子锦衣百户。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1556)，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

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命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世恩后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仲文秩谥亦追削。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干郭勋，言所化银皆仙物，用为饮食器，当不死。勋进之帝，帝大悦。仲文亦荐之。献万金助雷坛工费。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已而术不验，其徒王子岩攻发其诈。帝执子岩、朝用，付镇抚拷讯，朝用所献银，故出勋资。事既败，帝亦寝疏勋。明年，勋亦下狱，朝用乃胁勋赂，捶死其家人，复上疏渎奏。帝怒，遂论死。

龚可佩，嘉定人。出家昆山为道士，通晓道家神名，由仲文进。诸大臣撰青词者，时从可佩问道家故事，俱爱之，得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宫，教宫人习法事，累迁太常少卿。为中官所恶，诬其嗜酒，使使侦之，报可佩醉员外郎邵畯所。执下诏狱，并逮畯，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尸暴潞河，为群犬所食，

畯亦夺官。畯与可佩故无交，无敢白其枉者。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秽亵，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已，嵩调知道行所为，厚赂帝左右，发其怙宠招权诸不法事。下诏狱，坐斩，死狱中。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胡大顺者，仲文同县人也。缘仲文进，供事灵济宫。仲文死，大顺以奸欺事发，斥回籍。后觊复用，伪撰《万寿金书》一帙，诡称吕祖所作，且言吕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从妖人何廷玉赍入京，因左演法蓝田玉、左正一罗万象以通内官赵楹，献之帝。

田玉者，铁柱观道士。严嵩罢归，至南昌，值圣诞，田玉为帝建醮。会御史姜儆访秘法至，嵩索田玉诸符箓进献。田玉亦自以召鹤术托儆附奏，得召为演法，与万象并以扶鸾术供奉西内，因交欢楹。时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顺书由三人进。帝览书问："既云乩书，扶乩者何不来？"田玉遂诈为圣谕征之，至则屡上书求见。帝语徐阶曰："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今大顺来，可复用乎？"对曰："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必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帝悟，报曰："田玉无状，去冬代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徵取大顺，不治无以儆将来。"阶对：

"水银不可服食，诈传诏旨罪尤重。倘置不问，群小互相朋结，恐酿大患。"乃命执大顺、田玉、万象等下锦衣狱，不知其奸由楹也。锦衣上狱词，帝有意宽之，以问阶。阶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诸人法司，令重拟。楹伺间，具密奏，为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礼拷讯，具得其交通状，遂与大顺、田玉、万象、廷玉、元玉并论死。楹瘐死。帝以逆囚当显戮，怒所司不如法，诏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1565)也。

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故无人摘发。颜帝晚年渐悟其妄，而政府力为执奏，诸奸获正法云。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王金者，鄠县人也。为国子生，杀人当死。知县阴应麟雅好黄白术，闻金有秘方，为之解，得末减。金遂逃京师，匿通政使赵文华所。以仙酒献文华，文华献之帝。及文华视师江南，金落魄无所遇。一日，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四方来献者，皆积苑中；中使窃出市人，复进之以邀赏。金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欲因礼部以献，尚书吴山不为进。山罢，金自进之。帝大喜，遣言告太庙。礼官表贺，率廷臣表贺，而授金太医院御医。

先是，总督胡宗宪献白鹿者再。帝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进宗宪秩，百官表贺。已，宗宪献灵芝五、白龟二。帝益喜，赐金币、鹤衣，告庙表贺如初。不数日，龟死。帝曰："天降灵物，朕固疑处尘寰不久也。"淮王献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庙。"严嵩孙鹄献玉兔一、灵芝六十四，蓝道行献瑞龟。俱遣中官献太庙，廷臣表贺。未几，兔生二子，礼官请谢玄告

庙。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为延生之祥，特建谢典告庙。已又生数子，皆称贺。其他西苑嘉禾，显陵甘露，无不告庙称贺者。

当是时，陶仲文已死，严嵩亦罢政，蓝道行又以诈伪诛，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乐，中官因诈饰以娱之。四十二年(1564)五月，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贺。帝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手诏褒答。

时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众。丰城人熊显进仙书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进秘法三十二种，医士申世文亦进三种。帝知其多妄，无殊锡。金思所以动帝，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不能愈。世恩竟得迁太常卿，仿太医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几，帝大渐，遗诏归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隆庆四年(1570)十月，高拱柄国，尽反徐阶之政，乃宥金等死，编口外为民。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顾可学，无锡人。举进士，历官浙江参议。言官劾其在部时盗官帑，斥归，家居二十余年。睸世宗好长生，而同年生严嵩方柄国，乃厚赂嵩，自言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嵩为言于帝，遣使赍金币就其家赐之。可学诣阙谢，遂命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1545)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时盛端明亦以方术承帝眷，可学独扬扬自喜，请属公事。人咸畏而恶之。

帝惑乩仙言，手诏问礼部："古用芝入药，今产何所？"尚书吴山博引《本草》、《黄帝内经》、《汉旧仪》、王充《论衡》、《瑞命记》，言："历代皆以芝为瑞，然服食之法未有传，所产地亦未敢预拟。"乃诏有司采之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诸山。无何，宛平民献芝五本。帝悦，赉银币。自是，来献者接踵。时又采银矿、龙涎香，中使四出，论者咸咎可学。可学寻以年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荣僖。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严嵩亦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褫官夺谥。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朱隆禧者，昆山人。由进士历顺天府丞，坐大计黜。二十七年(1548)，陶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传长生秘术及所制香衲祈代进。仲文还朝，奏之。帝悦，即其家赐白金、飞鱼服。隆禧入朝谢恩，帝以大计罢闲官例不复起，加太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礼部右侍郎。会有边警，仲文乘闲荐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废。"卒不用。既卒，其妻请恤典，所司执不予，帝特谕予之。隆庆初，褫官。

帝晚年求方术益急，仲文、可学辈皆前死。四十一年(1562)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儆，江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大任，畿辅、

河南、湖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至四十三年(1564)十月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方士唐秩、刘文彬等数人。徵，大任擢侍讲学士，秩等赐第京师。徵不自安，寻引退。大任入翰林，不为同官所齿。隆庆元年(1567)正月，言官劾两人所进刘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夺职。

《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赞曰：……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明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穆宗(1567—1572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庚子，世宗崩。壬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隆庆元年，大赦天下。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

《明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隆庆二年(1568)正月飨太庙，帝将遣代，(高)仪偕僚属谏，阁臣亦以为言，乃亲祀如礼。……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滥员，仪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陈庆奏供事乏缺，仪坚持不可。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

神宗(1573—1620年)

……及神宗即位……。皇太后传谕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朱)衡复争，报闻。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列传第一百十一》

……龙虎山正一真人，隆庆时已降为提点，夺印敕。至是，张国祥求复故号，(马)自强寝其奏。国祥乃重贿冯保固求复，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许之。

《明史》卷二百十九《列传第一百七》

……真人张国祥乞三年一觐，(万)象春言左道无民社寄，不当在述职之列。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十五》

……真人张国祥言肃皇享国久长，由虔奉玄修所致，劝帝效之。(沈)鲤劾国祥诋诬导谀，请正刑辟。事亦寝。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五》

先是，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1599)，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1614)，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至是，好贤见辽东尽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郓城，俄陷邹、滕、嶧，众至数万。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熹宗(1621—1627年)

(天启)二年(1622)……。五月，丙午，山东白莲教贼徐鸿儒反，陷郓城。癸亥，秦良玉、杜文焕破贼于佛图关，官军合围

重庆，复之。六月戊辰，徐鸿儒陷邹县、滕县，滕县知县姬文胤死之。

……冬十月……辛巳，官军复邹县，擒徐鸿儒等，山东贼平。

《明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清

(1627—1910 年)

太宗(1627—1643年)

道录司一人。□品。左、右正一，正六品。……分设各城僧、道协理各一人。僧官兼善世等衔，道官兼正一等衔，给予部札。协理给予司札。龙虎山正一真人。正三品，提点，提举，法箓局提举，由太清宫法官充补。各一人。副理二人。赞教四人，知事十有八人。自提点以下，并由正一真人保举，报部给札。

初，天聪六年(1632)，定各庙僧、道以僧录司、道录司综之。凡谙经义、守清规者，给予度牒。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职官二》

世祖(1644—1661年)

顺治二年(1645)停度牒纳银例。八年，授张应京正一嗣教大真人，掌道教。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

都城隍庙有二，旧沈阳城隍庙，自元迄明，祀典勿替。清初建都后，升为都城隍庙，有司以时致祭。其在燕京者，建庙宣武门内。顺治八年(1651)仲秋，遣太常卿致祭，岁以为常。

用太牢，礼献如祭先医。万寿节遣祭，加果品，雍正中改遣大臣，嗣复命亲王行礼。禁城城隍庙建城西北隅。皇城城隍庙建西安门内，曰永佑宫，万寿节或季秋，遣内府大臣奉祭，用少牢。

《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

府道纪司都化、副都纪，州道正司道正，县道会司道会各一人。（俱未入流）邃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

《清史稿》卷一百十六《志九十一》

《御注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1656)，世祖御撰。

《清史稿》一百四十七《志》一百二十二《艺文三》

关圣帝君，清初都盛京，建庙地载门外，赐额"义高千古"。世祖入关，复建庙地安门外，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1652)，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追封三代公爵，曾祖曰光昭，祖曰裕昌，父曰成忠，供后殿。增春、秋二祭。洛阳、解州后裔并授五经博士，世袭承祀。寻定春秋祀仪，前殿大臣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届日质明，大臣朝服入庙左门，升阶就拜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三献，不饮福、受胙。祭后殿二跪六拜，十一年（1733）增当阳博士一人奉冢祀。

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四十一年，诏言："关帝力扶炎汉，志节懔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曷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嘉庆十八年（1813），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

丰二年(1852)，加护国。明年，加保民。于是跻列中祀，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五月告祭，承祭官前一日斋，不作乐，不彻馔，供鹿、兔、果、酒。旋追封三代王爵，祭品视崇圣祠。加精诚缓靖封号，御书"万世人极"额，摹勒颁行。同治九年(1870)，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

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先期承祭官致斋，不理刑名，前殿印宫，后殿丞、史，陈设礼仪；略如京师。

《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

五十二代天师讳应京，字翊宸。……皇清定鼎，入贺，世祖章皇帝颁赐敕谕，谕曰："国家续天立极。光昭典礼，清静之教，亦所不废。尔祖张道陵，博通五经，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孙嗣教，代有崇封。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箓，统率族属，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今朝纲整肃，百度唯贞，尔其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肾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故谕给一品印，恩礼咸如故。

张元旭《补天师世家》

五十三代天师讳洪任，字汉基，翊宸次子。幼即好学通秘笈。顺治八年(1651)袭爵，十二年入觐。世祖章皇帝驾幸南海子召见，询及历代宗系，以世家称之。命光禄寺设宴；陪以礼部堂官，又命工部觅宅，以灵佑宫察院地居之，敕免本户及上清宫各色徭役。时外藩有妖为害，闻於朝，命驱除之，遣法员高惟泰、杨幼芬出塞劾治立应，诸部落咸感其神，因之崇信道法不衰。闲居乐情诗酒，陶然自得，凿西化园池沼，养性其

中，辄自成趣。

张元旭《补天师世家》

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志九十五》

世祖皇帝入关之始，真人（王常月）遂北上，挂单於灵佑宫。丙申（1656）三月望日，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

《白云仙表·昆阳玉真人传》

师姓伍，名守阳，字端阳。原名阳，江西吉安人。宗师守虚之兄也。幼精性理，明佛三昧。年二十举明经，志在成仙，不入仕籍。朝士屡推之，遁入庐山，师事曹老师，李泥丸。曹老师授以大丹秘，未就。李师曰：希仙者须立三千功，八百行，乃可。遂授以东老遗书。师遂竭情烹炼。丹垂成而飞者五十有七次。乃出访泥丸於何山南麓，得五雷法而返，丹乃成。将试取吞，泥丸突至，曰：毋洞汝五脏，五脏未坚，服恐不利。不如以点石，得则普济。乃点所坐大磐石，轰然若雷声，云霞为之色变。金成而泥丸杳矣。师嗣是济人作福，无虚日。吉安王闻之，罗致而师事之。师恐有祸及，遁至天台之琼台。赵复阳知而俯就曰：汝乃律门真种子，盍至王屋山清虚洞天。与我常月子，徜徉时日乎？并授以内丹口诀。曰：是尔所曹某所事之书也。师乃拜辞，踵至王屋。昆阳律师已预俟於洞门外。师时亦大悟，洞澈金液微妙，一见契合。遂皈投，叠受三大戒，得名守阳，字曰端阳，以时置重午节也。相处有年，返服还丹，始得质凡咸化。自号冲虚子。手著《仙佛合宗》、《天仙正理》。至

岁甲申(1644)正月朔日，忽沐浴辞众而逝。地曰武陵。

《天仙正理直论》增注本

第六代传戒律师赵复阳，改名真嵩，号复阳，琅琊人也。父母乏嗣，祈於北斗神君，得天花白鹤之祥降生。方年二十，精通史书，博览道释要典经书，诸无不晓。真人父母前后逝世，彼时真人即怀才外之游，意正仙果，以酬父母，劬劳罔极之恩也。念五岁辞尘，远游武当、茅山及吴越间。遍历名山大川，复於天台，栖止葛庐，谒无我张真人於金庭洞天，时初登桐柏宫，历尽崎岖之艰，忽睹平阳大道，甚悦，赞扬不已，老师应声曰："美哉！尔更上一层楼否？"真人不知张师在彼也。即近前拜谒，俨然似旧时相识，盘谈近修德业之旨，大合张师之念，真人倾心皈依，改名真嵩，然请大道玄旨，未之许也。一日同师登琼台双阙，坐大石间，师始密付戒法。曰："知子堪任此责，自度度人，以继太上一脉。子不宜久居於此，须往王屋山清虚洞天，了大事一件。"真人领命，遂别师。至是地而居，后於崇初岁正月望日，密传晋之上党王昆阳。

《太上律脉源流》(白云观抄本)

圣祖(1662—1722年)

康熙十三年(1674)，定僧录司、道录司员缺，及以次递补法。十六年，诏令僧录司、道录司稽察设教聚会，严定处分。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志九十》

康熙十五年(1676)，正乙真人铜印，方二寸四分，厚五分。清、汉文垂露篆。

《清史稿》卷一百四《志七十九》

五十四代天师讳继宗，字善述。圣祖仁皇帝赐御书碧城额以为号，生八月而又卒，叔洪偕摄教事。至年十四，袭爵入觐，有觊夺大真人印者，卒不敢试。上命分坛祷雨，真人奏，应於某日得雨，至时果应，上甚嘉叹，命随觐法员吴士行等三人留京，三年一易，日给饩廪，来往给驿马，复增二员为例。还山，御书大上清宫额赐之。三十三年(1694)甲戌，命进香五岳，道出开封，长吏以苦旱疫疠请祷，不旬日雨澍而疫已，河水衡决决归界，日啮岸数十丈，吏民惶惧走请，投以铁符镇之，岸以获固。过龙阳，有妖神号五羊者为祟，焚其祠，现白足鳖无算，死溪中而妖绝。过姑苏取赤猴，铁锁二怪。三十五年丙子，复命，赐乾坤玉剑。四十二年，覃恩授光禄大夫。四十六年丁亥，赐第京师。五十二年癸巳，赐帑银修龙虎山殿宇。五十四年乙未，冬入觐，至扬州琼花观，嬖然曰：此先祖蝉蜕处也，余亦从此逝矣，遂化於观内。

张元旭《补天师世家》

五十五代天师讳锡麟，字仁祉，号龙虎主人。常偕诸弟朝夕笃学，一尊庭训。康熙五十四年(1715)袭爵，召见畅春园，赐筵宴，并赐香扇缎匹，恩命如旧。屡觐天颜，宠赉有加。世宗宪皇帝御极，授光禄大夫。雍正五年(1727)，例应入觐，法员娄近垣随行，至杭州病笃。嘱(娄)近垣曰："吾无以报皇恩，子忠觐诚笃，其体予志，善事天子。"越日卒，遗疏臣子遇隆幼，请以次弟庆麟署理，得谕旨赐允。八年，上命近垣礼斗有应。发帑修大上清宫，九年三月，三弟昭麟以州同引见，命署大真人印务，协同监修上清宫，并赐银币还山。

张元旭《补天师世家》

王真人，名常月，号昆阳子，山西潞安府长治县人也。生当明季之乱，慨然有出尘之心。年甫弱冠即遍历名山参求大道。迄至中年，始於王屋山遇赵复阳祖师，恳求开示，师不答。乃食松柏，渴饮清泉至月余，拜求益切。师见其诚，密於天坛王母洞，告盟天地，授以戒律，且勉之曰：大哉之道，成之非易；易也，必以功行为先。真人再拜受教；历八九年，参师二十余位，印证五十余人。闻九宫山内有隐士，亟往访之，遥见幽林密茂处，一人端坐石上，膝行而前视之，即复阳也，惊喜交集，师问“迩来应物持心何得何失？”真人以元风颓败求师振拔为对。师曰：“君子穷于道之谓穷，通于道之谓通；道备吾身，何患宗风之不振耶。”遂以《天仙大戒》密授之。别师后，居华山，一日拜斗见斗姥自空而降，谓曰：“汝缘在北，毋滞於斯时。”

吾世祖皇帝入关之始，真人遂北上，挂单于灵佑宫。丙申(1656)三月望日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道风大振。康熙庚申(1680)九月九日，以衣钵授弟子谭守诚，留颂而逝，葬于白云观西偏。圣祖皇帝闻之赐号“抱一高士”。命筑飨堂以覆之，塑法像以祀之。

《白云仙表·昆阳王真人传》

罗真人，江西人也。康熙间，来京师。冬夏一衲佯狂於市，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举烛火来及燃，罗吹之亦炽。京师九门一日九见其形，后忽隐去，三年无踪，疑死矣。忽有年妊者扫坑(北人冬天都烧暖坑，坑深丈许，每三年一扫积灰)，坑中闻鼾声，大惊，集众视之，罗真人也，蜷然而起曰：“借汝家坑熟卧三年矣。”众请送入庙，曰：“吾不入庙。”请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则何归？曰：“可送吾至前门外

蜜蜂窝。"即异往，窝在土山之凹，聚游蜂数百万，罗解衣赤身而入，群蜂围绕出入于罗之七窍而不能螫。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啮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居窝数载，莫能测其所修。雍正五年(1727)春至白云观，居静室杜门不出者一月有余，道众潜往观之，则已坐化矣。遂藏仙蜕於观东，神异之妙朝野咸知。世宗宪皇帝敕封"悟洽守一真人"。并建塔以覆之，即今白云观东之塔院也。

《白云仙表·罗真人传》

按此经(《金华宗旨》)於康熙戊申(1668)蒙孚佑上帝，垂示人间，其时受法弟子潘易庵、屠宇庵、庄惺庵、庄诚庵、周垩鹤、刘度庵、许深庵七人。至壬申(1692)岁，复提唱宗旨时，又有张爽庵、李时庵、冯返庵、冯近庵、许凝庵、潘真庵、潘卓庵亦适符七人之数。乾隆乙未(1775)，锡塘邵志琳得苏门吴氏抄本，自加订定刊入全书宗正。今届重订之期，广代子复厘定之归入集中，而嘱予详志前此诸人姓氏爰胪列之，俾不致湮没云尔。正化子法嗣恩洪谨识。

《道藏辑要》室集二《金华宗旨》

第七代传戒律师王常月自述云：余乃山西潞安府长治县人氏。时年弱冠，向道之心甚笃，遍游名山，逾越险阻，风霜遭遂，岁月寒暑，几於稽唐。至王屋山，遇一至人乃(赵)复阳老师也，隐居久矣。屡恳指示，师不答者月余矣。余即食松柏，饮清泉，拜求更切，师知念虔诚於天坛王母洞告盟天地，授以戒律，改名常月。师嘱曰，成道甚易而亦甚难，然必以苦行为先。语云大器晚成勉之懋之。余再拜受教，凡九年间，参师三十余

位，印证五十余人。时国家多事，军需扰乱，遥闻龙宫山内有隐士，余即趋拜访，惜缘薄不遇。他日再往，至一所，幽林茂密，遥见一人巍然端坐，余即前拜之，貌颜冀阳老师也。余惊喜相加，师问余曰："十年间持心应物，何得何失？"余历叙玄风颓敝，横说流行。师曰："君子穷于道之谓穷，通于道之谓通，道备吾身何患穷通乎哉"。遂以《天仙大戒》心印密传，嘱之再三。余自要授以来，朝谒名山，栖迟山水，兹不多记。后於顺朝乙未(1655)秋，游京师，挂丹灵佑宫，时丙申(1656)三月望日，说戒於白云观，因缘护法，天然会合，求戒者众，凡三次登戒坛，得弟子千有余人。而求其道德真全者，获我弟子谭守诚，廉静纯和堪任大事。余于康熙庚申岁(1680)九月九日授伊永其传焉。

«太上律脉»

第八代传戒律师谭守诚，道号心月。自述云：余楚之鄖县人氏，南岳潇湘之间，仙坛灵境，屡有奇人。余幼时曾遇鬓朱颜老人，指余云："此子骨相不凡，他日可任大事。"余始不知所云何谓也，迨后父母早逝，弃家访道，云水名山遍参。有年皆以竟授待十方为要，无他念也。一日昆阳真人言余真诚不苟，携余前往武当演教，而初真、中极次第授，余遵格修持二十余载，敬始慎终，未敢懈怠。师知扶疏丹桂，难藏明月之珠，峭绝青山莫滞白云之迹。于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九日，请当道护法，以道法真传付焉。余以德理未深，因缘福报未足，以光显真恩为善守之计，以待后人不意律脉中，微戒堂无主，为道众护法等迫推不得已主持法席，原为道脉计，非余敢所私也。今欣道脉有托，所传得人，遂於康熙庚午年(1690)十二月二十

八日密传楚之詹维阳以光祖意。

《太上律脉》

第九代传戒律师维阳子，晋柏詹太林。自述云："余幼思致君，长怀出世，胞胎江汉。曾绍书香于孔孟门中，颖脱玉隆，遂溯道源於元始会下，遇龙沙之掩井於胥乐兮，见仙柏之扫坛，此其时也。亲冲师於草阁刮仙踪，检大藏于乾元景行，观妙拾遗，偈於仙洞，得秘书于良常，实有天缘，不可强也。庚午(1690)冬月蒙遇谭师之希遇，得续祖脉，会龙门之上，游徐观山海，中山有约，复谒神京，演教十方，接引多士，内有穆清风，苦志修持，寒暑无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十三日，节届春中，遂将大法付焉。"

《太上律脉》

第十代传戒律师升阳穆清风，字玉房。宗源姓吕，继托穆氏。传戒中，续代传灯，必标本源。故地中州，慕道入玄，云游名山，逍遥吴越，朝谒乾元，亲遇本师。维阳詹公，岁在己丑(1709)老祖诞日，授我嗣传，又於成都梓潼宫演教，岁在甲午(1714)登坛三次，领戒弟子，保举恳传。秦地朱子，法名一和，素有道缘，源流心印，当续子传，于康熙丁酉岁(1717)仲冬月庚辰日付之大法。

《太上律脉》

第十一代传戒律师怀阳子，朱一和，字自明。乃扶风人氏。少有高尚之心，长无世俗之好，惟以天文为(念)愿，出家为念。为人行必由径，目不视华丽，口不出狂言，虽有警急不与人语。椿萱早逝，绝俗出家为道士。游至西蜀梓潼宫，开修接待常住，建立养疾病院。十余岁冬夏卧不设席，朝夕手不释

卷，一念纯真，无他志也。甲午岁(1714)，忽有清风穆律师云游至此，见师道德真纯，言行卓绝，遂受三戒，德传道脉，师亦登坛三次，不意仙脉衰微，身被病恙。临化语大众曰：欲得传吾之法戒，必须青城山人袁清举可任斯事，堪光祖德以继太上宗脉统序也。

«太上律脉»

第八代律师谭守诚，于康熙庚申岁(1680)接法，于康熙庚午年(1690)传法与詹太林，是接法后十年传出。

第九代律师詹太林於康熙庚午岁接法，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传法与穆清风。是接法后十九年传出。

第十代律师穆清风于康熙四十八年接法，于康熙丁酉岁(1717)传法与朱一和。是接法后，八年传出。

第十一代律师朱一和于康熙丁酉岁接法，于羽化时，把穆清风所传之法交与袁清举。

第十二代律师袁阳举(清举)于康熙甲午年(1714)在四川梓潼宫受穆清风戒。于雍正庚戌(1730)传法与王来还。是法经两代十六年始出。

«太上律脉源流»

世宗(1723—1735年)

雍正九年(1731)，嘉法官娄近垣忠诚，授四品提点，寻封妙正真人。十年，定提点以次员缺。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志九十»

第十二代传戒律师袁清举，法名阳举，号九阳，西秦凤翔人也。幼崇敦厚，长习孝敬，尊贤重圣，行不越理。一日从母

命至亲誉家，回转，路遇异人，修髯伟貌，飘然若仙，师敬礼之，嘱师语曰："子道中人也，学道即得仙矣。"语毕忽无形，师即盟天发愿，弃家修道。遂访至景福山（陕西陇县境内）出家修道，积功累行，十数年复游终南山、老君山，重修古工，四方善信无不欢悦。又游西都隐居青城，朝诵心印，暮礼斗真为功。至甲午年（1714），缘遇升阳律师，在川省梓潼宫建律坛，开化人天，三坛已毕。自雍正六年（1728）岁次戊申复游陕西省景福山，开建律坛。至八年正月登坛三次，内有却尘王来怀，系燕京人氏。年六十有四，虔持《道德经》、《黄庭经》，演虚无清静之理，不改其志，经业尊崇，可任祖脉，以阐玄风。时在庚戌年（1730）正月望日，授之大法，以永其传焉。

第十三代传戒律师王来怀，号却尘子，系燕京人氏。幼信东王公教，长苦力行，志其大道，西游关中，住玉泉洞玄真庵。神会千真，志周八极。继而登华岳，开阐教法，云集道众，普施金针命药，济世了救度愿。得遇真人授以《太上律脉源流》，藏於石室。后有李大真人请至泾阳嵯峨山云门宫，传道德、黄庭经，虚无清静教。救度羽流，远绍仙踪，据坛高级，时听戒者众，有白复礼者，诚笃纯朴，可任大事。故以历叙源流，付之以衍其续。

《太上律脉》

高宗（1736—1795年）

乾隆元年（1736），酌复度牒，并授正一真人光禄大夫，妙正真人通议大夫。五年，正一真人诣京祝万寿，鸿胪寺卿梅谷成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于是停朝觐庭

衰微。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

乾隆七年(1742)，设乐部，简典乐大臣领之。置和声署官，以内府、太常、鸿胪各官兼摄，并招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愿改业者削籍。

《清史稿》卷一百十四《志八十九》

(乾隆)十七年(1752)，改正一真人为正五品，不许援例请封。三十一年，以法官品秩较崇，复升正一真人正三品。三十九年，真人府监纪司张克诚留京，置协理提点二人。四十二年，授克诚提点，兼京畿道录司、省协理。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

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戊寅，命正一真人视三品秩。

《清史稿》卷十三《本纪十三》

第十四代传戒律师白复礼，字慧直，号照图子。陕西绥德州人氏。幼时嗜道教，不欲与世人为伍。年至十九岁，慨然有出俗志。东游韩邑两峪山，静坐数载，未称志。后访道华峰，受业於应诏东，去思欲，得一境以自养。云游关内浴水观，名曰通真，遂卜居焉。修真养性，苦志参玄，证虚无之妙道，究金丹之正理。广施恩义，疾痛颠连者，必加恩养，多行方便。穷途迷迹者，深加警觉。居不数载，观宇改，观一方皆善风焉。遐迩人氏莫不闻风慕义，因号为通真上人。至於乾隆丁巳(1737)开演面目法戒，得龙门程本焕，心甚喜之曰："诚朴如是，道无尤矣"。遂以受之却尘法旨付之。后闭关三载羽化升仙。

第十五代(传戒)律师程本焕，号香岳。西秦龙门人也。幼

栖紫云观，有学道志。当其性嗜诗书，已会儒家之奥旨，既而泛览诸子，遂悟尘世之劳。尝自叹曰：此非所以修真处也。於是卜象山修心炼己，备尝艰苦。乾隆丁巳年(1737)，白老律师开演戒期，见其真纯质朴，因以道脉寄之。自受戒之后益坚，纯修禁步，三载诵咏《皇经》，四方来者无不共钦道貌，而大师虚怀若谷，切切然方以功行未尽为尤，复以传贤为念。兹于乾隆戊子年(1768)三月清明日，登坛说戒，幸得一人，姓张名本瑞，系晋代州人，出家於太华峰。可与有为道脉之源流，庶不致於湮没焉。

第十六代传戒律师张合皓，字朗然，号怡轩。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氏。先世积德至师之父母，好善尤笃，生师甫弱冠，居然厌俗。常咏："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之句，慨然有出世意。未几，父母相继下世，时年三十二岁。入终南山至鄠县瑶上庵，从本善李师为徒，深相得也。既而访窑头神洞张律师，博通三教，朝夕晤对，获益良多。一日，有二人过访，貌若乞丐，师与语非常人也。叩其姓氏，曰赤脚董，曰赤脚石。请为弟子，弗许。益敬事之。日久，董、石二人知师刻苦精勤，不懈於志，以为是传道器，因导之往投赤脚李。李，泾阳人，德行超迈，功候精深。於是往来终南华岳，风雨追随，不离杖履，深得天人秘奥，三教同源宗旨。自是，师之学日进。遂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偕李、董二师至京师，住白云观。观自长春创始以来，近五百余年，琴台、丹灶、清风犹在人间，徘徊不忍遽去。於是为此地应知客者一，四十三年六月移住御园永宁观，见知於侍讲学士图鞮布。学士特建延宁庵招住之。越十有五年(1750)至五十六年(1791)始接白云观住持。迄嘉

庆十二年(1807)阅十六载，习劳任冤，道行精洁，四方诸友，欣然云集。又自念觉人觉世，远近差殊，证古证今，先后一辙。前贤仰止之难企，后嗣追宗而莫及，为悯颛愚，往求贤哲，开坛演戒，说经讲法，爰咨有众，询谋悉协。於是具礼币遣知客张本重，於八月下浣徒步往西岳华山，聘请张律师出山，於十二月初六日到观。越明年二月设坛说戒，毕得受戒弟子一百二十余人，甚胜事也。张律师因忆其先，程师遗嘱曰："吾之戒律，将来兴化於北。今日之举，先数十年程师预知之，岂偶然哉！"张律师遵程师之言，将龙门正宗戒律法脉源流，传之於合皓张律师，师自语曰："我春期接法，自许愿於九月九日设坛传戒。"后至七月间，自知不待传戒即该羽化。将大法付与龙门张合智羽化飞升。

《太上律脉》

五十六代天师讳遇隆，字辅天，号灵谷，仁祉之子。生而岐嶷，英俊轶伦。钦差刘公以神童目之，居恒与弟子员阐明道典，究理法秘，及先儒书册，精勤不懈。乾隆七年(1742)，奉旨承袭入觐，召见圆明园，赐克食缎匹，宴费视旧制有加，复赐御书教演宗传额，并朝服袍套笔墨等物。壬戌入觐圆明园，赐《避暑山庄诗集》一部，花缎二端，各亲王皆有予赐。乾隆辛未(1751)，圣驾南巡，召见行在，赐缎二端荷包等物。十七年(1752)以梅御史劾，部议改为正五品。厥后优游山中，悉心任化，陶然以终。三十六年辛卯(1771)，覃恩诰赠通议大夫。

五十七代天师讳存义，字方直，号宜亭。资质聪敏，总角不凡。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五，袭爵入觐，以祈雨晋秩

正三品，换给翟卿，赐真灵福地匾额，内绣老子像，并御书法经，复奉旨照例额觐。嗣后正一真人，并随带法官，准其驰驿，钦此。三十四年入觐，祈雪立应，赐翠翊碧玉道冠顾绣法衣，上元日赐宴看灯。三十五年，恭祝万寿，适丁母艰，蒙恩体恤，免其庆贺。四十一年，恭奉孝圣宪皇太后大礼，恭送梓宫，恩赏银一千两，旋赴齐云山进香。年二十八卒，无子，遗疏请以嫡堂叔起隆承袭。

五十八代师讳起隆，字绍武，号锦崖，一号休山。貌魁岸，深沉足智，能文善诗，四方知名之士乐与之游。九龄入大学，岁辛卯(1771)游京。甲午(1774)考入四库全书馆誊录，议叙一等，以县丞分发河南试，同历署开封府经厅、粮储道库大使、布政使司都事。四十四年，堂侄五十七代宜亭真人遣疏恳请承袭祖爵。四十五年，江西巡抚郝题，咨调回江，奉旨承袭。恭遇皇上七旬万寿，八月抵京，赴热河庆祝，进如意等物，蒙恩赏收《北斗延生真经》一部。十一日面请圣安，奉恩旨，著在内廷听戏三日，赐上间大缎帽纬，及内造器普洱茶食物等。十四日夜，又着在万春园看放烟花。四十七年入觐，召见乾清宫，蒙温旨，命於次年元旦大高殿拜进庆贺表文，礼成，赐老子绣像及藏香。四十九年，恭遇圣驾六次南巡，循例於江苏无锡接驾进贡，蒙赏收鼻烟瓶等物，召见行在，又蒙赏给克食大缎四端，御题墨刻罗汉图。后数入觐，俱邀礼有加。嘉庆戊午(1798)届庚期，行至苏州，告赐回里，一卒於山。

张元旭《补天师世家》

仁宗(1796—1820年)

文昌帝君，明成化间，因元祠重建。在京师地安门外，久圮。嘉庆五年(1800)，潼江寇平，初寇窥梓潼，望见祠山旗帜，却退。至是御书"化成普定"额，用彰异绩。发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谒九拜，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于是大学士朱珪撰碑记，略言："文昌星载《天官书》，所谓'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宫'是也。《尚书》'禋六宗'，孔疏引郑玄云：'实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周礼》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郑注谓文昌星。然则文昌之祀，始有虞，著《周礼》，汉、晋且配郊祀。《元命苞》云：'上将略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是爵禄、科举职司久矣。又言帝君周初为张仲，孝友显化，隋、唐为王退，征李商隐《张亚子庙诗》，读孙樵《祭梓潼神君文》，《化书》：唐开元命为左丞，《通考》：僖宗封为济顺王，宋真宗改号英显，哲宗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元加号宏仁，盖可考见云。"礼官遂定议。

岁春祭以二月初三诞日，秋祭，仲秋涖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后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咸丰六年(1856)，跸中祀，礼臣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亲读，三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祇祠庙者，设位公所祭之。毕，彻位随祝帛送燎。

《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

张志律师，字教智，号慧生子，别号坤鹤。祖籍通州。父母早殁，师年尚幼，便究心性，理不务俗学。二十三岁，皈依於

文昌阁段真人座下，勤修行者八年，既而出外参访，登泰山度潼关，遍历险阻，胸次豁然，后入西山红萝厂，饥餐松实，渴饮清泉者久之。嘉庆十二年(1807)至白云观受戒於华山张老律师。时方丈合皓师已得律师真传，即以衣钵授之。师兢兢业业，不负所传。尝居地窖养静年馀，不接世事，静中辄见群魔来优，方悲大道之难成，益坚持正念，移室后窖，即陷知前此为众灵呵护也，在观十数年，廊庑殿宇，修葺一新。观中向无养赡恒产值。岁大饥，挂单者数倍，於前师於隆冬之际，持钵募化，手足皆裂，不以为苦。前后开坛十次，度戒子一千一百余人。盖自昆阳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道光二十年 (1840) 二月十九日顺正而化，葬於白云观之南塔院。

《白云仙表·张老律师》

《金丹四百字》乃宋(张)紫阳真人成道以后遗与马处厚之文。其文初无定名，后人因其无名，以《金丹四百字》名之，是文其言约而不繁，其义显而且明，与《悟真篇》相为表里；《悟真篇》细分药物火候，《四百字》总撮始终大义，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也。但《四百字》自宋迄今注释者甚多。或以炉火解，或以搬运解。求其传真写神，发其藏蕴者，卒不可得。予不忍祖师法宝埋没，遂段细释，破其譬象。明指何者是鼎，何者是炉，何者是药，何者是火，何者是有作，何者是无为。字字分晰，句句辨别，剥核见仁，碎骨露髓，宝函珠玉，明明朗朗。庶乎阅者一目了然，不为邪说淫辞所惑矣。注既成，犹恐学者躐等而求，妄冀速验，因附以二十四要，二十四诀，使学者循序而进，自卑登高，足踏实地而行，自有深造自得之时。亦可不枉费功夫矣。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1807)，冬至月朔三日，栖云山素朴

散人(刘一明)自序。

《金丹四百字解·序》

长春老祖为北宗七真中之一,元世祖初年敕建白云观,以为栖真檀宇,道风昭廓,遂称天下祖庭。(我大清康熙朝,有王真人者,传大戒一坛,遥续法乳。又有玉善人,创构三清阁,规模宏丽,久之金碧剥落,法众零星,清规渐弛,讯之住持张怡轩,师则慨然曰:"经费不给,钟版阒然者,且百年矣。"乾隆末,有两淮盐政全公名德助产,岁得息六百金,合之旧日所出可千数百缗,而羽流亦多至三百馀众,其不给如故也。余因与张师熟计,延得华山张律师,并大师刘合仑等,凡八人来观。阅年传戒百日功成,计糜白金二千八百馀两,复与彭遽生太史,缪东生户部,各出资於院中西偏立纯阳专殿,计金四千八百两。未几,怡轩化去,部教仁师继为住持,孟礼静师佐之监院,乃改立圜堂,修理戒堂,凡传戒、诵经、安单、息静种种所需莫不咸具。已两部师复逝,继者长师传戒一坛,受戒百人。未久,复又入山,於是众议,始以监院孟师兼综住持,诸务自兹调度有方,祖风渐振矣。山左济宁州有常清观者,今为白云下院。余洎同人亦曾致力於彼,是以定议彼中住持,永遵白云规约,亦同道相维之意也。余刑鄙粗材也,於大道诚无所窥,见顾颛蹶;其傥来之资,从事於兹聊,为薄俗巢破惬之先路焉。计自戊辰(1808)岁,捐白金六千为传戒资,以制钱千缗,助庄田一区。己巳岁(1809),入白金两千,又助梅厂庄院一区,计地四十五顷,又存质库白金八千,权子母为本观每岁传戒经费,此余所捐资之大略也。非敢自炫布施,姑使他日诸法侣有所稽覆也,遂不辞众导师之嘱,而僭书於石云。嘉庆十六年(1811)

正月穀旦立。天津弟子蔡永清敬撰。

白云观碑文

宣宗(1821—1850年)

第十七代传戒律师张真人，字教智，号慧生子，京都顺天府通州人也。师母亲年过三十无子，因祷於通州文昌阁，是夜梦一白鹤投入怀中，因而有娠。当生之时，霞光绕室，瑞气盈门，一时父老莫不惊相谓曰："此家当出异人。"形象端雅，色相庄严。幼而灵敏，长而孝慈，鲜不以为人中特色矣。无何堂上老人相继而亡，而师亦孤立无偶。因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见名利之华浮，观富贵之倏忽，以此持念不下，常怀出世之心，自思岩栖谷处，代不乏人，修真养性，何地无贤，遂皈依文昌阁段真人名下。奉令承教，殷勤不怠，一旦遵奉师命参访维殷云游念切，跋山涉水，不辞险阻之劳，沐浴栉风，甘受程途之苦，下关东而接待往来，过关西而参悟玄机，已而归山，饥餐松柏，渴饮清泉，优游岁月之间，念兹在兹遂得三皇玉诀之秘旨焉。迨参学於白云观中，内坚其志，外笃其行，数载以来，立功立行，精勤益倍常矣。适有华山张老律师开坛演教，传戒度人，而师亦与於其间，老律师将太上大法付於合皓张真人。后律师见师气宇轩昂，心地持达，遂受以太上大法。自是师竟竟业业，恐负所传必欲择一人以授之，孰知阅历数载所遇不合有目击而非者，岂得之易而授之难哉，亦得人难而授人易耳。道光十五年(1835)有南阳玄妙观监院吕合震系山东琅琊郡人氏，行持戒律有年，可称律门法器，因将祖传大法付与吕合震，永其传焉。

《太上律脉》

六十代天师讳培源，字育成，号养泉。颖异澹朴，笃於孝友。道光九年(1829)袭爵。因生母累年抱恙，嘱勿远离，拟请诣阙谢恩未果。生平乐善好施，舍己济人，行藏似鹤，当时以白鹤仙师称之。凡诸符法，悉能一气浑成，极研究大梵斗母玄科，尤能阐演入妙。浙江海宁州有妖为患，海堤崩裂，延至立验。道光十一年复患水，沿溯数百里，将军奕湘驰羽请求命。胞弟持印剑往治，为设醮数日，令法员乘小艇，冲涛而济，投以铁符，天返风，艇复故所，潮平堤立。二十五年秋七月，贵溪久旱，蝗飞蔽日，禾菽蚀啮殆尽。邑侯请治，为设醮七日，雷风肃烈，大雨如注，连夕凝寒似深秋，命持符水，洒坛前后，蝗尽瘟於河。咸丰八年(1858)戊午，乱兵侵境，避往应天山，惜一丁负印，行至崖岸地方遇寇，丁不及匿，弃印道旁，兵骑蜂拥蚁接，印仍故所，视如不见，践之不觉，贼去，叱丁携归。九年己未，督办团练，防剿多捷。十月中旬八日，忽有赤蛇游於庭，俄而不见；咸谓山居之常，不以为异。翌日将堦，竟无疾长逝。法经云：蛇乃鹤之粮，殆返真之兆欤。县志赞："德著金绳，功追玉局，驱蝗虫而乡城争颂，息潮涌而寰海竞称，盖纪实也。"光绪三十年(1904)，覃恩诰赠光禄大夫。

张元旭《补天师世家》

李圆裙师，山西平阳府临汾县人也。本系贵家子，学问渊博，不求仕进。初游武当山，皈依龙泉观之汪老律师，取名复信。后隐终南数十年，爪甲长数尺，堦居如蛇，护以竹简。道光初年(1821)至白云观，身穿敝衲，腰系圆裙。时人因以圆裙师之。精於岐黄，活人无算，或有以朱提为谢者。辞曰，吾将藉此立功，岂肯受贿，君果督我，护法常住可矣。道光乙未

(1835)七月十五日顺正而化。葬於白云观之三仙坟，享年一百有二。

《白云仙表》

程子谓却病延年则有，白日飞升则无。欧阳公谓养生之术则有，神仙之事则无。余以为却病养生即仙道也。《黄庭经》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成真。"诚乎允之论哉。今夫谷虚境也，神灵觉也，虚灵不昧则成圣，谷神不死则成道。仙何异焉。三丰先生在元明鼎革间，独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深造以道，欲其自得；默念州县劳人币书招我，皆所以蔽虚灵而损谷神也。屏之、弃之、避之、藏之；真所谓世有神仙，彼必深潜崖壑；惟畏人知者先生之节贞矣。风雪可眠，非徒却病，须眉不老，何但养生。光之有日月之明，大之有沧海之水，又安知不有脱壳生翰，白日飞升成仙於青霄之外者哉。雍正初(1723)，汪公梦九观察剑南先生，以法身显化其署，即谓五百年犹在人间可也。公知神仙之道，信而有徵，於是以先生文章出处辑为成书。盖欲与却病延年者，大其观也。卓庵刘君，得汪书而补纪之刊版传世，后之颂其诗，读其书者，应知仙道之不虚也夫。

道光甲辰(1844)七夕长乙山人涵虚生叙。

《王中祖师全集·序》

穆宗(1862—1874年)

崂山派。马祖龙派分支，据说此派原本三十字，于同治十二年(1873)有房山县城隍庙来观，商道众公议，重续八字诗

复驾云龙去，至教延七真。

中元遇玄理，福泽自德春。

《诸真宗派总簿》(白云观手抄本)

第十八代传戒律师吕永震，字乾初，号雷鸣子。原籍山东青州府晌县吕家楼人氏。自幼多病，好观道书，有出世之想。直待慈母殡葬三年之后，不恋尊荣，单骑出门访道天涯，适至济宁州青鹤洞皈拜度师张本柱名下。出家数年之后，告假参访游至京都白云观受戒，当执事总理诸事数年，大众推为监院。五年退院南游，忽遇南阳车马来接，无奈身至玄妙观，大众共推监院。乙丑(1865)五月，白云观车马临门，恳请赴都传戒，势难推却，只得身还旧都，监院同众推为方丈，自觉年迈，无能为矣。只望后人阐扬，然既受律师之大法，理当传贤。是岁冬月，觉有辞世之兆，即欲图就所事，祇因际遇不对，未敢遽动，回忆南阳府玄妙观。监院张宗璿行为端方，心地明朗，且其才堪任重德，足服人众，为玄门之柱石，宗教之领袖也。今将大法付与，受持异日，努力护道传戒，登坛修已度人，永其续焉。

第十九代传戒律师张圆璿，字耕云，号云樵子。原籍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氏。师天资明敏，赋性仁慈，仪容端雅，志行高洁，自幼慕道，旋在本省莱州府，即墨崂山三官庙出家。师自脱俗以来，博览群经，广添道典，普历名山，不惮险阻之苦，遍谒高贤，惟求玄妙之诀，栉风沐雨，卧雪餐霜，大立冲天之志气，坚守面壁之静动，一旦豁然贯通，与道冷一。不忍独善其身，而以利物为怀，遂于江南天宝观开立常住，道众云集，玄风可观，不料兵荒，扰乱移祸于南阳玄妙观。乾初，吕老方丈久闻师名，乃请师就观谈道数日，志气相洽，故传戒门之大法，继

推监院之权衡。师自受托之后，勤理教政，夜以继日，精修妙行，严以持己，宽以待人，道众无不悦服。又遇捻匪入境，焚掠屠戮，惨不可言，难民纷纷，无所逃避，师慈心难忍，首先捐资筑攀，制造军器，协督绅民，护守城池。且又馁济难民，日来就食之人，不下数千，所赖全活者，岂可胜计。贼匪数遍城垣，赖师设计严防复同镇，师督兵追剿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屡建奇功，数年之间，赞化焦劳，南阳危而复安，诚谓道教，恰是儒教道法，即同王法，是以官绅军民无不感载，合词详禀。抚师李转详咨部复请大藏经全部。恩准颁赐，师乃赴都亲领事尊奉玄妙观，创建经阁，重修殿宇，内外焕然。迨于丁卯(1867)，白云观道众公议，请师来京，尊为方丈，开坛传戒，期满南归。庚午(1870)再请传戒，时值皇亲，照公府太夫人，灵寄观中，师为虔谓《血湖经》。一藏半载之久，靡有怠容。蒙慈禧皇后，恩赐紫袍玉冠，撰金助坛开大戒场，伯子公侯，接踵而来，请谒声名，播于远方。师忽悟《道德经》，云：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悟真篇》云：下手速修，犹太迟，故立意潜修。究竟本来，乃大法未传；恐负吕老律师之所托。遂于众弟子中，选得云蒙山高仁峒。其为人也，道心坚固，立志超群，堪为道门法器，以大法付焉。

《太上律脉源流》

德宗(1875—1908年)

第三八正乙派。[此派自光绪八年(1882)八月，系通州里二四佑民观续起。]

从守真正元，道往体崇安，

清静功成满，玄妙步云仙。
金光冲霄汉，超然玉京山，
圆通大智慧，万古永留传。

第六十七日新派[此派系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续此]。

冲和天根定，涵养易书深，
宝元得正体，归吉万年身。

第七十八陈、赵二师留传栖安派[此派系自光绪元年(1875)春月续]。

教垂万古，泽溉家风，栖安同德，
宏演三乘，凝真高洁，吉庵圆通，
混合为一，道继犹龙。

第八十霍山派[此派为邱祖宗字分支旁派。云樵真人姓张名宗璠，字耕云。系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由光绪甲申(1884)教间，重赴白云观传法。门下弟子等，因徒众人繁，即请原遵"宗"字为第一代号]。

宗诚信崇绪，修善法德超，
璠律传千士，智慧贯天高。
耕兴龙门教，静参玄中玄，
云度众生戒，万教尊师道。

第八十四华山派[此派光绪元年(1875)自南方代来。又有人云是华山后续]。

自来精微妙，洪昌圣贤心，
昆仑阐大法，咸登谒玉京。
三界十方内，遍地黄芽生，
龙虎盘坎离，五气华池中。

了然永解脱，逍遥斗牛宫，
位列诸胜景，光照满乾坤。

《诸真宗派总簿》(北京白云观手抄本)

余有《浅集敲跻洞章》一部，《灑灑易考》十部，亦有《戏蟾图》一卷与《精微歌》自述集成一大注脚。字字句句，浅近而易悟，予皈依北七真谭祖长真真人南无派下，著注此篇，予演法於龙门，受法於南无，所为二门之嫡，指惟愿仁人知有正法，得有正证，以报仙佛度我之洪恩，后来圣真见此如予面谈，若能加策励精勤则仙佛便从证矣，不可勉哉。时光绪乙酉(1885)秋门，眇蟾子敲跻道人刘名瑞自注考证。

《道藏精微歌·序》

白云观乃长春祖师建立，迄今六百余年矣，遂称为丛林首会道家之祖庭。梵修住持，代代相传，护法施主绵绵接续，载记昭昭，靡不具备。兹者刘素云炼师，法箓诚明，直隶东光人，自幼好善，儒道兼优，皈依在第十九代方丈张耕云名下为徒，曾为本观护坛化主，计自同治辛未(1871)募捐五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三百余人，期满张南师归，继之者为黼一孟师，调度有方，诸臻妥善，孟师复逝。於是众议举高云溪为住持，云溪为素云曰："戒至契幸，承素云竭力护法。"於壬午岁(1882)，复募七千余金为农口粮传戒费，受戒者四百馀人。甲申岁(1884)，又募捐九千馀金为传戒费，受戒者五百馀人，以至修屋建舍，刊板印经，种种不可枚举；庙事当为家事，道侣视如手足，观中各事无不兴废再整，是素云之功德已足昭垂永久。兹又虑及燕九九皇祖师两圣诞辰供瀵铂，敬约善信张诚明、张诚五以及内官信官助善者百余人，建立长春永久供会，起於光绪

八年(1882)，每岁香供之费，约需三百馀金，至丙戌岁(1886)，会中积蓄无多，素云恐失其传，又自捐叁仟二百六十金，购买昌平洲地方上泽四十五顷有奇，每岁收租壹百三十金，交本观为业，永远作为供会香供灯果之资，以垂永久，如素云之夙具慧根，成此善果，询是为久远之基，是以共推功德护法之首也。云溪因为之立石以传不朽云尔。

江苏候补知府筱岩禧侑拜撰

大清光绪丙戌春三月白云观道众公立

白云观碑文

白云常住为长春祖师阐教之所，祖师生当衰微之季，独开法统，力转鸿钧，伟烈丰功，实创玄门所未有，数百年来，庙额数易，殿宇频增，碑志森如林立，其文备载宸垣，讵略精惜世远年烟，旧碑悉归磨灭，孟韬一方丈至，才慨然以重勒自任，乃愿未遂而仙去。吾师霍山起派赓云律师张大真人，常为印言："及惓惓焉，以为遗憾。"且嘱曰："古人已往沧桑屡变，举功德事业，岁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志载其真，听其烟没可乎？汝性情纯笃，乐善不倦，见义必为，他日能成孟公之志者，非汝而谁。"印谨识之，不敢忘，徒以琐务纠缠，将行辄止，一刹那间二十年於兹矣，光阴迅速过而不留，若更再事因循，何日克偿此愿？爰择诸碑之最紧要者，勒诸贞珉，永垂不朽，从此意商诸云溪戒兄暨及门诸弟子，皆谓阐幽表微，抱残守缺，古人之盛节吾师则而效之，不惟成孟公之志，且不负律师之托，古人之善行不致湮没，祖师之圣迹更如揭日月而昭中天矣，一举而众美具集，功德真不可思议，其与乾坤并永矣乎！印有何能敢当此誉，既为白云弟子，凡有益于白云常住者，皆当勉而行之，

又□功德之有，至于抱一高士、守一真人，亲荷熙朝隆遇，教化之隆，神异之妙，朝野咸知，尤不可使其泯泯无传焉。道光丁未(1847)间，朴山之崇公，曾撰道行碑文，未经发刻，今亦勒石，建立以诏后来，爰赘数语而为志其崖略也。大清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十四日素云道人刘诚印。

白云观碑文

目录之学历有专家，自汉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创为分别部居之例以后，儒家凡有藏书簿录者率皆宗之，唐宋以来此风益炽，方外异人亦好聚诸家之书，都为一帙，如唐僧、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三十卷，明僧智旭撰《阅藏知津》一卷，其最著者独道家，昔仅传唐邓自和撰《道藏全书总目》一卷，而其他无闻，毋乃有总目而无子目之故欤我。

(清)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辑要》一书为世称快，惜原书总目止载卷数未列子目，苐如渊海下士难窥，不久书帙放失，虽达士通人亦罕识宗旨焉，今成都二仙庵重刻《道藏辑要》全书倘再不为条分缕析著诸目录，则玄宗所在购识仍艰后再阙佚谁与知之，骧窃不揣翦庸编列子目四卷，冀世有慕，是书读其目已知其全也，其曰初编，盖不敢以是自域，尤冀好道通儒分类提出另编传世，以匡我不逮云，时光绪丙午(1906)秋，井研贺龙骧序。

《道藏辑要·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序》

附 录

中国道教史提纲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

前 言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点。它起源于殷周时代的巫祝祭祀鬼神，战国秦汉时代的方士求仙采药。道教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阴阳五行家、道家、儒家等学说，把鬼神崇拜、神仙方术与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结合起来，使其信仰带有理论色彩，构成内容复杂的道教神学。

道教神化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揉入神仙信仰的内容，把“道”作为根本信仰。道教中人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人可以返本还原，与“道”同一体性，成为神仙，长生久视。道教信仰神仙，为的是要摆脱生世的疾苦和烦恼，寻求安乐和长生。

在当时社会深刻危机的条件下，道教在东汉晚期形成有组织的宗教形式，由方仙道、黄老道演变而成道教。早期道教在民间广泛流传，道书中有些篇章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在农民起义中起了号召和联络的作用。魏晋以后封建统治者利用道教，使它成为维护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工具，道教也因依附

封建统治者而得到发展。流入民间的道教没有正规的体制，其信仰也很芜杂。社会动乱和人民生活贫困，促使民间道教持续不断地流传和发展。

道教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典籍，在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有许多关于道教的记载。研究中国道教史，要求我们对纷繁复杂的史料作一番整理工作，搞清历史事实。根据史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研究，阐明道教的历史源流，探索道教发生、发展的规律。

道教发生、发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在政治、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曾经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国道教史，对于研究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中国道教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道教的起源（从上古至东汉顺帝时，即公元142年以前）；

二、早期道教（从东汉顺帝时至东汉末，即公元142年至220年）；

三、道教的发展和改革（从三国初至五代末，即公元220年至960年）；

四、道教的分宗分派（从宋初至元末，即公元960年至1368年）；

五、明、清时代的道教（从明初至清末，即公元1368年至1911年）。

第一编 道教的起源

（公元142年以前）

第一章

中国道教的信仰根源：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时期和殷周时代的鬼神崇拜

一、宗教信仰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始宗教意识发生于人类对自然现象虚幻的错误反映，万物有灵及灵魂不灭的观念；图腾和祖先崇拜；神话和传说中的鬼神及祭祀。

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是道教信仰的来源。

二、商殷时代统治阶级最喜崇拜鬼神；殷代"帝"的观念及神权政治；巫、祝的产生及其作用。卜筮作为天人交通的工具。

后世道教的宗教形态是在古代巫祝遗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周代天人同体、天人感应思想；出现了天神、地祇、人鬼的神团系统；祭天和祭祖是西周时代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祝、宗、卜、史的产生及其作用。

这是通教成为多神教的重要根源。后来道教又结合民间信仰有了更多的神。

第二章

道教的思想渊源：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哲学和阴阳家等思想的影响

一、巫、史是我国文化起源的一部分，《易经》反映了那时的文化思想。

道家哲学的产生与巫、史有渊源关系。

二、老子和《道德经》。

老子"道"的理论是道教思想和信仰的来源之一。道教的教理、教义由此演化出来。

三、庄子发展了道家哲学。《庄子》中的仙学思想，充实了道教中人修炼的理论根据。

四、阴阳家和术数家相为表里，其后演化出天文家和占卜家，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和道家发生合流的倾向。

楚辞（如《远游篇》等）中反映的古代南方的仙学思想，与道教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道教的思想渊源，以道家哲学为多，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先秦时代各家的思想。

第 三 章

道教组织形成的过程：战国秦汉时代的方士，西汉时期的黄老道；佛教传入中国的刺激

一、战国时代神仙之说。

五行之说的起源，驺衍讲论五行之德递为终始。宣扬神仙说的燕齐方士接受了他的学说，形成一个流派，史家称为方仙道，其后成为早期道教的前驱者。

秦汉时代，帝王求不死之药及方仙道的活动。

方士的修炼法诀，后世道教发展为服食丹药的修炼方法。

二、西汉初期统治阶级用黄老清静之术治理天下。刘安

和门下宾客多人编撰《淮南子》。道家和阴阳五行家进一步合流。

统治阶级利用谶纬学说，助长了社会迷信风气。东汉时期黄老的概念趋于宗教化，老子已被神化。两汉时期的宗教意识为道教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

三、方士结合黄老学说，产生了黄老道。

东汉方士在政治上失意之后，转变了他们的活动方向，有的转向民间，有的进入山林，方士逐渐演变为道士。如《后汉书·隐逸传》中大抵是这类人物，他们是方士，也是山林隐逸。

四、佛教在汉时传入中国，逐渐盛行，促进了道教的创教过程。

第二编 早期道教

（公元 142 年至 220 年）

第 四 章

《太平经》与太平道

一、《太平青领书》的出现。

《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原书一百七十卷，今仅存五十七卷，见明《正统道藏·太平部》。另有《太平经钞》十卷，《太平经文序》两页，《太平经圣君秘旨》七页。汉顺帝时出现《太平经》的时代背景。

二、东汉时期黄老道在民间流行，《太平经》是他们在这一时期造作的经书。可能脱胎于西汉成帝时出现的《天官历

包元太平经》。它是道教最早的经典。

《太平经》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依现存的残本看来，它的宇宙观是宗教唯心论。《太平经》有的篇章里也含有朴素唯物观点及古代辩证法思想因素。它的社会思想，既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呼公平、反对巧取豪夺、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

三、黄巾起义与太平道的关系。

《太平经》在黄巾军起义中的思想影响。

东汉末张角创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太平道受打击。

第 五 章

张道陵与五斗米道

一、汉顺帝时，张道陵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五斗米道。

二、五斗米道经张道陵子孙张衡、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张鲁雄据汉中三十八年，推行五斗米道，政教合一，以祭酒为理。

五斗米与太平道同一源流，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太平洞极经》与《太平青领书》实一经二名。

三、张鲁归顺曹操，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四、事奉黄、老，是方仙道、黄老道的传统。汉桓帝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张道陵创五斗米道，已正式奉老子为教祖。

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便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

第六章

魏伯阳与《参同契》

一、魏伯阳约是东汉桓帝时人，他与于吉、张道陵是同时代人。魏氏是神仙家，重丹法，以"大易，黄老，炉火"三种理论融而为一，著《参同契》。

二、《参同契》集汉代以前仙学理论的大成，是道教最早的一部丹经，奠定了后世道教内、外丹法的基础。

三、《参同契》文字古奥难读，隐语甚多。流传注本有四十多种。对它的基本内容，各家注释，见解不一，有内丹说，有外丹说，有清修派，有阴阳派。此外，还有一些注解是随文敷衍，并无一定主张。

四、《参同契》对后世道教发展的影响。

五、《道藏》和《道藏辑要》所收各家《参同契》注解目录。

第三编 道教的发展和改革

（公元220年至960年）

第七章

魏晋方士活动，士大夫玄谈和佛道之间相互影响。

天师道流传于江南地区

一、三国初期曹操、孙权招致方士；部分在民间活动的方

士重新依附统治阶级而得到发展。

三国至东晋一些著名方士干吉、左慈、葛玄、许逊等。

二、魏晋崇尚玄谈，士大夫好谈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对于后来道教也有一部分影响。

三、魏晋时代风行老庄思想，外来佛教为了迎合当时风尚，传播佛教教义，在初期佛典翻译中，借用许多道家和道教术语，比拟佛说，同时对道教经典发生一定影响。

四、五斗米道沿江南下后，以天师道面目出现于豪门贵族之间。当时天师道的主要传播人是杜子恭祖孙四代。

两晋著名天师道世家王羲之、郗愔、孙恩、卢循等。

五、以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和天师道，天师道在民间流传。

第 八 章

葛洪金丹派，杨羲、许谧经箓派，茅山道系的出现

一、葛洪及其著作《抱朴子》，整理了当时流传的炼丹方术，并且发展了外丹理论，给后世道教重大影响。

二、东晋哀帝时（公元363年）杨羲、许谧等开始以经箓授受，为后世道教传经、授箓的开端。

他们托言神授，撰著了许多道经典籍，主要是后来《道藏·洞真部》中的《上清经》部分。

三、《黄庭经》是杨、许经箓派丹经的代表作。

四、茅山道系的出现。

第 九 章

道教在南北朝时代的发展和改革，著名道士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活动

一、寇谦之北魏时人，由于宰相崔浩的关系，为北魏太武帝所信任。编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创立新天师道，改革"三张伪法"，兴建道场，制定帝王授箓制度。寇氏的活动加强了道教和统治阶级的联系。

二、陆修静南朝刘宋时人，宋文帝和明帝曾诏请他入京问道。在葛洪经书目录的基础上，他对道书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奠定了三洞经书的规模，著述斋法仪范，制定星冠洞衣，使道教的宗教形式更加完备。

三、陶弘景为梁武帝时人，他是陆修静的再传弟子，所造《真灵位业图》将人间封建等级制度移置于幻想的神仙世界，用道教神权加强封建政权。

四、南北朝道教改革的时代背景，它对以后道教发展影响。

第 十 章

南北朝时代的"佛道之争"

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对外来的佛教自然发生矛盾。襄楷上汉桓帝书中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可见那时已有"老子化胡"的传说。

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为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惯，常用固有的玄学上名词和义理；同时道教也不免受了佛教的

影响，道经中有些论说常与佛经相混淆。在佛道两教各自的发展上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佛道之争就种因于此。

三、南朝宋、齐间出现的道教和佛教的斗争及其时代背景。宋末道士顾欢作《夷夏论》。齐道士张融作《三破论》，引起两教的大争论。佛教徒作《正诬论》及《清净法行经》，加以反攻。

四、北朝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佛道之争更加激烈。北魏太武帝听从宰相崔浩之言，利用天师道反对佛教；公元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时佛道两教争辩更甚，甄鸾上《笑道论》，道安法师上《二教论》攻击道教；公元577年周武帝灭佛。后赵石虎兴佛。北齐文宣帝于公元554年灭道兴佛。

五、佛道两教的斗争提出的问题很多，其中关于老子化胡问题是个主要争执点。

西晋道士王浮造作《老子化胡经》的问题。道教西传。

佛道之争前后经历很长的时期，在南北朝时代两教的斗争只是一个开端。

第十一章

隋、唐两代的道教，道教的兴盛时期

一、隋文帝、炀帝信道教；文帝开皇年号即取自道经，开皇二十年下诏保护佛道两教。

二、唐代开国皇帝认老子为自己的祖宗，提倡道教，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企图借此抬高李氏皇族的地位。

唐代尊崇道教的盛况：唐太宗自称老子李氏后裔；高宗追

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各地修建玄元皇帝庙；置崇文馆，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又将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公主妃嫔多入道为女真，朝臣中也多弃官乞为道士。

三、唐代著名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李含光、薛季昌等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是南朝陆修静的法裔，也是当代道教中的主要流派。

四、唐代道士及道教学者中还有很多人才，他们在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如：王玄览著《玄珠录》，李筌传《阴符经》，张志和著《玄真子》。又如薛颜、李淳风长于天文历算，孙思邈精于医学。

五、唐代有一批以道士面目出现的方士，又称术士，如刘道合、柳泌等的炼丹药，罗公远、张果、叶法善的幻术，赵归真、刘元清的卜筮斋醮。

唐代帝王相信外丹和方术，常因误食金丹而致死。

六、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上疏请"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十一条，由此佛道之争重起。他们利用朝廷举办的"三教讲论"，互相论难。至会昌五年武宗废佛为止，前后延续二百二十余年，两教彼此攻击非难。

高宗总章元年曾下诏焚毁《化胡经》，断为道教伪经。

七、《开元道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道藏，唐玄宗命崇玄馆道士编纂。

在玄宗以前道经已经设藏，《开元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分为三洞十二部。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的道教。道教仙学理论进一步发展

一、五代、十国的帝王，因袭唐代风气，其中不少人相信道教；周世宗兴道抑佛；闽王昶父子崇信道士陈守元、谭紫霄；前蜀王建崇信杜光庭；吴越钱镠崇信闾丘方远；吴杨行密崇信聂师道。

二、著名道士杜光庭、闾丘方远，杜光庭著《道门科范大全》，闾丘方远诠释《太平经》。

三、晚唐、五代的道教学者发展了道教的金丹派。

这方面的著名人物：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施肩吾、许坚、彭晓等。

第四编 道教的分宗分派

（公元960年至1368年）

第十三章

宋代道教在真宗和徽宗时期最为兴盛。

道教思想对宋代理学的影响

一、宋王朝在外族入侵的威胁下，尊奉道教带有抵御外族的意图，利用神权巩固它的统治地位。

宋真宗时崇道的概况，如：真宗自言梦见神人，降授天书，改元为"大中祥符"。又虚构他的始祖赵元朗为道教尊神，封为"保生天尊大帝"，仿效唐代封老子为"玄元皇帝"的做法，借以宣扬赵氏王朝奉天承运。

宋徽宗时崇道的概况，如：宣和元年尊道抑佛，令德士（和尚）入道学，依道士之法。徽宗又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由道士尊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先后编纂道藏四次。最初的道藏《天宫宝藏》成书于真宗天禧三年，张君房据此撮要提凡，撰成《云笈七签》一书。

二、宋初著名道教学者陈抟，他生于唐末，隐居华山，宋真宗封他为"希夷先生"。

陈抟研究《易经》，讲论易学的图、数，传说他撰有《正易心法》四十二章。尚有其他的著作，但都不甚可靠。

陈氏易学对道教思想及宋代理学的影响。

三、张伯端，号紫阳，宋神宗时天台人。

他撰著《悟真篇》，集吕岳、刘操金丹学说的大成，是《参同契》以后最主要的一部丹经。在修炼法门上，开南宗一派。

第十四章

南宋和金、元南北对峙的形势和道教宗派的分析

一、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信奉宗教；金、元入侵中原时利用宗教做安抚工作。因此在黄河流域活动的道教也得到他们的扶植。

如：金世宗、章宗诏见王重阳弟子王玉阳、邱处机等。又诏见真大道教的创始人刘德仁。章宗明昌元年修成《大金玄都宝藏》，共有六千四百五十五卷。

又如：元太祖出兵攻金时，遣使召邱处机去大雪山。世宗初平江南，召张道陵三十六代张宗演至燕京，令总领江南道教。世宗对刘德仁的真大道派和肖抱珍的太一道派都赐号提

倡，让他们在民间流传。

二、辽金以来，由于南北对峙的形势，道教派别增多。分派的一般情况：

南方天师世系以符录相传，以后演变为道教正乙派。

江南还有茅山派和净明派。

北方，王重阳创全真道，为北方道教的主要道派。

此外，北方还有刘德仁的真大道派，肖抱珍的太一道派。

其后又演变为一百二十派。北京白云观藏有诸真宗派总簿，载有八十六个道派。

三、道教在修炼法门上又分为南北两宗，有修性、修命不同之说；他们同出一源，由于地区不同，所以分为南北宗。

四、继五祖、七真之后，元代道教学者对南北宗修炼的理论有所发挥，其中著名的人物如：俞琰，著有《参同契发挥》、《阴符经注》、《席上腐谈》等书；李道纯，著有《中和集》、《道德会元》、《全真集玄秘要》等书；陈致虚，他的派系虽属北宗，所传则为南宗之学，著有《金丹大要》、《悟真篇注》、《参同契注》等书。

五、正乙派形成经过：宋真宗时封张道陵二十四代张正随为"虚静先生"，在江西龙虎山立授录院及上清观；元世宗时命三十六代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成宗时授三十八代张与材为正乙教主，主领三山（龙虎、阁皂、茅山）符录。正乙派道教从此发展起来。

六、张道陵天师世系介绍。张道陵的曾孙张盛，于西晋时迁居江西龙虎山，一姓传统六十三代，历经一千八百年，是宗教界中特殊的现象。

龙虎山上清宫的沿革及其传教活动；天师以剑、印、符录为世传法宝。

第十五章

道教全真派的兴起

一、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相传他四十八岁时（金正隆四年）在甘河镇遇仙，从此弃家修道，后去山东一带传教。

他的宗教思想主张三教同归，教人修道拜读《老子》、《孝经》和《心经》。

二、王重阳通过宗教结社的方式，联络信教群众。金莲、三光、玉华、平等、七宝五个组织设立经过及其宗旨。

王重阳死于金世宗大定十年，他的主要弟子马钰、邱处机等七人继续他的传教事业，在民间进行广泛的活动。

三、全真道在金代的活动。

四、成吉斯汗诏见王重阳弟子邱处机，称为神仙，令掌管天下道教，利用全真道的势力在山东、河北一带做安抚工作，于是全真道大兴。当时燕京十方天长观（白云观）是他们的活动中心。全真三大祖庭（白云观、万寿宫、永乐宫）。

元代《玄都宝藏》是邱处机弟子宋德方所修。

五、元代焚经事件，道教受到打击。

六、全真派道士不饮酒茹荤，不娶家室，他们的法裔都是出家道士。全真道的教义及《立教十五论》介绍。

七、玄教宗师张留孙与"道教碑"。

第五编　明清时代的道教

（公元 1368 年至 1911 年）

第十六章

明代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的加强和道教活动的特点

一、明初，在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的要求下，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加强控制，因而对宗教活动也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

洪武元年张道陵四十二代张正常入朝，去其天师封号，改授正乙嗣教真人。洪武十五年在京师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在府置道纪司、州置道正司、县置道会司分掌其事。限制州县寺观，"宽大可容众者"只许有一所，并不准私自修建。建立严格的"度牒"制度，限年给牒，并要审送考试。集中管理僧道，使"并居之，不许杂处于外，违者治以重罪"。

但是，从成祖起，明代帝王都和道士中的术士往返，世宗崇道尤甚，他们喜好各种方术，也相信符箓和斋醮，某些受宠道士因此得做大官，邵元节、陶仲文等都曾封号真人。

明正统十年收集道书编纂《大明正统道藏》，共五千三百〇五卷；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又续编了一百八十卷。

二、明代道教地位不及唐宋，他们主要活动在民间，利用了民间信仰及鬼神崇拜的世俗心理，以降妖捉鬼、诵经拜忏为业，大部分道士转变为宗教职业者。

三、明代道教活动的又一特点：道教的善书《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功过格》等，此时盛行起来。如钱塘汪静虚在

洪武年间捐产刊刻《太上感应篇》，并印施了一万册。明代大官僚王鏊、申时行都是以虔奉《阴骘文》而著称的人物。

这类道教善书原本于道教行善积德的伦理观念，同时又吸收了儒家修身及佛道因果报应的思想。

四、明代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喜欢研究道教。他们关于道教思想以及内、外丹的著述很多，如焦竑、吕坤、王文禄等都注过《阴符经》；以"三教合一"思想著称的林兆恩注过《清静经》；王文禄、陆西星都注过《参同契》；王清一著《化书新声》。

陆西星是明代道教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在道教修炼方面，形成一个流派，世称东派。他的著作有《方壶外史重编》十五种、《南华副墨》等书。

五、元末明初出现了宣扬道教法术的神魔小说《平妖传》，到明代中叶，即嘉靖前后，这类小说出现的很多，如《西游记》、《封神传》、《三保太监西洋记》、《韩湘子传》、《吕纯阳飞剑记》等。此外，在其他小说中也掺杂了这种神魔思想，即如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入云龙公孙胜故事等，还有把梁山一百〇八条好汉，假托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转世。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这类神魔小说是"明代小说两大主潮之一"，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方技杂流拜官，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

在这类小说中反映出汉民族宗教思想的演变，即是在民间信仰中流行的"三教合一、三教同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六、著名道士张三丰、孙碧云。

第十七章

清代道教

一、清代承袭了明代的抑制宗教政策，统治者信奉黄教，对道教不甚重视；但民间还是崇奉，道教活动主要是在民间。

康熙十二年曾禁止白莲、焚香、混元、龙元、洪阳、圆通等民间宗教组织的活动，不许"聚会念经、执旗鸣鼓、聚众拈香"。甚至规定了"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乾隆四年一度禁止正乙真人传度，以后又不许朝觐，由二品降至五品。

二、道教全真龙门派，由于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龙门派从此大兴。

北京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开始了龙门派公开传戒，从顺治十三年起在白云观讲经，三次授戒，一时承戒弟子多达一千多人。王常月死后，他的弟子吕守璞、黄守中等继续演戒活动，宣扬道法，自立道院，创立支派，全真龙门派从此流传各地。

三、咸丰年间，李涵虚在道教修炼方面，形成一个流派，世称西派，他著有《三丰全集》、《吕祖年谱》、《三车秘旨》等书。

四、清代道士在道教修炼方面写了不少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还突出地反映了道教中"三教合一"的思想。

王常月弟子伍冲虚撰《仙佛合宗语录》、《天仙正理》等书。柳华阳自称为伍冲虚的弟子，出儒入禅，后又入道，著有《金仙证论》、《慧命经》。甘肃道士刘悟元（刘一明）著《道书十二

种》。浙江省吴兴县金盖山在家道士闵小艮著有《金盖新灯》，刊行了《古书隐楼藏书》，其中多数是他本人的著作。蜀省合江县道教居士傅金铨编著《道书十七种》。